

台木尔短篇小说集

迈哈穆德·台木尔著



书馆

台木尔短篇小说集

迈哈穆德·台木尔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台木尔短篇小说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8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154,000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7¹/₂ 插页2

1978年7月北京第1版 1978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649 定价 0.49 元

前 言

埃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十六世纪以后，曾受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统治。1798—1801年也曾被法国侵略军征服过。1882年又被英军占领，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埃及人民为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斗争达到了新的高潮。1919年，埃及人民举行了全民性武装反英起义；1921—1922年，埃及人民再次举行反英武装起义。1922年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仍然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1936年的“英埃条约”，实际上是加在埃及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斗争的实践证明，埃及人民要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推翻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必须进行长期的更为艰苦的斗争。1952年反动封建王朝的覆灭，1956年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是埃及人民不屈不挠长期斗争的果实。

本世纪初，在埃及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下，埃及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以及为这个运动服务的文化启蒙运动。

在启蒙运动时期，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艺术开始在埃及广泛传播。例如，西方的，特别是法国的文学作品就在这一时期大量翻译过来；同时，埃及古典文化遗产的研究，

也逐渐受到重视，重要的历史典籍陆续印刷出版。灿烂的古代诗歌和散文，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成为学者和诗人们研究的重要对象。

埃及现代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迈哈穆德·台木尔(1894—1973)，就是在埃及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时期走上文学活动的舞台的。

迈哈穆德·台木尔的创作，在埃及新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短篇小说尤有特色，在当代阿拉伯文学中很有影响，^{*}被阿拉伯世界称为“现代阿拉伯短篇小说的前驱”。

迈哈穆德·台木尔出生在一个有着土耳其人血统的家庭。他的父亲艾哈迈德·台木尔是个很有名望的学者，也是一位典籍收藏家，有广泛的社会交往。他的哥哥穆罕默德·台木尔(1892—1921)也是埃及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因此，他们家曾是文艺界和学术界一些名流聚会的地方。迈哈穆德·台木尔和他的哥哥从小就喜欢文学，他们很早就读过《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读过乌姆鲁勒·盖斯的《悬诗》。后来，他们又阅读了阿拉伯文化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如“叙美派”作家、诗人纪伯伦(1883—1931)等人的作品。

迈哈穆德·台木尔曾去过法国和瑞士疗养了两年。这期间，他比较系统地和广泛地钻研了法国文学、俄国文学以及整个西方文学。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特别是法国的莫泊桑，对他影响很大。此外，他对俄国的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也有浓厚兴趣。

几十年中，迈哈穆德·台木尔一直从事文学创作，他写了大约二十多本短篇小说集，还有一些剧本和长篇小说，其

中不少被推崇为新阿拉伯文学的典范作品。他的描绘埃及城乡各阶层人们生活风貌和心理状态的小说，在其他阿拉伯国家有不少模仿者。此外，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他曾任阿拉伯语言科学院委员，埃及艺术协会和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他还参加了各种辞书编写委员会工作。他于1963年获得国家表彰奖，1973年逝世前是埃及作协的理事。

我们这个选集选译了作家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末的二十一篇作品，它们大致能够反映作家的主要思想倾向和艺术上的主要特点。这二十一篇小说，取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埃及现实生活。作家在这里从不同的角度，勾勒了色彩斑斓的埃及社会生活图景，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各种各样的人物，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表现了强烈的爱憎。

从这些作品来看，作家写得最深刻、最成功、因而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各种社会痼疾的揭露和批判，对各种腐朽反动的社会势力的鞭挞。在作家的笔下，那些地位很高的权势者被剥下了伪装，使他们的丑恶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

在《沙良总督的姑妈》里，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政治投机家沙良总督的形象。沙良总督是一个靠玩弄手腕和钻营而爬上高位的人。作家抓住他怎样处理姑妈丧事这一事件，截取了他生活道路的一个横断面，展示了人物的性格，落墨比较集中，而且对比鲜明，给读者以进行联想的广阔余地。作家以他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办丧事的虚伪性，点出了讣告上的所谓“寿终正寝”的荒唐；描写了沙良在治丧期间还要过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等等。作家通过克玛里先生的口，正确指

出：沙良总督这种人，“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惜使尽他的一切惯伎——伪善、献媚、背信弃义、撒谎和收买。”这就不仅指出了沙良这个人物的基本特征，而且指出了他的社会代表性。

在《塔瓦杜德太太》中，塔瓦杜德太太是位高利贷者，她的唯一爱好就是金钱的积聚，积得愈多愈好。为此目的，她自己甚至可以过一种类似禁欲者的生活。她的亲戚因为妻子临产，找她借钱，她狠一狠心，才拿出五个皮亚斯特来，还把它当作自己慷慨的表示。她的吝啬实际上是贪婪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塔瓦杜德太太让人想到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她是这类典型在埃及的翻版，不同的是变成了女性。

《人寿保险》写一个诈骗犯、冒险家的突然发迹，同时，也写了他的毁灭。《彩票》写的是与《人寿保险》本质相同，表现稍有区别的另一种形式的投机和冒险。《成功》揭露了资产阶级新闻的堕落，其实也是写一种投机，新闻的投机。“成功”就是堕落。

揭露宗教迷信对人们身心的毒害，抨击教权主义的罪恶，在迈哈穆德·台木尔的小说中，也占着显著的地位。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去天堂》、《穆特瓦里大叔》和《纳德日雅》就是属于这类作品。

在《去天堂》里，我们看到这种宗教迷信的毒害达到了怎样骇人听闻、违背理性的程度。《纳德日雅》也是对宗教和封建的教权主义的血泪控诉。如果说《去天堂》里的青年苏维里木雪赫是由于中毒太深自己走上宗教祭坛的话，那么，纳德日雅这个纯洁的姑娘，则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爱情，而被

宗教伦理强行推上宗教祭坛的。《穆特瓦里大叔》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宗教迷信的揭露。穆特瓦里本来是开罗卖瓜子、果仁的小贩，后来被一些迷信的人们奉为宗教的“圣人”，有起死回生之术；而他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圣人”、“神人”，于是在一种精神分裂中发了疯，变成了宗教迷信的牺牲者。

在《捉小偷》里，迈哈穆德·台木尔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展示了这种婚姻制度怎样把一对真心相爱的青年，推向悲剧的结局。然而究竟谁是小偷呢？正是哈桑老爷和他所属的那个阶级，他们是千千万万个莎比哈爱情悲剧的制造者，是真正的凶手。

另外，作者在他的作品中还以同情的态度塑造了一些纯朴、善良的普通埃及人的形象。在《归来》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善良的劳动妇女对她的小外孙的纯朴的感情。在《乞丐》中，描写了一个残废的乞丐不贪意外之财，他把拣到的五镑钱用了，感到问心有愧，又积聚了同样数量的钱，送还原失主。《夏天的假日》刻画了一位助人为乐的白利赫。《茜特·库鲁》描写了雅古特师傅和孤女茜特·库鲁的不幸的遭遇。《二路电车》正面肯定了售票员哈纳菲，描写了他和一个穷得无钱买票的姑娘的曲折爱情。

收在这个集子最后一篇的《示威游行》，是直接描写埃及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初发表于1952年，这一题材在作家以前的创作中比较少见。故事的主人公哈赛内尼，是个已退休的小职员。爱国运动的洪流冲激着他，震撼着他，终于重新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民族感情。他感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自己不能置身事外，又一次参加了示威游行。由于

年迈，他在发表演说时激动得倒下，与世长辞了。作者通过小职员的一段经历告诉读者，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

迈哈穆德·台木尔的小说，从1957年开始陆续介绍到我国来。1963年曾出过他的一个短篇集《二路电车》。这次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是重新编选的，其中《二路电车》、《纳德日雅》、《沙良总督的姑妈》、《塔瓦杜德太太》、《旅行家》五篇利用了原来的译文，是从俄文转译的，其他各篇，均由阿拉伯文译出。

编 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

目 次

二路电车	1
不朽的古迹	13
人寿保险	26
穆特瓦里大叔	57
去天堂	67
捉小偷	77
纳德日雅	89
茜特·库鲁	95
归来	105
彩票	114
冬天来了	128
纸王冠	139
沙良总督的姑妈	147
塔瓦杜德太太	159
旅行家	163
中立	171
成功	175
夏天的假日	189
乞丐	197
思乡	205
游行示威	217

二 路 电 车

晚上七点多钟，二路电车从车站开了出去。一个姑娘赶上车来，走到车厢的一角坐下；嘴里嚼着口香糖，打量了一下稀稀落落的几位乘客。她没有戴面纱，瘦瘦的脸上抹着一层廉价的胭脂，但是并没有盖住她那苍白的脸色。

售票员看见了姑娘，就皱着眉头走到她跟前：

“票……”

姑娘没有睬他，只顾摆弄身上那件褪了色的米拉叶^①的衣角，拽平了又折叠上，折叠上再拽平，这样，从穆拉衣下边就露出花色暗淡了的、蓝色旧长衫的边缘。

售票员的嗓音本来就挺粗，现在又把调门故意抬高，听来很不客气：

“票！……票！……”

他站在姑娘面前，用蔑视的眼光盯着她。可是她却堆出一脸媚笑，装出很天真的样子对他说：

“我对你起誓，下一站就下车……”

“天天这样……老是下一站就下车……我向真主起誓，你要是不下车，我马上把你扔出去……”

① 阿拉伯妇女穿的罩袍。

“大权在你手里嘛！……你等一会儿，我现在没有零钱！”

“少废话，要嘛买票，要嘛下车……”

姑娘向乘客扫了一眼，目光停在一位衣著虽然不怎么好却很整洁的青年身上。他坐在她的对面，手里拿着几本教科书。

姑娘弯腰向他凑过去，一边嚼着糖，一边央求说：

“你能不能给我六个米里木^①，先生？”

售票员嘟哝起来：

“不害羞！少给乘客找麻烦……”

姑娘连头也不回，回答说：

“碍你什么事？这位先生高兴借钱给我买票……”

青年人微微一笑，稍微把帽子往前拉了拉，取出六个米里木，买了车票。售票员气冲冲地走开了。姑娘冲他背后冷笑了一声。随后她满脸带着胜利的微笑，把双肘往座位的靠手上一放，说：

“神经病！……我敢当着真主起誓，他是个神经病……”

一会儿工夫，姑娘就和青年攀谈起来……

* * *

几天过去了。二路电车开往城堡。晚上六点多钟，电车驶过阿兹·马利克大桥，到了布拉克区的中心。街道两侧是商店和咖啡馆，橱窗里的彩灯装饰得五光十色，仿佛在欢迎电车到来。

^① “米里木”、“皮亚斯特”，埃及辅币单位。一米里木等于十分之一皮亚斯特。

电车刚在阿布·阿里亚站停下，售票员就跳下车，钻进人群里。不大一会儿工夫，他捧着两个馅饼回来；饼是米饭肉丁夹馅，还在冒着热气。他给司机一个，自己留下一个……

电车缓慢地继续向前开去。司机和售票员忙着吃馅饼，连上下车的乘客也不顾了。只听得刺耳的鸣笛声和电车的轰隆声一阵阵地响，电车一会儿停住，一会儿又顺着轨道前进。

售票员已经吃掉了半个馅饼，这时候，他突然担心起来：可别让稽查员看见在吃东西。他离开自己的位置，一面吃着饼，一面向头等车①里走去。一路上他还卖票，收钱，吹哨子，用刺耳的声音报站名。热烘烘的米饭肉丁馅饼的气味从他那里传到前面去，刺激着乘客的嗅觉。

售票员回到二等车来。他一眼就看到穿着褪色的米拉叶和花色暗淡的、蓝色旧长衫的姑娘坐在那里……他微微一笑，但是这种微笑简直就象狼呲牙。姑娘对于他这种态度已经见惯了，仍和往常一样，没有睬他。忽然她的鼻孔抽动一下，接着就贪婪地吸起热馅饼的香味来。

售票员嘴里的馅饼还没嚼烂，费力地挤出一个字来：

“票……”

电车在阿里·伊沙夫站停下。上来一个背着口袋的农民，他向头等车走去。售票员用蔑视的眼光膘了他一眼，喊道：

“喂，先生，这边！……这边！”

接着售票员走到姑娘跟前，不容分说，对她喊道：

① 埃及电车车厢分头等和二等。

“请！给我下车！……”

可是她的两眼只顾盯着那个馅饼，不，更正确地说，盯着剩下的那块馅饼……她在寻思夹馅的滋味，觉得这个人安详地、一口一口咬着馅饼，不慌不忙地咽下去，这是多么幸福啊……

售票员一声吼叫，把她从梦幻里拉回来。

“你耳朵聋了吗？……请！给我下车！……”

这时，姑娘瞧了一眼背口袋的农民。他坐在姑娘对面，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粗布包，把它解开，低下头去数钱。姑娘满脸陪笑，向农民鞠一个躬，问道：

“借问一声，先生，现在几点钟了？”

售票员粗鲁地一把抓住姑娘的瘦肩膀，吆喝道：

“你少纠缠乘客，别不害臊！”

农民搁下布包，抬起头来，惊讶地问道：

“什么事？”

姑娘重复了一遍：

“请问，先生，现在几点钟了？”

农民把姑娘上下一打量，一边用长带捆着自己的粗布包，一边说：

“我不是先生，我也没有表……别找麻烦！……”

售票员把姑娘拉到门口，嘴里唠叨着：

“我当着真主起誓，你要是下一站不下车，我非把你扔出去不可！”

姑娘拽着电车上的拉手，对售票员陪着笑脸，想引起他的同情心：

“我起誓，一定给钱……”

电车慢下来，就要到达市郊火车站了。但是售票员不等电车停住，就把姑娘一把推了出去，她哎哟一声摔倒在马路上。

看热闹的人把姑娘围住，七嘴八舌地嚷着……人越来越多。有一个人放心地说：

“没摔伤……没摔伤……”

姑娘很快就站起来了，一只手扶着一个男人的胳膊。有个小贩冲着售票员嚷道：

“你对一个姑娘逞威风，也不害臊？！”

另一个人对姑娘说：

“你应当找警察去告他……”

一个女人从人群旁走过，大摇大摆地朝电车走去。她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姑娘，幸灾乐祸地说：

“活该！”说着就上车了。

姑娘站在那里拍打着米拉叶上的尘土。从她的动作中看得出来，她已经十分疲倦，要不是有个男人扶着她，或许还要摔倒。这个男人很关心地问她：

“你怎么啦？”

“我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

电车开走了。售票员站在他的位置上，观望着事态的发展，仔细听人们对这桩事情的议论，他自己一句话也不说，机械地吃着馅饼……他听到姑娘说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就瞧了瞧剩下的馅饼，不再吃了。

下了班，售票员沿着穆罕默德·阿里大街走去，然后拐入

阿里·穆纳沙拉街，走进一家咖啡馆，他每逢休息时间总是到这里来消磨时间。他找一张小桌坐下，要了一杯咖啡和一袋水烟。

喝咖啡时，他一边慢慢抽着烟，一边紧张地思索：说真的，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对那个姑娘这样冷酷呢？为什么要推她？她是不是摔伤了？她为什么不去喊警察呢？

姑娘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她天真地望着他，苦苦恳求：“我起誓，一定给钱……”想到这里，他的嘴唇上露出一丝笑容……他一幕幕地回忆起和她相遇的经过：他看见姑娘正摆弄着米拉叶的衣角，拽平了又折，折了又拽平，看见她那件花色暗淡的蓝色长衫，她那匀称而带着青春活力的身材，以及仿佛涂了眉黛的眼睛……

忽然有人摇晃他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熟人富尔古里。富尔古里在近旁找一个座位坐下，和往常一样，神气十足。

他问：

“把你今天出的事谈谈，怎么样？”

“什么事？”

“听说你跟一个不要脸的野鸡吵起来了。”

“哎！这还值得一谈！”

“听说救护车把她送走了。”

售票员握住富尔古里的手，问：

“真的救护车把她送走了吗？唉呀，这么严重！”

“这是她自作自受……一点不错。你给她的教训可不轻啊……”

说到这里，富尔古里恬不知耻地纵声狂笑起来，接着又讨

厌地咳嗽了几声。

这时，富尔古里和售票员哈纳菲的一伙好友走进咖啡馆来，要和他俩打牌。

* * *

售票员跟朋友们在咖啡馆一直玩到半夜。他的两只脚累得抬不起来了，慢腾腾地往回走。他一边走，一边生气地嘟哝着。今天打牌运气不好，输了，却又不肯走，总想往回捞，结果不但没捞回来，反倒多输了一倍。

售票员走上二楼。他的房间又阴暗又凄凉。他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就点上煤气灯，拎着灯到屋内各角落照了照，打算找一点吃的。最后在一个屋角找到饭锅，揭开锅盖闻闻，随后瞧瞧仿佛因为不生火而缩成一团的冷冰冰的小炉子……没法子，只好跟每天晚上一样生火，慢慢等着饭热……但是他马上把锅盖一扔，喃喃地说：

“闻着都恶心……怎么能吃呢！”

他开始狠狠地咒骂乌姆·易卜拉欣老太婆，这个老太婆是他用少得可怜的几个钱雇来侍候他的。

他脱下制服，往椅子上一扔，穿上一件衬衫，一头栽到床上……他闭上眼睛，却睡不着：往事忽然涌上他的心头。自从他的妻子死后，就经常过这种苦日子。想到这里他不住地长吁短叹，可是由于困乏极了，终于沉入了梦乡……

* * *

一觉醒来，他坐在床沿，伸了伸懒腰，打了一个呵欠。接

着脸上露出微笑，发出了快活而宏亮的笑声……这时他的想象力非常旺盛，他想起了刚才作的好梦！

哈纳菲跳下床，看一下饭锅……不大一会儿工夫，炉子里的火着起来了，满屋都是饭菜的香味……吃完饭，他揩了好半天胡子，接着点起一支香烟，走到窗前，一边吐着烟圈，一边眺望街景……他的目光落到对面的窗上。他脑际忽然浮现出一个还穿着睡衣的少妇在收拾房间的场面……他看见少妇把一只瓦罐摆在窗台上。

哈纳菲离开窗口，看看表，急忙穿上制服。

穿好衣服，他匆忙地朝门口走去，刚把门打开，就看见乌姆·易卜拉欣正要进来。老太婆道了声好：

“早安，哈纳菲先生……”

他仔细瞅了老太婆一眼，说：

“不安，乌姆·易卜拉欣！”

“不安？哎哟，求真主快保佑我们吧！”

“不安……当然不安。工作不称心，事情也不顺当……”

“以前我可没有听你说过这种话。出什么事了吗？”

“你就不好把罐子摆在窗台上，让水凉一凉吗？”

“有一次瓦罐掉下去打在过路人的头上，你不是不让我再往窗台上放吗？”

“你总是颠三倒四的，我没有说过的话，硬往我身上推。”

这时，哈纳菲发现自己的制服上衣上的钮扣掉了，又埋怨说：

“你看，连我的制服都没人管啦……这太不象话……好了，下一次你不要上我这儿来了……听见没有？……不要来

了！……”

他砰的一声关上门，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下了楼梯。哈纳菲这回可真动了感情了。

* * *

这一天他接的是八路电车的班。

时间不停地流逝，八路军在阿勒阿塔巴和舒布拉区之间往返行驶着。哈纳菲忙得一刻也不得闲，一会儿上头等车，一会儿到二等车，一会儿又来到司机室。

他手里拿着一块木板，上面夹着各段路线的车票。他用一段铅笔头敲着木板，高声吆喝着：“票……买票啦……”

电车开到舒布拉郊区。哈纳菲倚着车厢，向四外眺望；微风从泛青的田野上吹来，带着一股芳香。他恍如大梦初醒，忽然问起自己：“是真的让救护车把她送走了吗？……”

* * *

又过去了几天。哈纳菲换了好几条线路，可是最后还是回到二路电车上来。

晚上九点多钟。他在车上给乘客找钱的时候，看见了一个穿白色米拉叶的姑娘……他瞧了瞧她，觉得自己的双手在颤抖。

姑娘也瞧见了哈纳菲，脸色顿时苍白了。他不高兴地嘟哝着，朝姑娘走来。姑娘没有别的办法，想要冲出车门，在行车中跳到马路上去。可是售票员一把揪住了姑娘的米拉叶，嚷道：

“你疯了？等电车停了再下……”

姑娘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谢谢你的好意，”她说。

不料，这句话倒把售票员惹火了：

“你这个人软硬不吃。为什么你单找这辆车的麻烦？咱们俩有什么冤仇，总跟我过不去？……”

一位乘客也插进嘴来，他记得这个姑娘从电车上摔下去被救护车送走的那件事，这时他问售票员：

“你当时为什么不叫警察呢？”

“好主意，我要是找了警察，不就没事了吗。”

哈纳菲接着又去做自己的工作。他卖完票，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脸上露出满腹心事的神情。

电车快到站的时候，速度慢下来了。忽然稽查员跳上车来，开始验票。哈纳菲不慌不忙地走到姑娘身旁，把一张票塞到她手里，然后若无其事地往前走去……

到了终点站城堡，电车往回开。但是姑娘没有下车。她悄悄地望着售票员，仿佛在问自己：“他为什么不把我送到警察局去呢？”

售票员卖完票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他陷入了沉思……

姑娘忽然看见售票员带着笑脸向她走来。她连忙说：

“下一站我就下车……”

他没有答话，站在她身旁，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姑娘听见他轻轻地，仿佛自言自语地问道：

“你住在哪儿？”

“你问我住在哪儿做什么，要上警察局告我去吗？”

“你有家没有？”

“我孤身一个人……”

他们又沉默下来。售票员走向自己的位置，取票给乘客，然后又回到姑娘身边。她打破沉默：

“你的工作可够累的……是不是？”

“可不是吗；我们从早到晚不得闲。不是在车上走来走去，就是站着不动……我们当售票员的两条腿可真够受。”

“但愿真主保佑你们……”

“如果一个人偶然发了一顿脾气，以后能不能原谅他？”

“当然能……”

“干一天活，累得要死，回到家里，既吃不到可口的饭，又没有一张舒服的床，你说这种生活好吗？”

“你家住在哪儿？”

“在阿里·穆纳沙拉街……”

“有家眷吗？”

“就我一个人……老婆孩子都没有。”

车上新上来几个乘客，哈纳菲又去卖票。他的工作真忙。他从一个乘客走到另一个乘客跟前，一走就是好半天。他双手机械地扯票，递给乘客，把钱装进钱袋里……他不时使劲吹几下哨子，不知是求助呢，还是累得深深地喘气。姑娘两眼一直没离开过售票员。

电车刚到阿布·阿里亚站，哈纳菲就跳下车去，跑进一家铺子。不大一会儿，他捧着一个米饭肉丁馅饼回来……上了车，从姑娘身旁走过时，一声不响，把馅饼递给了她。

姑娘惊讶地望着他，可是他没有停下来，又卖票去

了……当他们的眼光再相遇的时候，彼此都笑了。

* * *

哈纳菲下班了。他把钱袋交给下一班，顺着穆罕默德·阿里大街向阿里·穆纳沙拉街走去……可是好象后面有什么东西牵引着他，非回头看一下不可。他回头望了一下，就继续往前走，但是这时已经满脸堆笑了……

走进自己住家的那条街时，他留神听了听：后面有人在跟着。

经过一家熟悉的咖啡馆，他加快了脚步，以免被在咖啡馆里喝茶的朋友看见。

哈纳菲终于来到家门口……他在门口停住，等着后面的人跟上来……

黎 水泽

不朽的古迹

二十年前，我在一所中学里教历史课。在一个时期内，我专教埃及古代史。古代史中的模糊问题，颇引人思索；它具有有一种诱人的魅力，促使我去研究它。因此，我开始尽量地购买一些古物。这些古物是能工巧匠们精心雕刻的，仿制的，售价也很便宜。

尽管这些仿制的古物价值不大，但是，我很喜欢。我把它们摆在家中最讲究的客厅里，将客厅的各个角落都装饰得很美观大方。客人来时，我就向他们介绍那些雕塑的头像，珍品古玩，言过其实地夸耀这些古物的价值和它应受到的重视。

在这个时期里，我的兴趣、爱好都倾注在这件事情上，我常常一边全神贯注地阅读埃及古代史，一边又细细地观看这些廉价的珍品，我认为这对我研究埃及古代史很有帮助。

后来，直到我结了婚，接着又添了三个孩子，我的兴趣、爱好才有所改变。我挑起了家庭的担子，要教育孩子；由于我当了这所中学的校长，我不教历史了，因此对那些古物的兴趣也就一天天地淡漠了，真想不到这些珍品摆在客厅里竟然没有一个人管它。

孩子们一年一年地长大了，我更加关心他们。因此，我同这些古物的接触就更少了。我对这些东西毫不重视，几乎把

它们忘掉了，而孩子们经常把它们当作玩具，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有时，我凝视着这些被孩子们用来玩耍的古物，我的嘴角会泛起一丝嘲弄的微笑。这些古物所遭到的鄙视、凌辱使我吃惊：这是猫神伯斯特的像，它的尾巴被弄断，两只耳朵不见了……；那是乃法尔蒂蒂的头像，它的鼻子被锯掉，两眼被剜除……；狮身人面像的脑袋被打破，脊梁也被打断……；我最心爱的雕塑像——拉美西斯第二的遭遇更是不幸……，我拿着它翻来复去地看，它的四肢已被打断，满身是伤疤，这些伤疤就象小儿患麻疹或天花后留在身上的小泡似的，孩子们用小刀在伤疤四周又刻些弯弯曲曲……，它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情不自禁地迸发出一阵鄙夷的笑声，把拉美西斯第二放回原处。

又过了些日子，因为越来越没钱支付家庭的费用，我感到心烦。这时节日又即将来临，妻子来到我跟前，向我吵闹着要钱，因为过节她要添置新衣和支付过节需要的各种费用。我撇开她来到孩子们跟前，我就象过去常作的那样，指导他们温习功课。妻子又跟上来了，还是向我唠叨过节要花钱的事。我俩马上就争论起来了，计算着家庭的费用、开销，声音很高，孩子们好奇地瞪大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在一旁望着我们。

这时，电话铃响了。原来是一位我多日不见的朋友打来的电话。我们互相表示问候，又问问双方身体健康情况，弟兄们的情况。接着我就听他说：

“我此刻向你提个要求，也许你对这个要求会感到奇怪。”

“好哇……欢迎……欢迎……你说吧……”

“现在，我在旅游局工作，局里派我陪一位很有钱的美国专家，他专门研究埃及古代史。我知道你是这方面杰出的专家，我打算把这位美国专家介绍给你，他从你那儿一定会得到许多有益的知识和材料，我们约个碰面的时间好吗？”

我立刻说：

“我的朋友，我早就不搞历史了……”

他打断我的话说：

“我已经选定你来完成这个任务……不要推脱了……对国家来说，我们有义务向外国人介绍我们的智慧和才能！……”

我嘟囔着说：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他又立即说道：

“我们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登门造访只不过就破费你两杯茶水，浪费你一点时间罢了。几分钟以后我们就到你那里，你看好吗？”

我声音颤抖地说：

“几分钟以后？……”

他喊叫起来：

“对！他只不过是一位外国客人罢了，不要以为象是谒见皇帝似的，一定得穿上礼服，备好乐队，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美国专家。好，再见！”

他把电话挂上了。我不免自问起来：

“我和这位美国专家有何相干呢？在我家里接待外宾也是不合适的，并且今天女佣人也请假外出了，这使事情更加难

办了。”

我听见妻子问：

“你在想什么？”

我把事情告诉了她，她捶着胸脯说：

“我们家不需要这位美国专家来作客，难道我们家当真缺少他来拜访，来作客吗？”

我有点生气地反问道：

“难道你可以侮辱要来看我的客人吗？我们应该在客人面前表现出荣幸的样子！”

孩子们听到美国专家要来作客的消息，就吵吵闹闹地喊叫起来：

“一位美国专家要来看我们了……一位美国人要来我们家作客了！”

我跑过去，冲着孩子们喊，叫他们不要吵闹，并且把他们领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们安静地复习功课。然后，我走到客厅，四下溜了一眼，发现家俱摆得很乱，上面落满了尘土。我脱掉外衣，打开窗户，自动地清扫揩擦起来，把客厅重新布置了一番……

在猫神伯斯特、乃法尔蒂蒂头像和被打坏的狮身人面像以及其他的珍贵古物中间，我瞥见了浑身带有伤疤的拉美西斯第二的雕塑，拉美西斯第二仰着头，显得格外崇高、骄傲，仿佛它准备把自己及其一伙同伴介绍给这位新来的美国客人……

我找来一个破布袋，把这些神灵呀，类似神灵的法老呀，统统装进布袋。我把布袋藏在客厅的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我

刚刚藏好布袋，门铃就响了。我急忙擦了擦脸，穿好衣服，向门跑去。我开了门，面前出现了我的朋友曼杜尔和他陪同前来的一位美国专家。他一身运动员的打扮，使我吃了一惊。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金黄色的头发，一付容光焕发的面孔，一对碧蓝色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好象儿童闪亮的眼睛，不由得我自言自语：

“的确，美国是个充满奇事的国家……差不多和我们的学生一样的人竟能当一名美国的专家！”

我的朋友曼杜尔将那位专家很有风趣地向我作了介绍，又将我介绍给专家。我们互相问好，客气了一番。接着走进客厅。没过多大一会儿，我和这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彼此就混熟了。我很欣赏他的聪明、文雅、健谈和在攀谈中所流露出的讨人喜欢的纯朴。我觉察到，他迷恋埃及晴朗的天空，爽人的气候，人们都有一颗充满友情和真诚的心。他的话题一转到埃及古代史，就向我表明了他对古物十分喜爱，甚至达到若痴若狂的地步，他用一对碧蓝碧蓝的眼睛盯着我说：

“也许你很想知道我怎样地热爱你们光荣的历史，你们伟大的古迹吧？”

“朋友，我很乐意知道！”

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银盒，打开了它，里面原来是一块绿色的甲虫化石。好象拿着一件贵重的珍宝，翻来复去的看着。他说：

“这块甲虫的化石是我了解古埃及的开始，我特别喜欢它。它美丽的形状，奇异的花纹，确实使我着迷。我几天几夜的守着它，借助各种埃及文的辞书、科学论文、历史典籍、符篆

等等，来分析研究甲虫化石上的花纹。”

我喃喃自语道：

“还有符篆？”

他紧闭双唇，自信地晃了晃脑袋。然后又补充说：

“是的，符篆，你决不能以为这些书都是胡言乱语，没有用处。我凭借这些书籍，独自一人就能够从花纹上辨认出这块甲虫化石是建筑金字塔时代的遗物。”

我一边向这块有花纹的石头瞟了一眼，一边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啊！”

他伸手把甲虫化石递给我，我郑重其事地接过它，细细地观看着。看一会儿，我又还给他，只见他把化石小心翼翼地放在银盒里。他说：

“买这件宝物，我化了一万美元！”

我听了浑身一震，轻声地说：

“一万美元？”

这个美国人说：

“你看这件古物怎样？”

我立刻回答：

“一件了不起的宝物……无疑它是建筑金字塔时代的遗物！”

“那么说，你支持我的看法，我对你的支持感到自豪，因为你是一位埃及史学者，考古专家，我的朋友曼杜尔已经把你在科学界的地位告诉了我。”

我回头看了看曼杜尔，他立即说：

“你不要否认自己应得的地位，你的地位是大家公认的，

你培养了很多学生，可谓春光洒园林，桃李满天下，人人都知道你的功劳。”

接着曼杜尔又看了看美国专家，继续说：

“我们的朋友是一位文物收藏家，他有一批引以自豪的古物。”

我有点生气，迟疑地说：

“曼杜尔，我有什么呀？这可不是随便开玩笑的场合！”

这位美国专家不自然地笑笑，对我说：

“你用不着担心，我们决不会抢你的任何一件古物。”

我对这个美国人肯定地说：

“我的朋友曼杜尔喜欢开玩笑，他完全是胡说。”

这位美国专家满脸堆笑地说：

“我的朋友，每一个文物爱好者都喜欢把自己搜集的珍品藏起来，不让好奇者看一眼。是啊，他完全有权这样做！”

这时，我听到轻轻的叩门声，我知道这是妻子在叫我。我托辞退了出来。妻子告诉我，茶已沏好。我跟她走到厨房，帮她摆好茶壶、茶杯，收拾好茶盘。这时，孩子们大声喊叫起来，为了让他们不要吵嚷，我急忙地跑过去，原来他们正在扭打，互相抓脸。我把他们拉开，平息了这场厮打。我又转回去端上茶盘，向客厅走去。

我走进客厅，刚迈了几步，就看到一幅使我惴惴不安的景象。我的朋友曼杜尔手里捧着那个装着仿制古物的破布袋，那位美国专家拿着满身伤疤的拉美西斯第二的雕塑正在仔仔细细地看着。

曼杜尔见了我，笑嘻嘻地对我说：

“你不要以为把它们珍藏起来，就可以躲过我们了。我们已经发现了你的秘密！”

我声音颤抖地说：

“什么珍藏？曼杜尔，你别叫我出洋相了！”

我把茶盘放在桌子上，斟了茶。那个美国人抬起头看看我，斯文地对我说：

“朋友，请原谅，挖掘你的这一堆珍藏，我倒没有插手。不过，请你相信，我用完后，肯定还你。”

我笑了笑说：

“假若这堆东西有价值的话，我就毫不犹豫地拿出来给你看了。”

美国专家笑盈盈地对我说：

“我了解你们东方人所具有的那种谦虚的性格，我希望你不要小看你的这批古物。不管你怎么说，这些古物还是很珍贵，很有价值的。”

我微笑着问他：

“你认为这一堆古物中哪一件最有价值？”

他郑重地说：

“我很喜欢这个雕塑！”

我眼睛盯着他问：

“是什么使你对它这么重视呢？”

美国专家的脸上泛起一丝柔和的微笑，他问道：

“你想考考我吗？”

我马上改口说：

“噢，先生，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端起杯子，慢腾腾地呷了几口茶。我见他很注意这个雕塑，好象他心里在想着什么。接着他站起来，拿着雕塑走到窗前。在明亮的阳光下，他捧着雕塑翻来复去仔仔细细地看，我站在一旁既难为情又好奇地望着他。

他回到座位上，一边喝茶，一边问道：

“你买这个雕塑花了多少钱？”

他的问题使我感到突然，我琢磨了一会儿，最后含含糊糊地回答：

“不记得啦，是很久以前买的。”

说实在的，花多少钱买这个雕塑我是记不清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很便宜，只不过几十个皮亚斯特罢了。

当我瞅着这位美国人，想把真实情况告诉他时，只见他惊奇地谛视着这个雕塑，我的话只好又憋回去了，脑子里闪出一个诱人的念头。只听这位青年专家说：

“可以肯定，你买这个雕塑花了不少钱。”

曼杜尔接着他的话说：

“我的朋友酷爱古物，不惜用高价购买它们。”

美国人一面聚精会神地细看雕塑，一面对我说：

“你还记得大概的钱数吗？”

这个诱人的念头又开始在我脑子里翻腾，我下意识地说：

“我只记得买它花了不少钱！”

美国专家沉默了一会儿，眼睛始终死盯着那个雕塑，最后他好象自言自语似的又说：

“这是一件很好的古物啊，象形文字已看不清了，噢，还留下一些；雕塑上还留有一竖竖，一道道，无疑这是一些很难辨

认的字。”

他又把那满身伤疤的雕塑翻过来，仔细地端详着，然后慢慢吞吞地说：

“我认为它是第十九王朝的古物。”

他的话音刚落，我的脑子里就翻腾起来了，“我认为它是第十九王朝的古物”这句话的余音在我耳边回响。

我又听到美国专家语气坚定地说：

“假若你愿意出让这个雕塑，那么我就出五百美元买下它。”

我缄默不语，美国专家一边将雕塑放在我的茶杯旁，象是还给我似的，一边继续说：

“你在这个到处是古迹的国家里，出让了这个雕塑，还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雕塑，而我离你们这个古迹之国很远很远。我给你的这个价钱是合适的，你同意的话，我马上付钱。”

我声音颤抖，吃力地说：

“你对我既和蔼又亲切，象你这样的朋友提出的要求，我能够拒绝吗？”

他一听我这么说，就又拿起雕塑，放在他的茶杯旁。然后，他掏出一个小本子，用指头指着本上的数字表，然后说：

“根据牌价折算，一共是一百六十六埃镑另五十五个皮亚斯特！”

他合起本子。掏出了皮夹，开始数起钞票来，最后他把数好的钱放在一个纸袋里，递给我，说：

“这钱你拿上！”

然后，他拿起雕塑，将它包好，放在手提包里。他赶紧舒展舒展身子，脸上闪烁着胜利的微笑，他说：

“谢谢你的款待。”

他使劲地握了握我的手，提脚向外走去，地板发出一阵咚咚的响声。

我的朋友曼杜尔挨近我，脸上显出一丝有意的微笑，在我耳边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祝贺你作成了这笔买卖，明天我再来拜访你。”

他急忙快步跟上那个美国专家。

我心情激动地站在门旁，妻子朝我走来，忙问：

“你手里拿的是什麼袋子呀？”

我喜眉笑眼地说：

“我把拉美西斯第二的雕塑卖了，拿到了五百美元。”

妻子极为惊愕地谛视着我，嘴里重复着：

“五百美元？……五百美元？……”

我马上提高嗓门说：

“它折合一百六十六埃镑另五十五个皮亚斯特。”

她两眼闪着光亮，接着又问：

“好呀！你卖掉的是哪个雕塑呀？”

“就是那个光着身子坐在一张凳子上、脚下踩着一只捕获物的雕塑。”

她一边捶胸，一边问道：

“是那个满身伤疤的雕塑吗？”

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回答说：

“正是它，那位考古学家说，这个雕塑的历史可追溯到第

十九王朝。”

“那么说这是一件珍贵的古物，而不是假的喽！”

我放声哈哈大笑，说：

“这位胡言乱语、愚蠢的美国专家就是这么认为的！”

她低下头，皱着眉头沉思起来，最后抬起头说：

“也可能是你愚蠢吧？你怎么知道这个雕塑是假的呢？这位考古学家能够分辨真假，并且知道古物的价值，唉，你这个冒失鬼，怎么会以这么低的价钱就把这件珍贵的古物脱手卖掉了呢？”

我对着她大声地说：

“这个雕塑没有什么价值，这你是知道的……”

她打断我的话说：

“你想让别人赞扬你比那位美国考古学家还有经验？”

“不要再和我争辩了，我买它只不过花了几十个皮亚斯特，够本了。”

她站直了身子，接着说：

“要么是那个卖给你古物的人愚蠢，他不知道这件古物的价值，要么也可能这件古物是你偷来的。你知道这种东西的畅销情况么？自从我嫁你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有这么点小聪明！由于你小看、轻视它们，因此，用雕塑赚钱的机会都让你错过了，你本来就该留心，你的客人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专家，他很有钱，让他出足够的价钱对他来说并不困难。”

我犹豫不安地自言自语：

“难道这个雕塑真是一件人所不知的珍宝吗？它是碰巧落到我手里，还是由于孩子拿它玩耍，把它磕碰得坑坑疤疤，

刻了道道弯弯，它才变得珍贵的呢？”

妻子从我手中夺过纸袋，使我一惊，只听她说：

“不论事情怎样，现在我们能够给孩子们添置节日的新衣啦！”

她拉着我的胳膊走到客厅，在一堆古物前站住，跪下来，一边掸掉上面的尘土，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我们应该很好地保管这些古物……”

又用手指着我说：

“以后再有哪位考古学家来买你的珍品古迹，磋商价钱时，你可要放聪明点啊！……”

郭裕池译

人 寿 保 险

一间小小的咖啡馆，你也可以说它是一家简陋的小酒店。贫民和闲人们经常聚集在这里消磨时光。或者，用适合于这种情景的语言来说，他们是在各执一端，辩论争吵，絮絮叨叨，耗费光阴。特别是在喝了几杯白酒之后，往往还会互相攻击、谩骂和殴斗。

在热衷于光顾这家酒店的杂七杂八的人群中，有一个青年人，名叫萨法伊，或者叫做萨法伊教授，他自己是坚持要用这个称号的。

他又为什么不是一个教授呢？当他被学校开除，学生生活刚刚结束，他就投身到了一些律师事务所里，在那里做起书记官或者半个书记官来了。他对一些重大案件出庭进行过辩护，他的辩护还曾经在司法界引起过轰动。一件件诉讼案件在他眼前经过，他平日注意观察最主要的司法习俗和倾听法律书记官的谈话，从中了解法庭程序、查封、传票的方法以及如何诬告他的敌手等等。

他衣着肮脏，却摆出一付文雅的样子。系在他脖子上的——一条污秽不堪的破旧领带打着一个粗大的领结，就象一只乌龟趴在他的衣领上。他污秽的头发涂着一种廉价的发蜡，梳得溜光。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用确切的话说，这是一

支最不值钱的钢笔。如果这支奇怪的秃尖笔能说话的话，它就会说：你们怜悯一下这位失足的可爱的人儿吧！……

这支笔实际上只是一个样子货，它连一个字母都写不出来，更不要说写什么词了。青年人也不打算用它在纸面上写什么东西，他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标记，证明他是一个文化人。

青年经常出入那家酒店，从不误点。整个白天和夜晚都在那里度过，除了出去攫取什么东西，他是轻易不肯离开那里一步的。店主人一直用严峻的面孔接待他，用轻蔑的目光注视着他，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表明这个青年人在穷困和空虚的世界上所享有的、被人瞧不起的地位吗？

尽管那家酒店的顾客们通宵达旦地坐在那里，然而，你看他们并不感到厌倦和烦恼，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无休无止的喧嚷和带有火药味的争论了。当他们谈得唇干舌燥的时候，就开始把目光转向酒店外面的街道，希望在那里发现一些可供解闷和消遣的话题。酒店座落在开罗两条最繁华最热闹的大街的汇合处，各种车辆熙来攘去，络绎不绝。各个不同阶层和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男男女女川流不息。

一天傍晚，萨法伊教授向他的同伴们高谈阔论起来，大家凝视着他，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讲话，然而谁也不懂得他在说些什么。不知内情的人，看到他们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一定会以为这伙闲逛的人们，是什么迎合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而形成的新组织。

萨法伊教授想给人们留下一个目光敏锐、有远大抱负的印象。他能使周围的人神魂颠倒。他学着律师的腔调，说起

话来口若悬河，语言华丽，声调铿锵。他还模仿律师们的姿态，作着手势，经常这样说：

“对法律一窍不通，从责任上来说是不可饶恕的。”

“被告清白也可以定罪。”

“工人是按劳取酬，还是按需取酬呢？”

一群人目瞪口呆地围着萨法伊教授，凝视着他，聆听他滔滔不绝的讲话。突然间，大街上的吵闹声越来越大。教授朝那个方向望去，发现那儿已经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了，大街上的交通已被堵塞。他立即从座位上跳了起来，闯进人群中。他用心地倾听着，渴望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幸事件。原来是一辆自行车和一辆汽车相撞了。事情是这样的：一个牛奶店的学徒正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马路上疾跑，自行车上挂着不少玻璃奶瓶，准备分送给各家订户。在十字路口，一辆出租汽车碰了他的自行车后轱辘，自行车受到了一些损坏，一个玻璃奶瓶也被打碎了。学徒站在那里为自己的不幸而哭泣，为遭受的损失而悲伤。尤其是当出租汽车司机高声斥责他无视交通规则和骑车技术太差的时候，他不停地向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们诉说，他害怕等待着他的命运和惩罚。

萨法伊教授用肩膀推开人群，直达当事人的地点。他一开始就象检察官似的打量着他们，倾听着他们的对话。

当司机拿出证据来否认自己的责任以后，人们很快地就站在司机一边。他们怎能不相信一个双腿盘坐在一辆华丽的汽车司机台上，能老练地和详细地说明自己立场的人呢？他们怎能不诽谤那个毫无经验、笨嘴笨舌的孩子呢？他只知道诉苦、伤心，没人来帮他说话。他给予人们的只有那张很不协

调的、丑陋的甚至不象人的面孔，他处的近乎牲畜的下贱地位，以及他的尴尬的样子，只能引起人们的奚落和戏弄。

然而，萨法伊教授大步向前走去，对着汽车司机说道：

“阁下，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这是谁的责任……。你在汽车里，这个孩子是骑着自行车。他在你的前面，你在他的后面；你能够看到他，而他不可能看到你！按着交通规则，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再清楚不过了。”

卖牛奶的学徒擦掉了从嘴角上流出来的唾液，用手揉着自己的狮子鼻子，带着惊奇的目光凝视着那个青年。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他们仔细地倾听着那位用宏亮的声音据理力争的辩护人。

萨法伊教授热情满怀，热血沸腾了。他整理了一下自己那条鼓囊囊的领带，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他预先按放在那里的钢笔，在司机的面前示威似地挥舞着。他说：

“到底是谁的责任，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的……”

司机以挑衅似的口吻打断了他的谈话，说：

“先生，请你不要干涉与你毫不相干的事儿！”

萨法伊教授觉得司机心怀叵测，有些害怕起来，自己的双脚好象也在往后退缩了。突然，他瞥见了一个警察的身影正向出事地点移动，于是他的热情又重新爆发了。他脖子涨得通红，大声吆喝道：

“怎么不与我相干呢？你知道我是谁吗？”

司机用讽刺的腔调回答他：

“‘警察局长’阁下，认识你并不使我感到荣幸！”

萨法伊教授严厉训斥着他。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感

情，注意吐出来的每一个字，善意地说：

“我是律师公会总书记，被委任为行政管理处委员……”

警察的影子出现了。他从旁边听到了这个激动的青年所说出的一些话，对他产生了某些钦佩。萨法伊教授朝警察走去，在他面前滔滔不绝地演说起来，不厌其烦地阐述汽车侵犯自行车的道理，表白自己是一个分析问题的能手。当他结束自己的演讲时，说：

“法律是清楚的。损害他人者，必须赔偿！”

奶店的学徒连同他的那辆自行车被撇在旁边不远的地方。学徒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萨法伊教授，嘴上露出痴呆的苦笑。

警察朝放着自行车的地方走去，脸上带着严肃和庄重的表情。他象一个技术专家那样，一丝不苟地仔细地检查起自行车来了，好象这种工作只有他们少数人才干得了似的。

警察刚一检查完自行车，就立即朝放奶瓶的地方走去，仔细地打量着被撞碎了的玻璃瓶子，象要从中揭示出它被撞碎的奥秘。接着，就用他那沉重的皮靴去拨弄这些玻璃碎片，他提脚一踢，就把它踢到了人行道边，结束了这桩案子。

他回到司机那里，严肃地对他说：

“你最好对小孩进行赔偿。”

对这个意见表示赞赏的叽叽咕咕声，立即在人群中爆发出来，群众很快又转过来支持小孩了，都认为司机应该进行赔偿。

司机看着警察，发现他的胡髭在不断地抖动着，俨然摆出一付结束裁决和照此办理的权威架势。街上的一群青年把司

机紧紧地围住。当萨法伊教授当众人声计算着孩子遭受的损失和司机应承担的赔偿时，却找不出一句话来同警察争讼，他只希望裁决到此为止。

警察向脑后推推帽子，搓着胡须，接着说：

“你赔偿他二十个皮亚斯特吧！自行车遭到了严重损坏。”

司机心甘情愿地交付了这笔赔款。学徒接着它，惊喜地张大了嘴。随后，警察吆喝着人们离开，密密麻麻的人群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牛奶店的学徒推着他的自行车漫无目的地离去了，眼睛使劲地盯着他那只紧攥着钱的手，因为除了这个办法之外，他没有什么放钱的安全的地方。把钱装在那个已经扯破了的衣服口袋里能放心吗？那件衣服已经破旧不堪，放什么东西都不行了。

他一边走一边想着这笔巨款，自从他认识钱以来，直至发生这个事故的可怕的时刻为止，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大的一笔财产了！

此刻，他一想到这笔钱，就感到有点飘飘然了。萨法伊教授慈祥地看着他，对他说：

“怎么样？高兴吗？”

顿时，学徒额角上的皱纹消失了，他发出了一声苦笑，接着说：

“祝你长寿，多子多孙！”

“看来你是一个贫穷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福里……”

“做什么工作？”

“在一家牛奶店当学徒。”

“老板是谁？”

“法塔赫拉师傅，你不认识他吗？一个胡子粗硬的大肚皮汉子。”

他开始连声地笑起来。萨法伊教授向他打了一个手势，制止了他的笑声，并认真地对他说：

“自行车撞坏了怎么办呢？你怎样向师傅交待那只被打碎了的奶瓶？”

福里不知所措地凝视着他，说：

“我还没有想这个……”

“他会向你索回这二十个皮亚斯特的，因为这是赔偿奶瓶和自行车的钱呀。”

学徒的脸上立即显出了不安和恐惧的表情，他开始迟疑起来，把手里的钱攥得更紧了。

“看他怎样从我这里夺走这些钱？”

“这可是他的权利呀！”

福里失望地、忧愁地低着头，不断地唠叨起来：

“那末，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来研究嘛！也许我们能找到一条适当的出路。你是一个穷苦的人，我准备帮助你。”

学徒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他用恳求和信赖的目光凝视着青年，说：

“祝你长寿，多子多孙！……我确实很穷……我是一个孤儿，举目无亲。我在店里干活只能糊口。啊！但愿师傅喜欢

我，否则，他会使劲地打我，把我禁闭起来，或者用开除来威胁我……”

他激动地诉说和央告着，企望找到一个保住这些钱的方法。萨法伊教授带着熟练或者是审理的目光围绕着自行车检查起来，力图使福里相信，他就是那个经验丰富的检察官。

然后，他叽叽咕咕地说：

“师傅看见自行车坏了，他也许会讯问你的，也许不过问，事情就这样地过去了，那样，你也就得救了。……喂，他的眼力好吗？”

“他的眼睛就象鹰的眼睛一样。”

“这倒是一个问题……，但是，有补救的办法！”

“祈求真主保佑！”

福里紧紧地缠住他。霎时，萨法伊教授皱起眉头，望着学徒，然后，出其不意地对他说：

“我教你说几句话，也许对你会有益处。你这样说：发生的事情，纯属偶然，全系无意。我的心地善良，问心无愧。你说：当汽车撞着自行车的时候，你扑倒在自行车上，是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车子和奶瓶的，你甚至流了血，衣服也被撕破了……。”

青年站了一会儿，仔细地端详着孩子，继续说：

“你身上必须有血，衣服也需要扯破。”

“怎么弄法呢？”

“你不能把你自己的身体抓破，衣服扯坏，再在地上打几个滚吗？”

“必须这样做吗？”

“必须这样，必须……，不这样，没有别的法子。因为师傅看见你这个样子，会可怜你的。”

福里张嘴笑了起来，说：

“遵命！”

萨法伊教授和福里按照这个粗劣的方法行事了。学徒按照教授的指示，开始了苦肉计，把身上弄出了血，把衣服扯破了，在地上滚了一身泥土，直到心满意足为止。

萨法伊教授一看见他，立即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妙极了！”

然后，他又接着说：

“不要忘了，快到店里的時候，你要装成两腿疲软、面容忧愁，痛苦得直不起腰的模样儿。”

接着，他又继续向他说行动的办法，教他如何回答问题，同时，还给予他一些忠告以及怎样处理面临的意外事件等等。

福里听懂了他所说的话以后，就准备上路了。萨法伊教授长久地凝望着他，自得其乐地假笑起来，说：

“我可以下一个赌注，你一定会要求我同你一起来完成这个使命，直到把你从师傅的手下拯救出来！”

学徒天真地回答说：

“真主保佑你和你的孩子长命百岁！这是你的恩德哪。”

萨法伊教授站着不动，沉着地说：

“但是，你的事情使我花去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案子必须去处理，还要去出席工会的一次会议。”

福里开始央告着说：

“我害怕师傅。”

萨法伊教授站在那里，烦恼地撅着嘴，装成犹豫和为难的样子。接着，他伸出了自己的手臂，看了一下手上带着的那只有毛病的手表；一会儿又拨弄着胡须，最后说：

“没有关系，还有些时间，你是一个应该得到帮助的孩子。”

福里为取得了这个胜利而笑逐颜开。他走上前去，对着萨法伊教授的手亲吻起来。

他们两人一起朝着牛奶店走去。萨法伊教授说：

“你必须走在我前面几步，别让人看出我和你是一起的。”他迟疑了一下，又继续说：“我从远处看着你，到适当的时候我将进行干预！”

教授掏出来一个香烟盒，把它打开，然后厌恶地把它扔在路边，说：

“里面没有香烟啦！”

福里立刻说道：

“你去买一盒来？”

“好吧！”

他拿出一个里面塞满了钞票的鼓鼓囊囊的钱包来，看了它一眼，立即皱紧眉头说：

“现在没法买香烟了。”

“为什么？”

“我身上只有一张大的钞票，这里兑换不开。”

教授边说着，边用眼睛死死地盯着学徒的手，他想要凭着自己的目光，看到紧紧地攥在孩子手心里的钱币。福里感到

他的钱在手里颤抖，于是说：

“或许能够兑换开，我们去试试吧？”

萨法伊教授立即生气地说道：

“我认为这是糟蹋我的时间，你要我耽误办案和工会的会议吗？”

“我不想看到你象现在这样心烦意乱的样子。”

萨法伊教授放肆地叫喊起来：

“我对你说过，我时间紧迫。”

福里愁眉苦脸地站着，并用手去抓自己的脑袋，胡思乱想起来。眼睛不停地望着自己手里紧紧攥着的财宝和神经质地站在那里的萨法伊教授。

最后，学徒不得不说：

“我买香烟去，钱由我先付，等你的钞票兑换开以后再还给我。”

“说这些废话干什么？喂，孩子。”

福里哀求他同意这样解决。

经过一番僵持和讨价还价的商讨以后，萨法伊教授迎面走过去，伸手把钱从孩子手里夺了过来，说：

“还是由我亲自去买为好！你在我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福里推着他那辆歪斜的自行车艰难地朝前走着，车上挂着的牛奶瓶互相撞击，发出了叮当叮当的响声，好象是没有完成天天必须完成的任务，互相询问着自己的命运似的！

萨法伊教授紧紧地跟随着孩子朝前走。当他们走了一段路程以后，萨法伊就故意地和福里拉开了距离，福里不时地回过头去看他，感觉到自己是在萨法伊教授的指引下，在生活的

道路上向前走着。

他们走到了人群拥挤的地方。萨法伊教授潜逃的机会来到了。但是，福里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他，逃跑的计划被挫败了。他感觉到四面楚歌，教授被那个受骗的孩子的警觉所制服！

但是，他忍耐着，加快了脚步，心底里暗自坚信，他能够利用最好的时机来摆脱那个傻瓜的监视！

不过，他已经发现自己来到了牛奶店的前面，学徒正忧伤和懊恼地站在那里准备进去。

牛奶店的正面是白色的，沾满了尘土，显得污秽不堪，门槛上流着水，使这个地方充满了泥泞……

透过牛奶店正面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盏电灯，悬挂在收款台的上方。微弱的灯光照射在一个丑陋、廉价的塑像上。这是一只没有丰满乳房的动物，因此，你不知道它是一头黄牛，还是一头母狮？抑或就是一头年迈的雌猫？

在收款台的后面，有一大群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的人影，声嘶力竭和慷慨激昂的愤怒声从那里传出来，多么象从一个破旧的扩音器里传出来的沙沙声啊！

萨法伊教授看到了这个场面，听到了愤怒的声音，就急忙藏到了一个角落里，偷看和窃听。一种爱管闲事的癖好促使他想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情，他好不容易通过牛奶店正面的暗淡的玻璃窗看到师傅和徒弟所进行的戏剧性的表演。

人群在不停地移动……。

福里的身影接近人群，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毫无生气，引不起人们的注意。

人们的咕哝声渐渐变成了漩涡的翻滚声，就象微风吹动的声音渐渐变成了旋风的咆哮一样。

人们朝这个黯然失色的阴影冲过去，突然，福里的身影不见了。

旋风刮起来了，就象一个上下翻滚的漩涡，把软弱无力的呼救声淹没了。

只是当那个有人性的被蹂躏的福里被人从店里扔到大街上去的时候，才可以听到哎哟声和痛哭声。

一群爱管闲事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围拢过来，将这个倒在地上的孩子围起来了。福里一看到人群，就诉说起自己的委屈以及无缘无故遭受毒打的经过。

他左右环视，寻找他的救星和他所信赖的钱财管理人，尽管他目不转睛地四处寻视，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还是没有找到。

四周围满了过路的行人，当他们知道了孩子所受的痛苦，看到受毒打留下的伤痕时，一个个都愤愤不平，纷纷对店主人表示不满。

就在这时，救星出现了……他穿过人群，四处询问。孩子脸上的忧愁顿时消失了。巨大的人群顿时喧嚷了起来，吆喝着大家闪开。萨法伊教授挺着胸膛，向前迈了一步，同时整了整脖子上鼓鼓囊囊的领带，想从这一动作中得到力量和勇气。教授开口说：

“这个孩子受到虐待，值得同情！”

于是，师傅大发雷霆似的嚷道：

“他是一个最可恶的骗子！”

“这是明伤还是暗伤？”

萨法伊教授走到学徒跟前，抚摸着他的肢体，随后望着大家，对着人们吆喝：

“我看他的锁骨被打断了！”

人群里叽叽咕咕地议论了起来：

“锁骨被打断了？”

萨法伊教授对着学徒，说：

“起来吧！喂，孩子。”

学徒刚刚站立起来，萨法伊教授就立即大声叫嚷：

“这该有多么痛苦啊！”

就在这一刹那，他听到了学徒委屈似的呼救声和痛苦的呻吟。

萨法伊教授接着说：

“他站立起来有多困难呀……你们瞧瞧他吧！孩子被伤口折磨成这个样子了！”

福里很快地又倒在地上，萨法伊继续说：

“真主呀！可怜的人儿几乎快要失去知觉了！”

他刚一唠叨完，学徒就笔挺挺地躺在地上，呼吸也窒息了……于是，萨法伊大声喊道：

“我原来就害怕这样……他的锁骨的确是被打断了，这就是锁骨骨折的症候。我们必须去叫急救车，否则……否则就要错过治疗的机会了！”

师傅听到这些谈话，显得十分惊愕。但是，他仍然表现得泰然自若、胸有成竹的样子。他龇牙咧嘴地假笑了一声，接着说：

“喂，先生，你在说什么？锁骨在哪？怎样急救？”

说完，他迈步走到学徒跟前，继续说：

“喂，孩子，起来！”

但是，福里渴望多听听萨法伊的劝说，躺在那里纹丝不动。他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脸上挂着伤痕，衣服上沾满了泥土，心想以此激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

愤怒的谴责声在人群中爆发出来。

其中的一个人冲着师傅说：

“你真是铁石心肠？孩子快要咽气了！”

萨法伊教授弯着身子抚摸着学徒，高声嚷道：

“情况严重，我担心他内出血了。难道找不到一位仁慈的人，拿点清凉饮料来急救一下吗？”

一部分人纷纷跑开，赶紧送来水和果汁。

萨法伊教授开始为学徒按摩和做人工呼吸。随后又把学徒留给过路的行人照料，自己则向师傅走去，面对面地站在他面前。他眉头紧皱，迅速地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了那支破旧的自来水钢笔，挥舞着它，说：

“难道你不知道，你已经负有完全的刑事责任吗？”

师傅愁眉不展地嘟哝着，低声说：

“刑事责任……”

“是的！严重的刑事责任，钢笔就可以把被告送交刑事法庭。”师傅想抬高声音以示抗议。但是，他感觉到话已经在嗓子里被梗住了。萨法伊教授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他，发现师傅浓黑而粗长的胡须也低垂了下来。

他立即大声嚷道：

“至少得判五年以上的徒刑……。或许被判成无期徒刑。”

最后，师傅只好说：

“阁下，你尊姓大名？”

“你不认识我？”

“我没有得到认识你的荣幸……”

“我是法医公会秘书，最高救济委员会委员……”

顿时，师傅全身颤抖起来，回答说：

“阁下，有什么指示？”

“这个问题不仅与我无关，而且我也无利可图。但是，我要把事情通知有关当局，这是我应尽的责任。至于诉讼程序嘛，它会按步骤进行……”

法塔赫拉师傅把他的手放在萨法伊教授的肩膀上，亲热地抚摸着它，然后，又客气地把他从人群中拉了过来，对他说：

“请和我一起到小店去一趟，我们慢慢谈谈……”

他领着萨法伊教授朝店里走去，继续说：

“这个孩子在我这里，就象我自己的儿子一样，是我抚养的嘛！我负责治疗，承担费用，直至使他痊愈，这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两人一同走进店内，随即师傅转过身来，把门紧紧关上。人们透过牛奶店正面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他们两人的幻影。师傅和萨法伊教授躲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互相讨论着。接着，一个人影偷偷摸摸地把一件东西塞在萨法伊教授的手里。他一接过这件东西，剧烈的争论声就立即缓和了，接着就完全消失了。

他们两人又一同从店里走了出来，脸上充满了喜悦。

人们听到萨法伊教授对师傅说：

“我将亲自来处理这件事。但是，你在对待徒弟方面要放明智些，不要太任性了。”

师傅传令叫来一辆马车。马车一到，他就把福里抱了上去，萨法伊教授自己也跳到马车上，坐在学徒的身旁。车子载着他俩在拥挤和乱哄哄的人群中间驶过。

马车刚一离开那条胡同，福里就端直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凝视着他那拯救者的面容，痴呆似的傻笑起来。萨法伊教授投过去一个严厉的目光，制止了他的这种举动。然后，他从皮包里轻轻地抽出了几个早就准备好了的里拉^①，放在福里手里，对他说道：

“拿着你的钱……”

“买香烟吗？”

“现在我不需要烟了，时间都浪费在处理你的事情上了，我已经没时间再买烟了。”

时间过去了好几个月……。

在一些夜总会里和许多大庭广众的场合，时常出现两个青年。他俩穿着西装革履，其中的一个目光阴刁，时刻注意着他那条打着大结的领带，不时地整理整理。你也会看到他经常抚摸着他那支插在上衣口袋里的贵重钢笔，它的外壳镀了一层金……在这个青年的旁边，总是跟着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与他形影不离。你还不知道他是一个真正有人性的人，或

① 意大利、土耳其的货币单位，一里拉等于二十个皮亚斯特。埃及有一个时期也把里拉做为货币单位。

者是在人种学上早已绝迹了的原始人种中的一员。就是达尔文曾经想象过的介于猴子和人之间的那种动物。尽管他的服装新颖，但是，仍然显得衣着凌乱和不匀称。无论是站着，还是走路和观望，他的动作都显得与众不同；，难看的脸上有一张大嘴，嘴角上挂着微笑。他具有年轻人那种散漫、轻浮的特点。

他经常遭到同伴的严厉申斥，有时还来得很突然：

“我对你说过，你要面带微笑，不要那样子哈哈大笑！你什么时候学来的？”

少年望着他，几乎没有感觉到教授说了些什么，只是天真地回答说：

“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成为一个象真主创造的……”

“难道我不是真主所创造的吗？”

“你是畜生。”

“祝你长寿，多子多孙！”

他笑了一声，嘴巴比从前张得更大了，就象是打了一个难看的哈欠。文雅的教授用厌恶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他怒火万丈，真想要给他一记耳光，然而，他感到自己的手在抽搐。他立刻镇定了下来，把一张小的纸币扔到了少年面前，大声嚷道：

“吃饭的时间到了，滚吧，让我暂时不要看到你的尊容！”

少年高兴地接住钱，说道：

“托真主的福。”

“不要来晚了，必须按时回来。”

接着，他卷起袖口，很快地瞥了一眼他那亮晶晶的金壳手表，继续说：

“只给你六十分钟，懂吗？”

“懂，贝克^①阁下。”

“我的时间都安排好了，事情是一个跟着一个，注意，别来晚了。”

“托真主保佑。”

“真主没有帮助我认识你，自从收养你以后，给我增加了很多困难。我做了什么事呢？我不是在路边遇见你的吗？你有福气，我们只是看在真主的面上才供养你的！”

“真主保佑你全家长寿！”

“办你的事情去吧，不要来晚了。”

“有点人性的牲畜”高兴地跳着出去了。美味的食品和丰盛的菜肴在诱惑着他。

发生了两起富有历史性的事情：一起是汽车事件；另一起就是法塔赫拉师傅给了萨法伊教授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显示其才能的机会。自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在这个学徒的身上打主意了。他认为可以把福里当成一个学生，在处理类似上述事件中让他为自己服务。那末，他就能够从中捞一把，过上一种舒适的物质生活。

萨法伊教授是一个聪明豁达的人，从不鹬莽从事，只有当他为自己铺平了前进道路时，才肯前进一步。他开始以稳重和严格的方式培训孩子，把“法塔赫拉师傅事件”作为工作

① 古代土耳其人对王子的尊称。奥斯曼帝国时期，对所属各省的统治者也称“贝克”，这里是指有权势的人。

的基础。他根据过去的办法，把福里转送到了另一个地方，在他作了精心的实验以后，就反复地做起戏来，同时他进行了出色的导演，一幕接着一幕地演出。萨法伊教授在风格上确实是一个革新者，在不断的表演中，还不拘泥于一种方式。

他刚刚从一起事件中腾出手来，就又带着他的养子、傀儡去从事另一种新的游猎。

谚语说得好：“走运者，无往而不胜。食言者，孤家寡人。”因此，能够得到萨法伊教授扶助的命运的人，就可以得到同情与支持。

更恰当点说，上次福里被汽车撞伤，差点儿丧了命，是这个教授干冒险活动的转折点。当时，萨法伊教授为他起诉，结果被判决赔偿损失，由行车安全保险公司支付……。他强调撞伤导致了法医学上称之为“不治之症”的痼疾。事实上福里自己清楚他并没有产生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生理上的缺陷，只是表皮上遭到了几下鞭挞，是能够忍受得了的。

这就为萨法伊教授打开了眼界，找到一个蕴藏着财宝的大门，这个吉祥的大门就叫：

“不治之症！”

他利用这个题目，冒着危险，日复一日地、切实地干起来了。因为萨法伊教授发觉他的面前就是一个战场，需要他认真持久地战斗，永不疲倦地进行战斗。

一天，他感觉自己是这个有点人性的牲畜的真正驯养者了。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按照固定的方法和制定的计划对他进行训练。

他必须坚韧、宽厚，忍受艰难，怜悯别人，才能达到预期的

目的；有时他又必须冷酷无情，动辄就用严刑来虐待自己的养子。因而他是一个把药物和毒品都当成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药剂师，最终使他能够把这个牲畜变成一个善于在冒险生涯中玩弄诡计的杰出人物，如同一个杂技丑角善于在表演场上腾空做九十度的跳跃一样。

在新的生活中，萨法伊教授变成了一个创造者和发明家。他经常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制定计划，准备试验。当他准备好了以后，就去给他的学生上课，要求他反复的练习。然后，就象渔夫拖曳着鱼网似的拖曳着他，把他扔到沸腾的生活和灾难的激流中去。当万宝袋里装满了钱财的时候，他就立即将学生拉回来。

至于福里，则完全听从他老师的支配，对他的任何命令和意见都唯命是从。

他对老师完全信任，冒险生涯没有使他有过半点动摇或者感到恐惧。他的老师一直藏在幕后进行策划。

无疑，不论他遭到什么挫折，完全是有保证的，因为他的老师没有对他产生恶意！

萨法伊教授偕同他的傀儡开始在国内旅游。他们没有一个是固定的住址，专门到避暑、避寒圣地去寻觅钱财。他算计着，如果把孩子扔到一条平滑的路上或者港口，那末，那些质地优良，不劳而获的钱币就会立即毫不费劲地向他流去，他就可以过着一种骄奢安逸的舒适生活了。他只消从饭桌上拿起一片面包扔给他的养子，学徒的眼睛就会立即盯着它，高兴地拾了起来！

青年教授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计划增大了，责任加重了，

花费增多了。

事情就这样地进行着。在福里的身上又增加了不少新的“不治之症”，他就象一件破烂的衣服，补钉摞补钉。他简直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福里在一些医疗机关和疗养院里成了知名人士。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平安最舒适的日子。

这种生活竟成了怂恿和鼓励他去从事冒险活动的动力。这种生活是最愉快、最有益于健康的。无疑，他的心情也是十分舒畅的。他和护士们在一起生活，护士们照料他，温柔地接待他，给他送来最干净的衣服和最鲜美的食品和饮料。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的过去了。福里安心于这种生活，而且显得非常快活。他生活在一个名曰“不治之症”的笼子里，就如同蜗牛生活在它的贝壳之中或者象乌龟生活在它的象岩石一样的铠甲下面一样。

但是，萨法伊教授并没有和孩子一起分享这种平静。有一次，他从一个给福里治疗的外科医生那里得知这个孩子活不长了，因为他又遭受到了一次撞伤。这个不幸的消息对萨法伊教授来说，就如同晴天霹雳一样地受到了震动。他思考了好久，不得不决定减少养子进行的冒险活动，因为养子已经进入危险期，他必须要极大地照顾他。

当教授想到也许有一天福里会要离开他的时候，就感到自己的希望之宫正在倒塌。为了这一天——等待着他的艰难日子的到来，他沉思着，但始终不曾发现自己从获得的钱财中积蓄了什么。灯红酒绿的饭店、酒家、妓院把他的钱财都搜刮光了，因而他仍然是两袖清风。

是把福里从那将要陷入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还是让灾难把自己引向毁灭呢？

有一次，他在一家电影院里看了一部有关犯罪的影片，这是一部有关人寿保险的故事。这部影片，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共鸣，使他神魂颠倒。他开始琢磨起来：

“可不可以利用‘人寿保险’来作为拯救自己前途的阶梯呢？”

他坐在书桌旁，脸上露出了凶相。他从心灵深处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在驱使着他去做那件带有决定性的工作，那是一件必须去做的事，它是一张合算的巨额货币。为什么不拿它去下赌注呢？直至今天，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桩只知赚钱，不知蚀本的买卖。这一回他又想去碰碰自己的运气，并坚信是不会倒楣的。

他必须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出击，不再去搞那些只是脆弱者们为了消遣而干的无足轻重的冒险了！

这时，他看见了一张被扔在书桌上的福里的照片，微笑着的面孔显露出了牲畜似的丑样。好象他正在赞颂对他有恩德的萨法伊教授。教授用愤怒的目光凝视了一下这张照片，接着就把它扔得远远的。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福里……，他是谁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愚蠢的冒失鬼，总有一天他将死去，那是毫无疑义的。如果死期降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许多高贵豁达的人物，他们在年青体壮时都不免一死。尽管如此，世界照样前进，永不停止。

福里……无疑，他会死去的。……但是，重要的是他必须

按照一种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时候死去。也就是保证在他死后还能产生一种价值，作为对他恩人的酬答。因为是他把福里从最底层拯救出来的，是他使福里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就在这个时候，福里穿了一套很不合身的新衣从门口走了进来，微笑着向萨法伊教授致意。然而他的笑意却是人们的神经难以承受得了的。

萨法伊教授慢慢地走到他跟前，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们一起出去一下，你准备好了吗？”

“遵命，那哪儿去？”

“我们将去进行一些访问，轻松的访问。”

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香烟，客气地然而又恶作剧似地向福里扔去。学徒接着它，高兴得有点站不住了。

他们俩一起朝一家保险公司走去。

两个星期过去了。萨法伊教授陪同他的养子在各个保险公司转来转去，打听各个公司有关人寿保险的情况。

他讨价还价地进行挑选，仔细地询问写满数字的各种表格，最后挑选了一家条件优厚的公司。于是，体格检查开始进行了。福里在医生手中被拨弄来拨弄去，就如同他们十分谨慎小心地在检查一件劣等货物一样。他们对他的血液进行分析化验，对他身体的各个部分进行透视检查。学徒根本不想通过这些活动了解体格检查的原由。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守在他的周围，深切地关注着他，他感到心满意足，无限喜悦和自豪！

经过了一系列的周旋以后，一张人寿保险单被写成了。萨法伊教授小心翼翼地把它塞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他一离开那个公司，就瞟了福里一眼，两只眼睛闪烁着胜利和欢乐的光芒。教授对学徒说：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对你进行体格检查吗？”

“什么？”

萨法伊教授站住了，用贪婪的兀鹰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接着说：

“福里先生，你那个原来一文不值的性命，从刚才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已经变得身价百倍了。”

福里既欣喜又激动地望着他，嘴角上露出了痴呆和令人厌恶的微笑。叽叽咕咕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那样，我已经把你从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万物之宝。我已经使你的性命具有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价值。喂，畜生，你要知道，现在你已经变得伟大，非常伟大了！”

福里哈哈大笑起来，说：

“祝你长寿，多子多孙！”

福里和萨法伊教授关系史上新的阶段，——一个命运被肆意玩弄的阶段，从此开始了。

萨法伊教授已经把福里的生命进行了巨额人寿保险，把他自己定为福里唯一的财产继承人。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萨法伊教授昨天担心最害怕的事今天已经变成他最渴望的事了。他在这件事中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天堂。

现在,他必须埋头工作。

他开始积极认真地办起事情来,对计划重新进行了审理,精心地进行了修改,使计划变得尽善尽美,完整无缺。

经过一个时期的休息和调养之后,福里又准备进行冒险活动了。

以前的计划具有慎重小心的特点,而今天的计划却体现出凶莽和面临毁灭的厄运。

福里带着一种动物所固有的嗅觉——一种渴望活下去的嗅觉,感觉到今日的冒险生涯非同寻常,它潜藏着一种新的因素。

但是,这种因素是什么呢?

这是他不能够了解和侦破的。

根据他们商量好的冒险计划,在每次行动之前,萨法伊教授必须隐居幕后。可是,有一天,在一次冒险行动中,福里感觉到萨法伊教授的手在把他往汽车的轮胎底下推。

这时,福里突然警觉起来,感觉到自己必须悬崖勒马。因为在未来的冒险生涯中,等待着他的只是失败的命运。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已经占据了福里的心灵。正当他准备在危险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在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时刻,他懂得了退却和逃跑,于是,他立即撒腿跑掉了。

接连不断的失败使萨法伊教授老羞成怒。他一边极其严厉地训斥福里,一边又怂恿他要勇敢、大胆。教授询问他,说:

“是什么东西使你变得这样慌张和迟钝了呢?”

福里没有回答,面容显得憔悴不安。

萨法伊教授多次想要扑过去把他的养子痛打一顿,但是,

他每次都抑制住了。他很快就亲切地对待他，用甜言蜜语来奉承他。可是，福里却用他那两只无神的沮丧的眼睛望着他，好象要求他停止这种暗藏着某种秘密的谄媚似的。

学徒立即嚎啕痛哭起来，惆怅不已，就象是一个行走在狂风呼啸着的贫瘠旷野里的迷途者。

萨法伊教授的计划完全紊乱了。他感到空虚，独自琢磨着这个痴呆的孩子的变化。

学徒对困境和危险采取了另外的对付的办法，他遭到了什么打击呢？

从前，他在教授面前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执行计划准确无误。

今天，他怎么要退却呢？怎么不象过去那样顺从了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他已经感到了主人的心意已经改变，再顺从下去就会使自己粉身碎骨吗？

无庸置疑，孩子仍然是从前的那个孩子；他的智力仍然是原来的那个智力；思维也和过去一样。他不可能窥破这个秘密。

那么，难道还有一种不必用智慧和思维也能揭露出秘密和意愿的诀窍吗？

难道当思想和智慧都无能为力的时候，天赋之秉性也能洞察出生活的本质和隐藏的计谋吗？

在他的老师萨法伊教授对他怀着一颗仁爱心肠的那些日子里，福里是唯命是从无所顾忌的。老师不是把学生引向毁灭，而是设法保护他。可是，今天福里已经完全翻过来了，他

时刻提防他，警惕他和怀疑他了。这是因为在谁也无法知道的萨法伊教授的内心深处，已经在思考着要把他的养子置于死地了。

你以为福里在他的老师要达到的目的中，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了这个变化吗？

教授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和形形色色的诱饵处理着他和养子之间的尴尬局面。但是，当他对这种局面束手无策时，又用严酷的鞭挞和痛苦的折磨对付他。

福里极度耐心地忍受着凌辱，只是在他的嘴角上露出凶恶的狞笑时，才会使你感到畏惧。那样子就象一只张着血口，准备要扑向猎获物的豺狼。

萨法伊教授只要看到福里那种张牙舞爪的狰狞面目，就立即退缩回去，他心惊胆颤，已经预感到了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

最后，福里公开宣布停止执行任何计划。萨法伊教授懊悔莫及，因为他的一切欲望都化为了泡影。福里反抗了，如同毛驴拒绝驮载超重量的货物一样，无论谁的命令，它都拒绝挪动一步。

一种炽烈的无法隐藏的怨恨在学徒和驯兽者之间爆发了，萨法伊教授对孩子怀着敌意，大声地吆喝和申斥他。至于学徒则是满腔怒火，独自一人坐在房子的一角，用徬徨和疑虑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地面。当他的脑海中出现萨法伊教授动手打他的头，使他浸在血泊中的情景时，他全身就立时颤抖起来，他突然从昏厥中苏醒。

有许多次他们两人呆在同一个房间里。萨法伊教授气鼓

鼓地严峻地坐在书桌旁，学徒呆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偷偷地看着他的老师。当他们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时候，福里就觉得怒火在心中燃烧，他恨得咬牙切齿。他张开大嘴，准备自卫，提防对方发动最卑鄙的袭击。

日子日复一日地过去，福里的反抗情绪有增无减。同时，又表现得十分忧郁和沉默。萨法伊教授已经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的神经有些错乱了，力图找到一个脱身之计，虽然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然而一无所获！

有一次，两个敌手又呆在同一间办公室里。萨法伊教授突然站起来，他脸色阴沉，愤怒得全身哆嗦，吆喝着福里：

“喂，小孩，你过来！”

福里投过去一个狡诈的目光，原地未动。

于是，萨法伊教授不停地叫嚷起来：

“喂，小孩，过来呀！你哑巴了吗？”

福里把头转过去，表示对他命令的抗拒。萨法伊教授迈步向他走过去。当福里看到他朝自己走来时，蓦地一下就站了起来。萨法伊教授吼叫道：

“为什么不服从我的命令？”

福里非常气愤，然而又抑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脸上露出了忧愁和不安。他嘟嘟哝哝地说：

“我就不过去！”

“说话这样放肆？”

“就不过去……”

萨法伊教授气得脸红脖子粗，福里发现他的手在慢慢地举高，随即猛的一下子打下去，学徒的整个身子被打得摇晃起

来。但是，他仍然屹立在那里。两只眼睛变成了两个血红的火球，他气得把牙齿咬得嘎嘎发响，几乎都要把它咬碎了。他喃喃地说：

“不许打人！”

萨法伊教授更加愤怒，尖声嚷了起来：

“我打你，我要打你这个魔鬼！”

学徒咬牙切齿地继续说：

“我对你说，不许打人！”

“现在，你给我滚出去！”

“不！……”

“我对你说，给我滚出去！”

“我绝不走开！”

萨法伊教授的手又抬了起来，他刚一打下去，就被一只巨石般的手狠狠地抓住了。

两位仇人立即扭打起来，一场激烈的战斗就这样地爆发了。两个人都力图使出全部力量和残酷手段把对方制服。

拳头四处挥舞，不是这边被抓伤，就是那边的衣服被撕破……

其中的一位抓住了对方的一绺头发，不肯松手，直至把它连根拔了下来。

双方都已丧失了人性，留在他们身上的只是一个只知贪婪和厮杀的野蛮残暴的动物形象。

这时，只听到他们精疲力竭的喘息声和撞击墙壁、家具、拳击和殴斗的响声。

他们两人互相扭打着，逐渐地接近凉台了，很快地就靠近

了凉台的栏杆。刹那间，他们两人突然发现自己马上就要掉下去了……

两位仇敌刚一叫出声来，就都掉下去了。

两个躯体安静地躺在那里！

过路的行人把他俩团团围住。不一会儿，一个警察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周围的人们向他描述了在殴斗中所发生的一切……

在这个悲惨的时刻，警察看见萨法伊教授的口袋里露出一件白色的东西，它好象是企图在这个文明世界上争得一个位置，以便堂堂正正地宣告它的存在似的。

警察把那件白色的东西拿了过来，想看个究竟。突然，他发现在这件大大的白色的东西上，写着下面几个醒目的大字：

人寿保险单！

潘定宇译

穆特瓦里大叔

穆特瓦里大叔是个小商贩，卖果仁、瓜子、花生和糖果，希勒米耶区的居民，邻近各区的人都很熟悉他。他头上缠着长长的白缠头布，身穿一件宽袖的基巴布^①，背着一个旧背篓。他的举止严肃、庄重，用带有苏丹人口音的声音向儿童叫卖他的各种货物，贫困和病弱使他的叫卖声变得很低弱，但仍保留着他那惯于发号施令的音响。他是在苏丹长大的，曾在马赫迪^②的军队里作过战，当过师团司令员。他没有妻子儿女，一生都过着鳏居生活。

他住在阿布杜拉·比克先生小巷里一间阴暗的小房间里，房间里没有什么家俱，只有一只旧箱子、一张草席和一个破旧的坐垫。尽管他的家境贫穷，但是，屋内的所有东西都擦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是他本人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他经常是忧心忡忡地、疲倦地回到家里。他做过晚祷后，就掌起他那盏昏黄暗淡的油灯，对着衣箱坐下来，拿出一把旧

① 埃及老百姓穿的一种不开口的大长袍。

② 苏丹民族英雄。1881年，他领导了非洲史上最大的一次人民武装起义，与诡计多端、阴险狡猾的英国总督戈登，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终于击毙了戈登，使苏丹获得了独立。

剑，把它放在膝盖上，开始沉浸在深思之中。他回忆起过去的生活。当回忆起马赫迪时，他就抬起双眼，向真主祷告，盼望着马赫迪重返人间，美好的日子快快来临。马赫迪将军能横扫布满尘世的腐败和罪恶。接着他又垂下双眼，用手捋着挂满泪珠的胡子，拿起剑，深情地热烈地吻它。

然后，他站起来去吃晚饭，做完了一切应做的事情之后，才上床睡觉。一会儿功夫，他就安然地进入梦乡了。他梦见值得自己骄傲的过去，觉得马赫迪又回来了，未来的人间又将变得光辉灿烂。黎明时，他一起床，就做早祷，然后读祷词和先知礼赞。等太阳光射入窄小的窗户时，他才慢腾腾地站起来，背上背篓，朝着希勒米耶，开始走上每日往返的路程。

从十五年前，他来到开罗定居下来，就天天如此，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生活方式。大厦倾颓，又有别人建造新楼，人老辞世，又有孩子长大成人；可穆特瓦里大叔除了他天天所走过的路程外，对开罗以及开罗郊区却一无所知。他经过的路上有几处吃饭、歇脚的地方，其中有两个地方，他必定要进去坐坐的。一个是小清真寺。每天他都要在那里的门旁吃午饭。吃完饭，用上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赞美真主。之后，他走进清真寺祷告片刻，然后在小清真寺里打个盹儿。第二个地方是靠近苏尤菲雅区的努尔·丁·贝克的住宅。他总是在晚祷以后，到这里来，在住宅门旁，被邻近住宅的守门人和努尔·丁家的奴仆围起来，静听他讲述伊斯兰教兴盛的过去以及当今这万恶的时代必将衰落。这时穆特瓦里大叔两眼炯炯有神，用一本正经的音调把马赫迪重返人间的消息，滔滔不绝地向大家讲述，雄辩有力，扣人心弦。大家满怀崇敬地、全神贯注

地听着这位圣人讲述马赫迪的事迹，仿佛伊斯兰教兴盛的时期就要恢复。这时，努尔·丁也拄着那根名贵的拐杖走出门，来到穆特瓦里大叔身边，彬彬有礼地、亲切地向他问候，送给他点礼物。然后庄重地、傲慢地咳嗽几声，走掉了。

努尔·丁的儿子易卜拉欣来了，他十六岁，顽皮可爱，他走近穆特瓦里大叔，喊道：

“你又在讲马赫迪战争的冒险故事吗？”

“对，我又在讲，我赞美它们，想当初我还率领过一千名战士呢……。”

易卜拉欣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装作有礼貌、勇敢的样子站在那儿。扣好外套的扣子，扶正毡帽，举起右手行个军礼。接着，从口袋里摸出一角钱，递给穆特瓦里大叔说：

“将军，请你卖给我一点果仁和花生吧！”

* * *

一天傍晚，穆特瓦里大叔又去努尔·丁家。他和往常一样坐在门旁，孩子们也象以往一样都跑来买他的货物。就近各家的奴仆又都走过来，把他围住，很象有组织的会议似的请他给讲故事。穆特瓦里大叔站了起来，开始宣讲。正当大家洗耳恭听他那娓娓动人的故事时，突然，易卜拉欣来了，他喊道：

“将军！将军……！”

穆特瓦里大叔停了下来，大家用气愤的眼光看着这位顽皮快乐的小伙子，疑惑不解。易卜拉欣对大家的表情根本不予理睬，走过来继续说：

“我父亲要看看你，请你跟我走一趟吧！”

大家对他的干扰感到很惋惜，穆特瓦里大叔走出人群，背起背篓，向他的忠诚的听众投以温柔、抱歉的眼光，沉着地向大门走去，跟着易卜拉欣走进了宫院。他们穿过一段很长的路，来到会客厅的门口。努尔·丁坐在大靠背椅子上等着他们。穆特瓦里大叔进屋后，努尔·丁对他表示欢迎，并让儿子退出去，请穆特瓦里大叔坐在身旁的地上。沉默了一会儿以后，穆特瓦里大叔开始反复地、轻轻地叨念着感谢真主和祷告先知之类的话。努尔·丁先开了口，讲一些寒暄的话，然后，他告诉穆特瓦里大叔，他母亲是一位年迈的贵妇人，听说穆特瓦里很会讲故事，很想见见，亲耳听听那些动听的宗教故事和奇妙的伊斯兰教故事。穆特瓦里知道自己的声望已透过宫墙传到高楼深院的贵妇人耳朵里，高兴得浑身发抖。努尔·丁站起来向贵妇人居住的房子走去，穆特瓦里大叔紧跟在后面。他俩穿过一道宽宽的走廊，进入一扇大门，走进贵妇人的庭院，再走上光线暗淡的阶梯，进入一个大厅。还没等穆特瓦里大叔跨入门槛，就被这奇异壮观宏伟的大厅惊呆了。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甚至在马赫迪的宫庭内也没有这么华丽雄伟的大厅。正当穆特瓦里大叔被这个大厅弄得不知所措时，他听到女人微弱的欢迎的声音。他回身一看，发现女主人就坐在离他不远的大沙发上吸着烟。穆特瓦里走近她，站在她身旁。女主人驼背，满脸皱纹，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身穿黑衣袍。穆特瓦里大叔弯下腰吻过她的枯瘦的手，并祝贺她长命百岁，永远幸福。努尔·丁把他介绍给母亲后就去办自己的事去了。老妇人讲话了，对穆特瓦里的来临表示十分高兴，希望听听他讲的故事。这位老头低下头，聚精会神地沉思着，回

想着那些故事和传奇，然后抬起头，开始流利地讲起来。老妇人听入了迷。故事讲完后，老妇人送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是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再加上老妇人说了一些赞美的话，于是老头又惊慌，又羞愧。他告辞出来以后，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感谢贵妇人和她的家族。他刚一走出庭院，就迎面碰上一群女奴仆，把他围住。女奴仆们抚摸他的衣衫，求她们祝福，并且要求买他的货物。穆特瓦里高兴地坐在地上，打开背篓，一下子就把果仁、瓜子、花生兜卖一空。他走出宫院，径直地来到清真寺，向真主表示感谢，诵读了四十段祷文。

* * *

自那次进宫殿之后，穆特瓦里开始经常去努尔·丁家。他不但受到热烈欢迎，还得到主人大量的恩赐。他的家境变了，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讲起话来，声音宏亮神气十足。他另租了一间环境好的房子，购置了新家俱。他的饮食也改善了，原来只能吃到简单的奶酪和小萝卜。现在，他每天都吃白米饭，顿顿有蔬菜，每周吃两顿肉。他的缠头布换成又长又宽的，大袍子的袖子也加宽了，又披上一件纯羊毛的披肩，脚穿一双尖头的红皮鞋，腰间系一条带流苏的丝绸长腰带。他不再当叫卖果仁、瓜子、花生的小商贩了，摆脱了贫酸的生活，每天还能睡一个甜蜜的、长长的午觉。他时常救济穷人，在穷人中间的声望逐渐提高。他无事时，就专门跑到清真寺去听说教和训诫。他把听到的东西毫不费劲地变成自己的话，讲给努尔·丁的母亲听。从此，他的名声流传全区，人们开始悄悄地议论他，奔走相告。做小商贩的穆特瓦里大叔的叫卖声

也逐渐被人遗忘，他那贫穷、寒酸的形象也淡漠了。现在他的确成了一个有大智大谋的人物了。

一些崇拜、追随穆特瓦里大叔的人坐在努尔·丁家门口，等着他来临，其中一个人说：

“朋友们，你们都认为穆特瓦里大叔只是一个擅长讲述伊斯兰教的善良的人吗？”

另一个反问道：

“那你认为他是怎样的人呢？”

那人悄声地说：

“他是一位圣人，是一位伟大的圣人。”

“谁对你说的？”

“你只要稍微地看看他的双眼，你就会发现他的双眼里闪烁着一束奇异的光，这是一位圣人的标志。”他稍停片刻，把头凑向他们悄声地说：

“我曾看见过他的奇迹，我不敢告诉你们，怕你们不相信我。”

大家围拢过来说：

“你说，你说吧！”

“有一次，晚上我跟他一块儿到萨伊德·夏威沙区去，这个区里只点一两盏油灯，光线微弱暗黑，突然，一阵大风把灯吹灭了，我们的四周漆黑一片，我很害怕，就抓住穆特瓦里大叔的手不放，可是他喃喃地说：

“你什么也不要怕，真主保佑我们！”

这个人刚讲完，另一个人又接着说：

“听了你讲的之后，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把我所听到也讲

讲，我发现他的确是一个善良的圣人，尽管他生活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对他的身世经历，知道的太少了。”

大家都看着这个讲话的人，一个人很感兴趣地问：

“你了解他的身世和经历吗？”

那人有点紧张，但用肯定的口气说：

“他就是马赫迪，就是我们日夜盼望的教主啊！”

人们惊愕地伸长脖子，互相询问，他就是马赫迪，他就是我们日夜盼望重返人间的马赫迪？那人继续说，他激动得声音有些发抖：

“我见过他藏在箱子中的那把先知的剑，我曾摸过它，治好了我儿子的病，我儿子得的是不治之症，非死不可了，可是他现在的确好了。”

询问这项秘密的人越聚越多，那人反复地详细地讲到他有先知的宝剑。这事越传越远，许多人都跑来打听，因此，大家相信了穆特瓦里大叔就是马赫迪，他有先知的宝剑，是真主派到人间的第二位圣人。正在这时，穆特瓦里大叔远远地走来。人群看见他，立刻鸦雀无声，闪出一条路，让他穿过密集的人群。穆特瓦里大叔悠闲自得地向前走着，显出一付庄严威武的样子，向着欢迎他的人群露出幸福的微笑。人群围拢过来，纷纷吻他的手，抚摸他长腰带上的流苏。那个曾摸过先知的宝剑的人，向前走一步说：

“我的主，我儿子的救命恩人啊！尽管你向我们隐瞒了自己的身世、经历，但我们已经知道了。你是真主派来的圣人，是拯救人类的圣人，是先知的继承人，你是我们日夜盼望的马赫迪。”

穆特瓦里惊骇地望着那个人，并且说：

“朋友，你说什么，你是胡说八道吧？”

“今后你决不能再向我们隐瞒你那高贵的身世了，你是伟大的马赫迪，你是人们中间申张真理的先知的继承人。”

“别说了，别说了，我无权享有这种伟大的荣誉。”

“难道你没有把我儿子从九死一生中救活吗？”

“我？”

那个曾讲过在黑暗的街区发生的故事的人走向前来说道：

“难道你没有用光芒四射的面孔把整个黑暗的街区照亮吗？”

“我？……我？”

前一个人又说：

“真主喜爱的忠贞的艾卜·伯克尔给我托梦，向我揭破了你的身世。”

穆特瓦里俯过身去喃喃地说：

“艾卜·伯克尔向你揭破了我的身世？”

他沉默了一会儿，环视一下面前的人群，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孩子们，马赫迪是一个伟大的人，比我高尚，比我强大。我只不过是真主的一位善良忠诚的奴仆而已。”

他不敢再在这儿呆下去了，就赶紧跑回家，沉浸在幻想中。第二天早晨，刚醒来，就听见有人敲门。他急忙下床，开开门，想看个究竟。突然一个头缠绷带，身体瘦弱的人出现在门口，走近穆特瓦里，抓住他的长袍，呻吟着祈求说：

“你让我抚摸一下你珍藏的那把真主的宝剑吧！”

“先知的剑？”

“我的主啊，救救我吧，我多么痛苦啊，我疼得厉害，发发慈悲吧，先知的继承人！”

穆特瓦里大叔让他进屋，整天侍候他，为他背诵祈祷词中的主要部分。晚上，让他上床躺在自己的身边，把剑放在他枕头底下。

第二天，旭日东升，阳光照射在病人的身上，病人感觉心情舒畅，精力充沛，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比以前更好。于是他跪倒在穆特瓦里大叔面前，尽情地吻他的手，边吻边念经文，还不断地说些感激的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穆特瓦里大叔的家变成了各地的人前来朝拜的地方，有的人是来求医治病的，有的人是来求安慰的，穆特瓦里大叔很少离开家，把一切时间都用在漫无边际的幻梦之中，一旦他清醒过来，就把这宝剑放在膝盖上迷惘地呆呆地望着。

有一天，穆特瓦里大叔看见那位贵妇人——努尔·丁的母亲也夹杂在这群信徒之中，她看见穆特瓦里就跪在他面前，抓住他的长袍的一角，开始吻它，而且说：

“伟大的先知啊，我已来到你的跟前，我很渺小，很可怜，求你多多保佑，照应！”

* * *

自那天以后，穆特瓦里大叔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门，偶尔接见几个客人，有时，他竟把房子紧紧地锁上，不许任何

人接近他。他的背靠着墙壁，双眼垂下，长时间地静坐，突然，他有如大梦初醒，象发疯似的，拔出那柄旧剑，在空中左一剑，右一剑一个劲地猛刺。同时，在屋子里跳来跳去，大声呼喊，似乎要把那害人的梦魔似的魔鬼赶跑，直到他精疲力尽，失去知觉躺在地上。

邻居不断地听到他的叫喊声，都以为这位圣人在横扫人间的恶魔和黑暗，于是围住他的房间，侧耳细听，心中充满惊讶与崇敬。穆特瓦里大叔就这样度过了好几个星期。

有一天，他突然把房门推开，冲了出来，披头散发，双眼象烧红的煤炭似的闪亮，手举那把旧剑，在空中左右乱砍。他冲进附近的咖啡馆，用手中的那把剑乱砍坐在那里喝咖啡的人，边砍边叫：“你们这些隐藏着的魔鬼，都给我滚开！”人们纷纷站起来制止他。

最后，穆特瓦里大叔被警察抓住，他用微弱的声音叫喊着：

“赞美真主，我已完成了使命，完成了我的圣战。”

他终于精疲力尽，支持不住，倒下去了……

李玉侠译

去 天 堂

苏维里木雪赫^①由于父亲纳瓦尔雪赫的去世感到无限悲哀。父亲的去世，不但使他失去了父道的崇高榜样，而且也失去了虔敬真主的完美典范。

三十年来，纳瓦尔雪赫一直是达哈利舍村的村长。他心地善良，秉性公正；他对宗教无限虔诚，这一切在乡邻间是人所共知的。在他七十高龄仙逝以前，人们一直爱戴他、信赖他。他的妻子生了一大群子女，但天公不作美，死神先后夺去了妻子和孩子们的生命，只有儿子苏维里木是唯一的幸存者。因此纳瓦尔雪赫对儿子关心备至，悉心教养，亲手把他抚育到十八岁。最初，他请了村里有名的诵经人穆绥里希雪赫，教儿子读书写字，背记《古兰经》。当儿子背熟经文后，又把他送进村里的学塾，让他学习基本知识科目。苏维里木在学塾里待了三年左右，一无所获。父亲要孩子退学回家，亲自向他传授爱资哈尔清真寺里所教的一些知识，当然这种传授是零星的，不系统的。当时纳瓦尔雪赫希望儿子进爱资哈尔清真寺学

① 雪赫原意是老人或长老，从事宗教事业的人或信徒，不论年岁多大，都称为雪赫。

习，以便实现他过去未能实现的宿愿。他回忆起自己考试失败的情景。他认为自己考试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爱资哈尔清真寺的雪赫们和他作难，待他不公平，所以他对那些雪赫们抱有隐隐的愤懑。为了使儿子免遭他自己以前所处的窘境，他想，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儿子也就够了。

纳瓦尔雪赫是一位偏激的宗教狂，生活很清苦。苏维里木在父亲的这个环境里，在他直接关注教导下，由儿童、少年成长为青年。他在父亲周围所看到的是对真主的无限虔诚；耳听的是来世生活的永恒幸福。耳濡目染，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燃起了宗教的火种，慢慢地愈烧愈旺，以致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置于熊熊的烈火之中。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苏维里木还是经常思念亡父。他逢人就讲父亲的高尚品德；有时随便叫住赶驴子下地的农夫，向他滔滔不绝地叙述父亲的一些繁琐小事；有时他把儿童们聚拢在一起，给他们讲述父亲的生活片断，他对自己这样做并不觉得难为情。此外，他常去离达哈利舍村不远的车站咖啡店，向座客们长篇大论地讲述他父亲如何敬畏真主。

苏维里木雪赫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他过去的老师穆绥里希雪赫家，就是在清真寺旁的土台上闲坐。他的老师穆绥里希雪赫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家道贫寒，靠给人家诵念经文过日子。苏维里木雪赫很尊敬他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的教导之恩。他们师生二人经常在一起闲谈，内容不外乎就是纳瓦尔雪赫的高尚品德、良好的名声以及他热爱宗教的忘我精神。苏维里木经常和老师面对面的坐着，他聚精会神地聆听老师的讲话，发亮的两眼闪着泪花，长满了胡须的褐色

的长脸上流露出伤心和无可奈何的神色。

有一天，苏维里木雪赫和穆绥里希雪赫象往常一样，面对面地坐在清真寺旁的土台上，谈话的内容还是已故的纳瓦尔雪赫。但这次苏维里木盘腿而坐，缄默不语，两只发亮的眼睛死盯着老师。要是谁看见他这付样子，一定以为他聚精会神地倾听对方的讲话。然而当你仔细端详时，你就会发现他睁着两眼，视而不见，失神地在那里发呆，他已浸沉在梦幻中……突然他打断老师的话，声音低沉地说：

“唉！爸爸啊，现在你在哪里呀？”

穆绥里希雪赫正向他讲述一件发生在他和纳瓦尔雪赫之间的往事，听到苏维里木这一声反问，他停住了讲话，知道苏维里木没有听他讲述，显得有点不高兴。接着苏维里木重复了他的问题。穆绥里希雪赫只得停顿下来，然后他用手指捋着白胡子，回答苏维里木说：

“那还用问，当然在天堂。”

苏维里木注意聆听老师的话，沉寂片刻，接着又问：

“那么他现在正去天堂，还是要等到最后的审判日？”

穆绥里希雪赫正了正身子，准备回答学生的问題。这表明，老师能够解答他的高材生所不能解决的宗教上的任何难题。他用颤抖的声音说：

“孩子啊！你听着：人死后灵魂离开肉体，立即去另一个世界专为它准备的地方。这就是说，要么下地狱受罪，要么升天堂享福。一直到复活日，他的灵魂再回到肉体，等候末日总清算。”

“这么说，我父亲的灵魂在天堂里。”

“当然啰。”

苏维里木的脸色显出满意的样子，脸上的皱纹舒展，眼睛发亮。接着说：

“天堂……天堂……穆绥里希大叔，看在真主的面上，求你跟我讲讲天堂吧！”

穆绥里希雪赫哼哼哈哈，轻轻咳嗽一阵，思索起来，考虑回答这个难题。天堂？天堂……什么是天堂呢？……对他来讲，与其说理性上认识天堂，倒不如说只凭他模模糊糊的感性知觉罢了。他沉思良久，然后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地描述天堂和那里的富裕安乐。他一边流着口水，一边讲天堂里的山珍海味，佳肴珍馐。接着描绘那里巍峨的殿宇，华丽的服饰，还有连续的睡眠，绵亘的憩息……甚至把那里的梦境和一切引人入胜之处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苏维里木的注意力百倍集中，倾听老师的讲述，他完全被那些动人的描述吸引住了。他是一个终日在田野劳动才得以过日子的穷苦人，怎么不对老师所讲的连续的睡眠、绵亘的憩息感到吃惊呢？他每周只能吃到一次肉；至于水果，只知道椰枣和橙子，听了佳肴珍馐的介绍怎么会不垂涎呢？他住的是鄙陋的小屋，睡的是土炕，听了殿堂屋宇的描绘怎么会不目光闪烁而神往呢？……他长叹一声，这叹息声发自内心的深处，他说：

“谁能告诉我天堂在哪呢？穆绥里希大叔，我现在就去！”

“孩子啊！你百岁之后就会去的。”

“百岁多么难熬啊！我向真主发誓，倘若让我选择今生与来世，我一定选择来世。死神啊！欢迎你。你把我带到安乐幸福的世界去吧！”

“孩子，寿限是命定的，这只有真主才知道。”

二

此后，苏维里木不再提父亲了，他完全被一种新的哲学——来世哲学所控制了。他除了幻想永恒享乐的天堂外，别的都置之度外了。他急切地想了解天堂和那里的幸福安乐，因此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问老师穆绥里希雪赫。后来老师把自己所晓得的也讲完了，除了重复，没有别的新材料可讲。于是苏维里木走访一些清真寺的阿訇，并结识了许多圣者和教派领袖，出席他们的齐克尔圆圈仪式^①，并和他们同席交谈。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从他们那里获得有关天堂和来世永恒生活的知识。他的这种哲学后来竟使他成了苏非派的笃信者，产生一种厌世感和追求死亡的奇怪愿望。每当他看到某家出殡或听到某人死了，他为自己活在此世遭受痛苦和不幸而痛哭……他常站在铁轨旁等火车，一种隐秘的愿望唆使他卧轨而死，但是那可怕的铁的怪物竟抢先发出一声吼叫，使人胆战心惊，犹如千军万马追击逃敌。这一声吼叫使苏维里木从神秘的梦幻中惊醒过来，又有了生的欲望，于是拼命地逃跑。

苏维里木几次站在小河旁，长久地望着河道，迷梦般的把小河看作使他脱离这苦难世界的救生船，但他总是徘徊一阵之后，愁眉不展地回家了。他越来越忧愁沉郁。原先他凭着

^① 伊斯兰教苏非派（神秘禁欲教派）的一种集会，集会时教徒朗诵安拉圣名和经文，并伴有节奏的摇晃上体的动作。

自己的坚韧，能够担当的活计，如今成了一件艰难的力所不及的事情了。他望着自小在这里生长的家，这是他儿时幸福的摇篮，如今在他眼里成了一座令人窒息的监狱。总而言之，苏维里木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暗淡了；他的老师穆绥里希雪赫的谈话也觉得乏味厌腻了，只能引起他的恶感；和清真寺阿訇们闲坐，同各教派领袖的聚会也变得无聊和可憎了。唯一能使他感到慰藉的地方就是墓地，他经常坐在父亲的坟前，昏昏沉沉，胡思乱想，幻想能和死者一起享受那来世的生活。

一天晚上，苏维里木身穿一件旧粗羊毛上衣，裹得很严实，只露出两只困惑的眼睛，反常地从家走出来。他迈着坚定自信的脚步在村道上走着，经过几处公共场地，拐进一条弯弯曲曲漆黑的小胡同。出了胡同不远到了一片荒芜的田地，在这片荒地中有一个小池塘，散发出难闻的臭气。在荒地的尽头有一所破房子，若不是在门上挂着一盏暗红的油灯，过路人不会认为里面还有人住。门敞开着。苏维里木闪进了门，仿佛他认识这里的路似的。进门后，他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进入一间宽敞的大屋子，一阵嘈杂的喧哗声传到耳中。他转头环视，看见一群人，有的坐在长木凳上，有的盘腿坐，有的躺着，还有的蹲着吃水烟、喝咖啡。这间屋子里只点着一盏煤油灯，灯光很暗。苏维里木看不清这些人的面孔，但从那微弱的亮光中显出的脸孔不禁使他毛骨悚然。原来这地方从外表看是一家无可挑剔的咖啡店，但实际上是土匪强盗窝，是吸食毒品的魔窟。苏维里木一踏上门槛就环视这一伙人。顿时，房内鸦雀无声，他们的视线都集中到苏维里木身上，以一种带着恶意的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他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继

面面相觑，互相询问，前后发出了一阵轻蔑的笑声。苏维里木茫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感到可怕，不免显出犹豫和胆怯。要不是有一个人朝他走过来，他简直要逃出去了。那个人身材矮小、消瘦，两道浓眉下有一双深陷的眼睛。他装出一付和蔼的样子，向苏维里木打招呼，向他问好，并且在靠门的一条长凳上给他腾了个座，请他坐下。但苏维里木仍然站着没动。那个人问苏维里木来这里干什么，苏维里木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

“我要见见赫发哲大叔。”

咖啡馆老板沉默了一会儿，象个行家似的细细瞧着苏维里木说：

“找他有何贵干？”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于是这个人带他走过一条漆黑的长廊，长廊里有两道门隔着，来到内室。这个房间很小，小窗台上点着一支只剩下一半的蜡烛。晚风穿过窗户吹来，烛光摇曳，人影晃动，显得异常恐怖。赫发哲背靠墙蹲着，一个朋友坐在对面。赫发哲身体瘦小，但还结实。他说话时嗓门很大，双目炯炯有光，虎视眈眈。

咖啡馆老板进去告诉赫发哲说，苏维里木有重要事情找他。过了一会儿，赫发哲单独接见了，他，细细地打量这位陌生人；而苏维里木强打精神，竭力控制自己的惶恐心情。最后，赫发哲打趣地说：

“苏维里木雪赫，是哪阵风把你刮来的？”

“你认识我？”苏维里木战栗地问道。

“谁不知道你是纳瓦尔雪赫的儿子，虔诚的苏维里木雪赫呢？你父亲是达哈利舍村的虔诚、善良的村长啊。是别人要你来吗？谁把你领到这儿来的？”

这时，苏维里木坐在地上。他咽了口唾沫，两只眼睛茫然地望着对方说：

“我曾私下打听能帮我忙的人，我有事托他办，最后有人把我带你这里。嘿，为了这件事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头。”

“欢迎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杀一个人，需要一个精明的人去干，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忙？”

“什么？你想害人？”赫发哲听了大吃一惊。

苏维里木大声而坦率地说：

“我不是要杀人，而是要把他从苦难的世界中拯救出来。”

赫发哲摇摇头，笑吟吟地说：

“我还不明白你的意思，……请你再说清楚点！”

“问题很清楚，我想要你为我杀一个人，给你二十镑的酬金，这钱是我的全部财产。”

“这就是你最近卖掉四基拉特^①土地的钱吧。”

“我看你什么都知道……现在先给你一半，另一半事成之后可以直接拿到……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击中要害，一下子就把他打死。”

“当然啰，要他当时就一命呜呼。”

① 埃及面积单位，一基拉特等于二十四分之一费丹，合 1.75 公亩。

“你作了件好事啦，赫发哲大叔，咱们就一言为定，这是十镑钱。”

苏维里木雪赫把一包钱递给赫发哲大叔。他沉默了一会儿，脸上流露出安然自得的神情。然后他冷静地又带点激动的情绪说：

“你的对手明晚到我家去，他在作完宵礼^①后一小时整离开我家，将走打谷场那条路，经过艾卜·海布什水渠，然后朝那片椰枣林走去。那枣林里有一块空地，正是你动手的好地方，你看怎样？”

“最合适不过了。”

“他将随身带着下欠的十镑钱，那是我向他借的，明天还给他。”

“你所以要杀他，大概就是为了这个？”

“这是我的秘密，不能说。”

“好，随你的便。”

“明天就他一个人步行着来，头上蒙了一块白围巾，身穿一件黑色粗羊毛外衣。”

“他叫什么名字？”

“你打死他以后就会知道，现在不能……你明天就在我家附近隐蔽起来，他出来后，你就机警地跟踪他。”

赫发哲沉默了许久。过后他睁大那两只凶狠的眼睛，盯着苏维里木雪赫说：

“倘若你对我使什么坏心眼，那……”

① 伊斯兰教徒每天礼拜五次：黎明时晨礼，正午时晌礼，日落时晡礼，黄昏时昏礼和入夜时宵礼。

“我决不会做这种事。”苏维里木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说。

“……那我以我父亲的生命发誓：你将成为我的牺牲品。”

第二天晚上宵礼后一小时，一个头蒙白围巾，身穿黑色粗羊毛外衣的人从苏维里木家走出来。他迈着稳重的步子，急忙地朝旧打谷场走去，好象他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唯恐耽误了。他绕过艾卜·海布什水渠便向椰枣林走去，进了林子以后，便放慢了脚步，好象有点迟疑不前的样子……但他马上又专心一意地往前走了。走到枣林中间的时候，突然赫发哲手持木棒从林中闪出来，抡起木棒从那个人的背后劈头盖顶就是一棒，正好打在脑门顶上。那个人随即摇晃了一下倒下了，嘴里还若断若续地喃喃自语：

“去天堂……去天堂……”

郭裕池译

捉小偷……

在远方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被废弃的谷仓，旁边有一块大石头。青年阿卜杜·赛米尔坐在石头上望着村道。这条平坦的道路穿过哈桑老爷的田地跨过原野直通远方。路两旁是挺拔的树木，仿佛是警戒的卫士，守护着这片辽阔的土地。

青年用惶惑不安的目光朝前眺望，他在等一个人，因此注视着路上每一个过往行人：欢蹦乱跳的孩子们赶着牲口；男人们肩扛锄头，脸上露出听天由命的神色；妇女们身穿黑衣服挺着腰板，伸着脖子，头上顶着装干粮的篮子，迈着轻快而优雅的步伐。

青年的脸上忽然显出了笑容，乐得张开了嘴，露出两行整齐洁白的牙齿。他从石头上站起来。阿卜杜·赛米尔是个高个子、宽肩膀、仪表堂堂的小伙子。在他裸露的胸脯上，长满茸茸的胸毛；他的长衫下露出一双粗壮的小腿，酷似两段砍来的椰枣树的树干！

“莎比哈，莎比哈！喂，姑娘！……莎比哈！”赛米尔连续地喊叫起来。

姑娘牵着一头驮着两只空筐的驴子，她一听到喊叫，就向着声音的方向转过头来，看见赛米尔急忙地向她跑来。莎比哈内心感到喜悦，这种喜悦几乎全都从她那付漂亮的脸上表

露出来了，于是她赶忙用黑面纱把半个脸遮盖起来。这时，她用手里的小棍向毛驴连打了几下，它好象明白了莎比哈的意思，就连跑带颠地独自回家去了。

赛米尔来到姑娘跟前，姑娘却把见面时的激动心情再次隐藏起来，不时地拉紧面纱，遮住下半个面孔。这位青年把姑娘带到荒废的谷仓前，两人默然无声，忐忑不安地在门口站住了。

赛米尔低着头，眼睛瞧着地，待了好长一会儿。他才喃喃地抱怨说：

“莎比哈，你有好几天没来干活了！”

姑娘放下面纱，掸掉长袍上的尘土。这时露出了年轻秀丽的面孔。青年抬起头望着她，观赏着这张美丽的脸。姑娘急忙地拉起面纱，她的眼睛里流露出犹豫、不自在的神色。

赛米尔和莎比哈是在哈桑老爷家干活时认识的。赛米尔是老爷的贴身奴仆，主人信任他，让他保管一切财物。赛米尔品行端正，忠实廉洁，一心一意地在主人家干活。

莎比哈也常来哈桑老爷家帮工。每当老爷家活儿忙，需要使唤村里的年轻人时，莎比哈也时常来干活。

赛米尔和莎比哈由相识发展到有了爱情。他俩的这种关系在村里传开了，因此当他俩在一起时，人们就窃窃私语：

“祝这一对情人幸福！”

消息传到莎比哈父亲的耳中，他很不高兴。这怎么办呢？他女儿已获得村长的欢心，他急切地希望女儿和村长结婚。

有一天，青年来到莎比哈家，向她父亲提出与莎比哈结

婚。他父亲听了很生气，蛮不讲理地、粗暴地指责赛米尔竟敢向他女儿求婚。

赛米尔为了达到和姑娘结婚的目的，直截了当地向莎比哈的父亲吐露了他对姑娘的爱情。但是这只能激起她父亲的恼怒。姑娘的父亲对着青年脱口而出：

“你说的这些有辱我的声誉……你知道谁向我女儿求婚吗？你能够付聘金吗？你给我走开，不要妨碍我女儿，也不要再来勾引她，否则会带来恶果。”

赛米尔蒙受了耻辱，颓丧地走了出来。但他并不灰心失望，仍想努力使莎比哈的父亲回心转意，不管为此付出多大的力量，受到多大的责难。

莎比哈仍然不声不响地站着，赛米尔一个劲儿地端详着她。莎比哈的眼神表明她的心地是多么纯洁、明亮、善良和自信。

莎比哈记起刚才好象赛米尔曾向她提出一个问题：你怎么有几天没来干活了？

赛米尔又接着说：

“莎比哈，你没来是因为害病了吗？”

姑娘低着头回答：

“我没有害病！”

“那你为什么不来呢？”

姑娘还是低着头，又搓搓手，没有答腔，青年说：

“那你什么时候再去哈桑老爷家干活呢？”

她抱怨地说：

“我不去了！”

青年感到惊异，急忙问：

“为什么？”

姑娘想回答，但是话在喉咙里给梗住了。最后她抬起头对赛米尔说：

“我父亲要我这样做！”

“怎么回事？”

姑娘用面纱的一端将半个脸遮住了。她接着说：

“我父亲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很不高兴！”

赛米尔激动地叫起来：

“你父亲想拆散我们吗？”

姑娘无可奈何地说：

“他就是要这样做。”

“那你的看法呢？”

“我能作些什么呢？”

赛米尔眼里冒火，气呼呼地说：

“你父亲拆不散我们。”

姑娘紧接着说：

“只几天的功夫了。”

赛米尔又叫起来：

“几天之后要怎么样？”

姑娘没有回答，赛米尔气愤地接着说：

“你怎么不往下说呀？你怎么不明白地告诉我：你已是村长的未婚妻了？但是，我以伟大真主的名义，向你发三次誓：这桩婚事……”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卡住了。他的青筋暴出。一会儿又

声音颤抖地接着说：

“我的的确确向你发誓：你的这桩婚事决不能成功，只要我活着，你决不可能是别人的！”

赛米尔紧紧地皱起眉头，脸上露出邪恶强暴的神色。姑娘立即感到疑惧和害怕，不安地收敛目光，心里自言自语发问：从来没有看到过赛米尔这个样子，他的面容变得象吃人的野兽一样可怕，这难道就是性情温和从来不跟人吵架拌嘴的赛米尔吗？

青年呼哧呼哧地喘气，待了一会儿，他的眼睛里射出狡黠的目光，姑娘走近他，并安慰他，使他息怒，她说：

“赛米尔，你冷静一点……不要轻率和卤莽！”

青年温和地说：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忍耐，慢慢儿来。”

“忍耐到什么时候？等到事情从我们手中溜脱？等人家把事儿都办妥，我们对此保持沉默？”

姑娘两眼望着天空，好象指着天说：

“一切事情都由真主安排，我们只有顺从真主的意旨！”

赛米尔面带愁容，喃喃地诉说委曲：

“莎比哈，你不爱我了，你说的话与一对情人之间的事无关！”

姑娘没有吱声，沉默了片刻。接着一下子哭起来。赛米尔感到为难。他挨近姑娘，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进谷仓，让她坐在干草堆上，给她拭眼泪，忧愁而痛苦地对她说：

“别哭，莎比哈，你一流泪我的心都碎了，我相信你是爱我

的，但是你要嫁给村长这件事好似一柄匕首插入我的心。我要尽一切力量使村长娶不了你。我还要去找你父亲，提出和你结婚，我想这次他不会同以前所做的那样，他一定会同意，一定会同意。”

莎比哈两眼噙着泪水，凝视着他说：

“我父亲怎么会同意你呢？怎么才能解除同村长的婚约呢？”

赛米尔张开嘴想回答她，但被口水噎住，咕噜咕噜地连一个字也说不出。他的两眼闪闪发亮。最后，好不容易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父亲一定会同意把你嫁给我，这次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他的眼珠在眼眶里转动，眼睛里显出不安的神色。过一会儿，他伸手按住姑娘的肩头，摇了摇说：

“我有聘金啦！有聘金啦！”

莎比哈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脸上露出笑容，她谛视着赛米尔说：

“你有聘金了？你有三十镑钱？”

“我有了……有了！”

“你带着吗？”

“带着，在衣袋里你要看看吗？”

他伸手到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两手哆哆嗦嗦地点给莎比哈看，嘴里还唱着数目：

“一五……一十……十五……”

唱到三十，抬头对莎比哈说：

“莎比哈，这是你的钱，这是我明天要交给你父亲的聘金。你收下这些钱吧……你好好看看，这是属于你个人的钱！”

他硬要莎比哈把钱拿上。但是莎比哈没有伸手去接钱，突然她的脑子里闪出疑问，就问道：

“赛米尔，这些钱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赛米尔皱起眉头回答：

“你用不着知道，只知道聘金有了就够了！”

莎比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

“第一，你没有牲口，否则我可以说这是你卖掉牲口的钱！”

她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凝视着赛米尔说：

“第二，你没有亲戚，否则我说这钱是他们借给你的，或者是帮助你的！”

赛米尔怒气冲冲地说：

“我没有向哪个亲戚或外人借过钱！”

莎比哈接着说：

“至于你那吝啬的主人哈桑老爷，他不会赐给你什么东西，那么这三十镑钱你从哪儿弄来的呢？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吧！”

赛米尔听了姑娘的这番话感到忧愁。他忿忿地强硬地说：

“你和这些没有一点关系，不用你负责！”

她认真地说：

“我要知道这些钱的来源……”

赛米尔嚷起来：

“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用不着再问从哪儿来的了。”

莎比哈用两只聪颖伶俐的眼睛盯着赛米尔。他想避开莎比哈的目光，象是提防莎比哈看出他的破绽……

她观察着，思索着，然后捶着自己的胸口说：

“我担心这是哈桑老爷的钱，是你偷来的！”

赛米尔惊慌不安地喊起来：

“这完全是废话！我对你说过，这些事与你毫不相干，你把自己置于毫不相干的事情上！”

“赛米尔，事情很清楚，这不是你的钱，把它放回原处吧，祈求真主护佑，使你避开恶魔！”

“这是我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不，这不是你的钱，你不要再逞强了！”

“难道你想错失良机，托辞不同我结婚，而让村长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吗？”

“我的聘金不应该是非法的钱！”

赛米尔气呼呼地说：

“这是什么污秽的话？我将把这笔钱交给你父亲，是我娶你的聘金……无论如何，你是属于我的！”

莎比哈温和地接近赛米尔，甜蜜地说：

“赛米尔，你听了我的话不要难过……我爱你，希望你幸福。这笔不合法的钱拿上没有好处，用它结成的婚姻真主也是不满意的！”

她的眼泪一边从两腮往下流，一边恳求地说：

“你答应我吧，把钱还给主人！”

“不，我决不把钱送回去，这些钱已经是我的了，谁也不能

再从我这里要回去!”

莎比哈眼里含着泪水，窒息地尖叫：

“我不要用你偷来的钱作聘金，我不接受，绝不接受!”

赛米尔挨近她，热切地说：

“莎比哈，我不能放弃你，你不可能做别人的妻子!”

他紧紧地挨着莎比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然后声音颤抖地说：

“莎比哈，我为你偷了这些钱，从我的主人、我的恩人哈桑老爷的柜子里偷来的，但是这种偷窃真主也知道是正当的。因为我是无能为力一无所有的穷人。真主考验我，要我同村长争夺，但是他有钱有势……我用什么武器去同他搏斗呢？你是了解我的，我是没有法子才偷了钱。假使有别的法子使我们幸福安逸地一起生活的话，我是不会去偷窃的……当我听到你要和村长结婚的消息我心里多么难受。我瞪着两眼，蹲了一宿。后来，我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作了现在所作的事，我拿了这些钱。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去的，又是怎么伸手拿的钱。我看到柜子里有好多钱，然而我只拿了聘金所需的钱数，只是大宗钱财里的一点点，大海里的一滴水。真主给我作证：今后我要把拿的钱一点点地还回去，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偷别人的钱。我不会拿任何不义之财!”

莎比哈仍然忧愁地哽咽着。她感到赛米尔呼出的气扑到她脸上，他的嘴唇贴到她的脸颊上了。他把钱塞到莎比哈的手里，用象竹根蛇发出的丝丝声的沙哑音调说：

“莎比哈，我爱你，我没有你就活不下去，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眼睛里的光辉！这是你的钱，你收下吧，爱怎么花就怎

么花吧。……”

说完他在莎比哈的脸蛋上接连地吻了几下。莎比哈只觉得这一阵亲吻好似蝎子的刺蜇，她的手碰到钞票就象烈火灼烧……她忽然推开赛米尔，躲开他，接着说道：

“赛米尔，你放开我，放开我！”

莎比哈看着赛米尔这付令人恐怖的脸，简直不敢相信。赛米尔的脸上显现出邪恶、凶狠、残暴的气色。他的脸象是血染的，而后再蒙了一层漆黑的灰土……一阵恐怖感立刻遍及莎比哈周身，她继续躲着赛米尔，并且央求赛米尔放开她，但是赛米尔一点也没有了解她的意思，反而以这付可怕的样子向她逼近，瞥见她的脸色在变化，她的嘴要发出喊叫……

赛米尔和莎比哈扭打搏斗起来，赛米尔占了上风，莎比哈发出一声声的喊叫，但青年用他的粗手堵住莎比哈的嘴巴，不让她叫出声来……

不过，姑娘还有点力气把赛米尔的手从嘴上拉开一点儿，只听得她喊：

“放开我……我不接受……离开我……我讨厌你！”

赛米尔用粗哑的凄惨的声音回答：

“你不能跟别人结婚……你爱我，我爱你！”

“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赛米尔用力捂住她的嘴。莎比哈可怕地狂叫一声，震动了整个谷仓。赛米尔惊慌不安，他想：人们将要从四面八方围住他；莎比哈将从他手中逃脱，逃向那个人——他的情敌村长那里！

他浑身哆嗦，好象一层乌云遮住眼睛，他蓦地双手扼住莎

比哈的脖子，不让出气，使劲地掐，这时他嘴里含糊不清地叫着，象一头被捆的牦牛的嚎叫声：

“你不能跟村长结婚！你不能跟别人结婚！你是属于我的！”

姑娘声嘶力竭地喊叫，赛米尔松开了手。猝然间，她倒在草堆上……

赛米尔凝视着莎比哈，站了一会儿，他的神志逐渐清醒过来。他跪下来摇了摇莎比哈，呼叫着：

“你起来呀，你起来呀！”

他使劲地用拳头接连捶了几下，颤抖地大声叫着：

“你怎么不回答呀？你起来吧！”

赛米尔抓住她的肩膀扶起来，发现她脑袋向前耷拉着。突然她的身子从赛米尔手中滑下来，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

赛米尔惊恐地细细地看了看莎比哈，又往后退了几步，高声嚎叫起来：

“不……我什么也没干！”

接着，他趴在地上，一边用指甲刨土，往自己脸上摔泥土，一边痛苦地号叫着，呻吟着。

当时，哈桑老爷正经过这个地方。他手持念珠，眼看四方，口中念念有词。他头上戴着一顶无檐的上耳其红毡帽，帽沿盖住耳朵；身穿一件补缀很多褪了色的大衣；脚上趿拉着一双旧鞋。

他正走着，忽然听到一阵呻吟。于是走近谷仓查看，看见赛米尔在地上翻滚，他急忙上前问他：

“赛米尔，你怎么啦？”

赛米尔向他抬了抬头。赛米尔面孔乌黑乌黑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他张开手，一沓子钞票掉在地上。他象个临死的人似的，喉咙里发出格咯格咯的声响：

“在你跟前的是你的钱……真主使我跟它无缘！”

哈桑老爷迅速地拣起这叠钞票，细细地看了看，问道：

“你就偷了这些吗？”

赛米尔冲着他恼怒地大叫：

“你离开我，别管我！”

这时候，哈桑老爷看见一具女尸倒在干草上，他胆怯地走近一看，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被惊呆了。然后一边往外跑，一边喊叫：

“捉小偷……捉小偷……捉凶手……捉凶手！”

邬裕池译

纳 德 日 雅

在阿什—沙玛利赫村，阿玛尔·阿斯—萨达维族长和他的朋友扎卡利亚族长在自己家里吃早餐。阿玛尔·阿斯—萨达维默默地坐着，低垂着头，神色忧虑不安，仿佛他的思想漫游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偶尔把手伸到盘子里，拿起一片面包，机械地放入口中。

这时，老女仆乌麦·莎利比亚非常慌忙地走进屋来，她弯下身子向阿玛尔·阿斯—萨达维族长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一听到她的话，突然哆嗦一下，眼睛充满了血丝，怒冲冲地瞅了她一眼，叫道：

“我的女儿纳德日雅回来了吗？我没有一个女儿叫这个名字的！……走开，老婆子，要不我就拿手杖打破你的头！……”

他抓起手杖举向老女仆，她吓得从房里跑出来。

阿斯—萨达维族长注意地看了看自己的朋友扎卡利亚，激动得断断续续地说：

“十年前，我把她象一条狗似地从这儿赶了出去。她哭着请求宽恕，但是我怎么能够原谅她？她那永远洗不掉的耻辱玷污了我的名誉。由于她的缘故，我成了全区人们的笑柄。我

从此对谁都抬不起头……不，我对她并不残忍。按她的罪过说，她早就该死了。”他用拳头捶着胸膛，继续说道：“她十六岁的时候使自己的父亲受到耻辱。她瞒了我整整一年。她住在我家里，就在我身旁，她为自己的罪过感到苦恼，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晓得……”

扎卡利亚开始安慰自己的朋友，不久，两个老人重新靠近餐桌，阿玛尔·阿斯—萨达维低垂着头，又陷入了沉思。扎卡利亚起身和主人告别后便离开了。剩下了阿斯—萨达维一个人。他想起遥远的过去，那时他的女儿纳德日雅还是一个小姑娘，他把她放在肩上，逗她玩……回想起他怎样和她到田里去，任她牵着水牛到她想去的地方……想起了她在集市上给自己挑选糖果……他看见她笑咪咪地、象一只温驯的鸽子般在他身旁飞来飞去。她跑到他面前来，把头躲在他的怀抱里……可是到了睡觉的时候，他把女儿的头靠在自己的膝上，象一个慈爱的妈妈那样给她唱歌，讲故事。

眼泪从他眼中流了出来。他伸手拿起了古兰经，想读，可是他的眼睛茫然若失地东张西望。

二

乌麦·莎利比亚出现在门口，她缓慢地、胆怯地挨近族长，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她。于是这女仆坐在他旁边，不声不响地拍拍他的腿。发觉乌麦·莎利比亚来了，他马上站起来气汹汹地向她说：

“小心！别跟我讲她的事！”

乌麦·莎利比亚抓着他的外衣，含着眼泪恳求道：

“发发慈悲吧，老爷，发发慈悲吧！难道还有什么比慈悲更好的东西？”

“我不懂什么是慈悲！”

阿斯一萨达维全身都颤抖起来，胀红了脸。乌麦·莎利比亚对他说：

“她在我的家里……等着你呢。要不是害怕的话，她就会到这儿来伏在你的脚边了。”

阿斯一萨达维族长使劲把她推开，喊道：

“走开……离开这儿！”

“她想见你……她要死了呀！”

“那就让她到地狱里去……”

“你的女儿后悔了，为了要死在你的怀抱里，她回来了。”

族长怒不可遏，从家中跑了出来。他不知道上哪儿去、干什么去。空气热得好象是在一个炽燃着的火炉里。老族长仿佛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反反复复地说：“纳德日雅回来了，纳德日雅回来了呀！”

这句话合着他的脚步的节拍重复着，好象是他的脚步单调地敲出来的。后来话声更响了；他在牲畜蹄子的得得声中，在树叶的沙沙声中也听到了这句话。甚至遇到熟人向他问安，他也感到他们在重复这句古怪的话。他听到这句话在他身上也发出声响，并且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回声。

阿玛尔·阿斯一萨达维族长好象是摸索着慢慢走去。他的样子既可怕，又可怜。他想到咖啡馆里去，哪怕只能稍微摆脱这个声音一会儿也行，但他犹豫了一下，走得更快了，象是

怕耽误了约会……

他猛然清醒过来，晓得已经来到了一座他很熟悉的房子前面。他哆嗦了一下，呆呆地立在门前，突然大声喊：

“纳德日雅，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族长迅速地走进房去，看见在自己面前，一个孱弱消瘦的人躺在地板上。他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在这儿，父亲。”

阿玛尔族长扑向他的女儿，眼泪直淌，喘不过气来。

“纳德日雅，我亲爱的女儿！……纳德日雅，我的小女儿啊！”

他们抱头痛哭起来。……

阿玛尔平静下来，便把他的濒死的女儿紧搂在自己怀里。纳德日雅的心里感到一种奇异的宁静，疼痛忽然消失，她似乎觉得又复活了。她紧贴着父亲，象是怕失去他似的。他们合上了眼睛，默不作声。这时候，他们的心融合在一起，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他们又重回到过去。分离后的漫长岁月就在这刹那间消失了。好象魔杖一挥，耻辱和痛苦的日子里所产生的一切都消失了。终于阿玛尔族长低声说道：

“我的女儿……我们一同到集市上去，你给自己选些糖果……水牛在这儿，你牵着它的缰绳，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

纳德日雅声音微弱得好象一丝清风，回答说：

“糖果……水牛……集市……”

她颤动了一下就死了。可是老族长阿玛尔还象在睡梦中一样讲着故事：

“有过呢，还是没有过呢，啊，我高贵的先生……从前的时候呀有那么一个机灵的人，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一个女的叫西特·阿里—胡松……我的故事会很好听呢，如果我讲起那先知的名字，啊，为他祈祷，让他安息。”

三

日落前，一个简单的送葬的行列从乌麦·莎利比亚家里走出来，通过一条偏僻的道路，仿佛是要瞒住外人的眼睛似地走向墓地。

晚祷后，阿玛尔族长低低地耷拉着脑袋走回家来。他慢慢地走着，重复地说：

“光荣归于永生的主！”

第二天，是星期五，将近中午的时候，阿斯·萨达维族长从家里出来，他慢慢走着，到清真寺去作祷告。

他走进清真寺，和平常一样走进人群。阿訇登上了讲台，开始用宏亮的声音宣讲通奸的罪恶，并且诅咒通奸者。人们虔诚地听着。

阿訇对那些误入迷途的人大加诅咒，并说在地狱里已为他们安排下最可怕的惩罚。

阿斯—萨达维族长倾听着他的说教。突然他挺起身来喊道：

“审判这些人的不是你，人呀。只有真主是最伟大的审判者！”

阿訇和所有的祈祷者都莫名其妙地望着他，想叫他住嘴。

可是族长愤怒地继续说：

“我不愿意听到任何人议论她。你们都是一群伪善的狗！而她却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心。她忏悔后死在我的怀里。”

他跑上讲台，一把抓住阿訇，想要掐死他。但是他忽然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阿玛尔·阿斯一萨达维族长倒在地上了，他的嘴角冒出白沫。

孙琪璋译

茜 特 · 库 鲁

我在医学院求学的时候，住在德尔布·哲玛米兹大街的一所楼房里。从我住的那个房间向外俯视，正好是雅古特师傅开的理发店。

日子一久，我和理发店主人熟识了。当我功课作得厌烦，或有了空闲时，就下楼去他店里闲坐聊天。他风趣而朴实地给我讲生活中的奇闻轶事和他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由于他性情温和，为人老实，作风正派，我很乐意去他店里串门。

雅古特师傅的理发店里有个伙计，名唤安固得。他高高的个儿，宽宽的肩膀，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但是他很自负，非常骄傲……师傅不在店时，他手捻刚刚长出的唇髭，往店门口一站，一会儿弯身哈腰，一会儿挤眉弄眼，用眼睛溜着过路的妇女；嘴里说些挑逗调戏的污言秽语。

雅古特师傅知道青年的这种褻渎习气后，就常常训斥他，生他的气。但是他出于父子的感情，很快就宽恕了他。这毫不奇怪，青年是他的义子，他把他从小抚养成人。要不是他这个养父，安固得差点成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流浪儿。

那时，我时常劝导这个青年，要他懂点儿羞耻，要听从父亲的话。不过他对我的一片好心常常报以轻蔑的一笑，依然不务正业，胡作非为。我发觉：他常常在背后说师傅的坏

话，而且嘲笑他，根本不把师傅放在眼里……我向自己发誓：以后不再同他谈改过自新的话了，而且我对他产生了厌恶和鄙视。

有一天，我看见雅古特师傅诉说着安固得的忤逆不道，几乎为青年的行为所激怒，于是我问道：

“他这样为非作歹为什么不把他赶出去呢？”

他朴实而自然地回答我说：

“要不是我妻子的一番话，我差点把他赶出去了。妻子要我怜悯他，说他一旦被赶了出去，将无栖身之处；又说要对孩子负责，他就是我的大儿子，我有赡养他的义务。”

雅古特师傅凝视着我，往下说：

“我妻子说的话很对，她的心是多么善良啊……倘若这孩子能够自立，我一定让他自己养活自己……你以为他长得又高又大，会给小孩剪头发了？可是他能做什么事呢？我对他一再忍耐，但愿真主引他走上正道……”

最后雅古特师傅告诉我说，他住在离店铺不远的赛义德·宰乃白区，家里除了妻子外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名叫茜特·库鲁。师傅非常疼爱女儿，常常把她带到铺子里来，让她在自己的身边玩耍。我曾经见过这个小姑娘，她天真烂漫，活泼可爱，有一付笑盈盈的脸。她不停地玩着她的花布做的睫毛又浓又长的洋娃娃。……我和蔼地走近她，问：

“新媳妇啊，你好呀？”

她目光温柔地望着我，喃喃自语地回答我的话，问我好。接着，她又害羞地去玩她的布娃娃。每当我给她带了糖果时，她就紧挨着我，对我很亲热，温柔而亲切地同我讲起话来。

有一天，我看见雅古特师傅显得浑身无力，非常衰弱，还伴着一阵可怕的咳嗽，这使我很忧虑。我很怜悯他，同情他，向他表示：我愿意给他检查一下身体，并且尽最大努力，运用医学上的新方法给他治病；但他托辞拒绝了，深信不移地说：

“先生……只有托靠真主。”

雅古特师傅常常很迟才来店里，为此他编造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弱，脸色变得灰暗。

有一次，我到 he 那里，跟他握手。我觉出他在发烧，立刻对他说：

“雅古特师傅，你怎么不顾自己的身体，今天你完全应该躺在床上。”

他不好意思地沉默了，接着又满不在乎地、无力地笑了笑说：

“假若我听了你的话，躺在床上，那谁来养活家呢？你以为安固得能给我挣几个钱吗？这个看起来长得又高又大、吊儿郎当的家伙会剪小孩的头发吗？‘医生’！我跟你说过，只有托靠真主！”

几天以后，雅古特师傅不得不躺在床上。为了使自己的诺言兑现，我和一位已毕业的医生一同到了他家。我尽量帮助他，给他作了诊断治疗。后来，他的病情减轻，健康逐渐恢复。

我耽搁了一些日子，没有去看他。有一天上午，我到他家去。我敲了门以后，等了很久。在我等候时听到房内一阵骚动，混杂着脚步来回移动的声音。最后门开了，出现了雅古特师傅的妻子，只见她蓬头散发，神情不安，含含糊糊地说：

“师傅不在家。”

说完就把门关上了。我有点好奇，站在原地一直未动。这时，有一阵悄悄说话声传到我耳中，这分明是雅古特师傅的老婆同一个对我来说并不生疏的人的谈话声，一会儿，耳语停止。我立即离开那里，前往雅古特师傅的铺子。到了店铺，看见他在门口逗着女儿玩，小姑娘摇晃着布娃娃，哄它入睡。我站在他跟前问他：

“你有病怎么还出来呢？不怜惜怜惜自己？”

“感谢真主，今天我好多了。”

我拉住他的手，试了试体温和脉搏，然后我说：

“身体确实有了好转，不过你还必须注意保养，工作不要过累……为什么你还一个劲地放纵安固得，不管管他？你怎么不让他帮你做点事儿？”

他以嘲讽的口吻回答我说：

“安固得！……安固得在哪儿？他出没无常……已经有三天没见到他啦。”

他的话使我惊奇万状。我耳中又响起刚才在师傅家门口听到的轻轻的说话声，我本想把这件事直接对他讲，但是我忧愁地低下了头，讲不出话来。

在我的照料下，又加上他继续治疗，最后他完全复元了。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安固得比以前好了，听从师傅的吩咐。他把自己的事务安排妥当，帮助师傅工作。不过我一直躲着他，因为一看见他就勾引起我对他的讨厌和憎恶。

夏季来临，我去外地过暑假的时候到了。我向雅古特师傅辞行，在他那里坐了很久。给他制订了治疗计划和告诉他

护理的要点，尽我能力向他作了指导。在我告退时，他一再高呼真主，为我祈祷祝福。

我离开首都三个月，新学年开始时，我回来了。我一到家，向雅古特师傅的铺子投了一眼，发现铺子关着。我向邻居打听，才知道师傅卧病在床已有一星期了，我决定第二天去看他。次日上午，当我走近他家时，恰巧碰到师傅的女儿茜特·库鲁坐在人行道边的台阶上，她脸上带着哀愁，没精打采地玩着布娃娃。我一叫她，她就站起冲我跑来。没过多久，她一边抱住我的膝盖，一边唏噓抽噎起来，接着就哭了。我弯身安慰她，问：

“小姑娘，你怎么啦？爸爸好吗？”

她抬起头，两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语气急促地说：

“妈妈死了，妈妈死了……”

她又哭起来。

由于怜悯小姑娘的悲痛情绪，我的心受到了震动，我无法回答她。为了使她不再伤心难过，我拉住她的手，走到附近胡同的一家糖果店，给她买了糖果，让她高兴起来。而且我对她说：

“这些糖果都是给你的，也给你漂亮的布娃娃……”

小姑娘脸上露出笑容，把我领到她家门口。然后挣脱了手，回到人行道旁她原来坐的地方，剥开裹糖纸吃糖。

我登上台阶敲门，等了一会儿我又敲。后来听到缓慢的脚步移动声，还伴随着一阵撕心裂胆的干咳。门开了，出现了雅古特师傅。向我问好，表示欢迎……我随他走进屋，他费了很大力气给我搬来一张凳子，用衣角拭了拭上面的尘土，他

说：

“先生，请坐。你稍候一会儿，我给你煮点咖啡。”

我再三对他讲，不麻烦了，咖啡免了。于是他在我身旁的一张矮椅子上坐下，我的目光盯着他，细细打量着。他显著的变化使我吃惊：身躯干缩，满布皱纹，面带褐色，凄苦万状。他象聊家常似的直截了当地将他的情况告诉了我，说得很详细。我一边听他说，一边在想，他或许会把我刚才在门口从小姑娘那里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但是他没有说，因此我不得不说了：

“我在门口碰到茜特·库鲁，她在哭。”

他的脸立即遮上了一层乌云，一字一字地喃喃地怨诉起来：

“是的，她哭她妈……”

我立刻对他说：

“希望你节哀顺变，真奇怪呀，你的太太怎么会未病而终？”

他手背朝外轻蔑地随便摇摆一下，做了个手势，语气呆滞地说：

“她已经死了，别的不用提了！”

他显得十分激动，蓦地站起来，象是寻觅一个办法，借此抑止不安的神经，但不久便倒在椅子上。我紧紧挨着他，察看究竟，使他缓过气来。只见他两手遮着眼睛，难过得悲咽起来。

我安慰他说：

“师傅，你要忍耐呵，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人生总不免一死。”

他连连拭泪，凝视着我，声音颤抖地说：

“你以为我在哭她吗？你以为她真的死了？她该诅咒啊，真主也不会放过她。”

我感到惊讶，便问他：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对女儿撒谎，也可以说是对她妈的嘲笑，所以我告诉她说她妈死了，事实上她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奔走。”

我惊奇地问他：

“师傅，为什么这么说？”

他低下头，拨弄着衣边，声调谦下自卑地说：

“她撇下了认为对她没有好处的患病的男人，逃走了，你猜是谁带她逃走的？是安固得，我的义子，这个放肆的、道德败坏的畜生。唉！我当时没有听你的忠告，把他赶走，因为怜悯他把他留下了！”

“人么总有不忠不孝、无信无义的，对于过去的一切不要难过了！”

“我倒不是为自己难过，而是为我女儿忧愁。她失去了母亲，不久又将失去父亲，要成为举目无亲的孤儿，以后没有亲人怜恤她、关怀她。我死后这个小姑娘的命运将是怎样呢？今天我有病，明天离开人世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握着他的手说：

“不，你将同女儿幸福地活着，你不要胡思乱想，你不会失望，常记真主，你身体很好！”

他摇摇头，继续往下说，声音里带着涕泣。

“先生，我的情况我都明白，你别骗我了……病情日见恶

化，死期临近……你听我说……昨天夜里我渴醒了，我没有叫醒女儿，让她给我拿水。我竭力挣扎，离开了床，摇摇晃晃地没走几步就跌倒了。我只感到天翻地覆，我认为，我已完全取得今世应得的一份，我的寿限快要完了。”

雅古特师傅垂头伤心，哀愁满面。这时，突然从门外传来一阵响声，茜特·库鲁手里拿着吃剩的糖果一蹦一跳地进来了。

小姑娘走到父亲身旁，把糖往父亲的嘴里塞。父亲露出笑容，慈祥地激动地搂住小姑娘。

这之后几天里，我忙于自己的事务。到星期五，我才记起了雅古特师傅，决定在傍晚去看他。

我吃了早点，正坐着一边品咖啡，一边快地翻阅一堆当天的报纸，听到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谁呀？”

“我……我……开门。”声音很轻很柔和。

我站起来，开了门。茜特·库鲁面带愁容，缄默地走进来。她不安地搓搓手指，张着失神的两眼。我顺手轻轻地摸着她的头发说：

“茜特·库鲁，欢迎你，小姑娘，有什么事吗？”

她拉住我的手臂，呢呢喃喃地说：

“我怕……我怕……”

“怕什么？大白天你还害怕？”

她恳求地望着我，拉着我指着门说：

“你来，同我一起到我家吧，你来，同我一起去。”

“有什么事？你爸爸好吗？”

“他在家睡觉，你来，同我一起去，我怕！”

她紧拉着我，硬要我同她一起去。我没法说服她，只得跟着她走。这时，各种各样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起浮翻腾。

在路上，茜特·库鲁滔滔不绝地告诉我所发生的事：

“夜里，我正睡着。发出一阵响声，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我怕极了，把身子缩起来。后来声音不响了，我在被窝里喊爸爸，他没有醒。于是我闭着眼睛，摸到爸爸床上，我搂着爸爸的脖子，在他身边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但是爸爸还在睡着，我叫他，摇了摇他身子，但他还是没有醒，我害怕了，于是离家找你，请你同我一道回家，叫醒我爸爸。”

我脑子里一个劲儿的转着雅古特师傅的事，同小姑娘一道到了她家。走进她父亲的卧室，只见她父亲脸白苍白，躺在床上。我立即对他作了检查。没过多久，我拉起茜特·库鲁的手，走到门口，一边给她钱，一边对她说：

“你去卖糖果那里，买些你喜欢的糖果，你在那里等我，等我叫醒你爸爸后，再来叫你。”

小姑娘跳着下了台阶。

过一会儿，我做完了情况所要求的种种安排。然后去附近的一条胡同，在糖果店那里找茜特·库鲁。我看见她正和一群小伙伴在一起，向他们炫耀她手里的各种糖果，还把糖送给一些小朋友。

“茜特·库鲁，来呀……”我叫起来。

她向我跑来。我向她笑了笑，拉住她的手边走边说：

“茜特·库鲁，你喜欢我吗？”

她点点头，一口答应：

“很喜欢，先生，很喜欢。”

“就象我喜欢你那样？”

“不，先生，更喜欢。”

“那么，你就上我家去吧，跟我住在一起……”

“我爸爸呢？”

“他已出门了，不久就回来。”

她惊讶地叫起来：

“出门了？他醒了么？”

“醒了，因为一件重要的事，他匆忙地出门了，他会给你带来玩具和糖果。”

“要见不到爸爸了？”

“只几天功夫，你同我在一起，你不喜欢吗？”

小姑娘脸上露出羞怯的神色，我立即说：

“我们说定啦，好，你亲亲我！”

我弯下身，她在我脸颊上天真地亲了一下，然后放开我，在我前面快步地走着。我目光一直追随着她，种种思绪在心中翻腾。我掏出手帕，拭了拭滚下的眼泪！

邬裕池译

归 来

哈瓦姆迪在板哈本近郊有一座田庄，庄里有一座很旧的简陋的庭院，由于它周围都是佃农的房子，因而相比之下，它却显得高大阔绰。庭院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她的性格和生活都与这套房屋分不开，似乎她就是这套房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就是艾麦宰雅，住在面包房里，负责管理、打扫庭院。

她个子矮小，身体干瘦，窄小的脸膛儿上布满了皱纹。谁也不清楚她有多大年纪。她勤勤快快、兢兢业业地管理着家务，整天忙忙碌碌，不知道休息。她一会儿在面包房里烤面包，一会儿到禽舍里喂鸡鸭，一会儿又到牛棚里挤牛奶，或者头顶水罐穿过芳香四溢的院子去打水。她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象二十岁的姑娘一样的利落。她的右手前后摆动，就象接受检阅列队前进的战士。

好些年前，艾麦宰雅也有自己的家和孩子，也有为她的舒适幸福的生活而操劳的好丈夫。她是家庭的主妇，只伺候、服侍她的丈夫和孩子。但是，这种幸福愉快的日子没过多久，人的命运偏偏与她作对，突然死神夺去了为她挣口饭、保护她荣誉的好丈夫。然而，她勇敢地承受了命运给她带来的沉重打击。从那时起她就拼命地干活，给别人帮工，家里、田里的活计样样都干。稍大一点的儿女也帮助她干活，以维持他们的生

计。但是，她的命运太苦了，死神先后地夺去了她的这些儿女们。最后只剩下一个十三岁的女儿，和她一块儿多生活了几年，等到她结婚生下一个“小宝贝”，也象其他的兄弟姊妹一样被死神夺去了生命。就这样，艾麦宰雅除了小外孙以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她的女婿为了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就把小外孙留在艾麦宰雅身边了，后来她女婿又结了婚。从那时开始，艾麦宰雅就带着小外孙来到了哈瓦姆迪的家，当她决定在他家定居下来时，两人就搬进面包房里住下了。

“小宝贝”在面包房里一天天长大，他睡在糠皮草堆上，醒来就在泥地上滚爬。“小宝贝”的肤色是闪亮的古铜色，象一个刚烤熟的热呼呼的面包。他从小闻惯了面团的新鲜味道和香喷喷的熟面包味。他人小，好奇心强，常常在早饭前，不止一次地跑到烘烤面包炉前，俯身观看炉内烧得红通通的煤饼。他离炉内燃烧着的火舌太近了，几乎要被火烧着了，外祖母这才不得不把他拉开。他很淘气，经常把小手伸进和面的木盆里，弄得满脸面糊；或者面包一烤熟，就抢着去拿，硬要掰开热乎乎的面包吃，结果把小手烫疼了，又放进冷水里去冰。总之，“小宝贝”成了一位混世魔王，自封是面包房里炉火和面粉这个国度里的暴君。外祖母无微不至地疼爱他，不但把从前对丈夫和儿女们的疼爱全给了这位小外孙，就是自己对生活的爱也全给了他。因为她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他身上了。他完全是为了小外孙而活着。

艾麦宰雅性情贤惠、温柔善良。尽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她有一种非凡的忍耐力，因而她从没有流露过痛苦、悲伤，或者反抗。也没有流露过一句怨言或者悲观厌世的情绪。她

的眼角上反而始终挂着甜蜜的微笑，这种微笑反映了她心满意足，有谁能看到过她嘴角不带微笑，或者拿起面纱遮住下巴的情形呢？每当有人问她：“艾麦宰雅，你的生活怎么样呵？”她总是娴静稳重地回答说：“赞美真主！感谢真主，万事顺利！”

哈瓦姆迪家的人时常来田庄看望她，就坐在炉灶前她的身边，看她用铁铲子翻面包或者随她到鸡鸭舍里去，看她用麦麸子和面包皮给鸡拌食。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她讲述吸引人的故事和笑话，而“小宝贝”则象一条忠实的小狗守在她身旁。无论她走到哪里，他都跟到哪里，一旦看见她挪动脚步，他总是抢着揪住她的裙角，生怕把他丢下。有时，她想腾出身来干点事，只好拿一根玉米秆哄他，让他当马骑。“小宝贝”骑着玉米秆欢天喜地地满院子跑。

等“小宝贝”长大一点的时候，他的胆子也大了，也敢一个人跑出院子，找小伙伴一块爬到土丘上去玩。然后骑着在那儿放牧该归圈的驴子回家来；有时中午他跑到小清真寺去，和在那儿睡午觉的真主的信徒们开开玩笑；有时，他又跑到田里，和田庄的姑娘们一块跳舞，跟她们一起高唱姑娘们最爱唱的歌曲：

啊！

葱葱郁郁的树林，
翠绿翠绿的草甸，
茁壮茂盛的禾苗，
这些都属于庄园。

啊！

这一丰收的景象，

都是我们用汗水浇灌。

艾麦宰雅不止一次地跑到大田里去找他，甚至硬把他领回家，于是他一路上连喊带哭。领回家后，外祖母又心疼地哄他，给他一小节甘蔗，让他慢慢地嚼它，咽它。

当他满七岁的时候，就跟着哈瓦姆迪家的小少爷到田里去玩，和小少爷们在田里吃西瓜，吃黄瓜。有时，小少爷想到邻村去玩，他们就骑上驴子，“小宝贝”拿着一根棍子跟在后面，边赶驴子边跑。

“小宝贝”的爸爸带着新婚妻子搬到哈瓦姆迪田庄附近的小镇子上去了，因为那里可以赚更多的钱，因此，他只能逢年过节才看见爸爸。

* * *

有一天，“小宝贝”的爸爸突然来到田庄，艾麦宰雅不知道他的来意，有些害怕，忙问他来干什么。他告诉她说，他经过反复考虑，打算把儿子送到开罗有钱人家当个佣人，因为他觉得这个时代让儿子呆在农村种地没多大奔头，赚不了更多的钱。孩子在大城市里干事，将来长大了，会有千百种职业供他挑选，实际上，城里人的生活舒适愉快，多好啊！可是，艾麦宰雅不同意他爸爸的意见，要求把外孙留给她。然而女婿根本不理睬老太婆的要求，并威胁她说，要是把孩子留在她的身边，就会白白断送他的前途。如果真心为了外孙的幸福着想，就应该抑制自己的感情。他爸爸反复强调儿子在城里一定会生活得很舒服，很愉快，前途似锦。老太婆没法反驳他，她只好和从前一样甘愿受命运的摆布。她沉默了一会，不安地问

他爸爸说：

“他要离开我很久吗？”

“他将每年回来看望你，和你一块过开斋节。”

“你认为他呆在城里会更好吗？”

“肯定好，等他回来看你时，准会身穿西服，头戴红毡帽^①，脚穿油光闪亮的皮鞋。他将变成一个城市打扮的阔少爷，又年青又英俊，不再是粗手笨脚的土包子了，他还将带回来大量的钱和礼物。”

艾麦宰雅想象着外孙回来时的样子。“小宝贝”身上穿着华丽的西服，脑门上歪戴着红毡帽，脚上穿着闪亮的皮鞋，骑着一头驴子，后面跑着一个拿棍子赶驴子的小孩。她情不自禁地掉下几颗欢快的眼泪。不过，她感到好象他们挖去了她的心头肉，难受得很。她不知不觉地抽泣起来，谁也闹不清她为什么哭，是为小外孙前途似锦高兴而哭呢，还是“小宝贝”要离开她而伤心地哭。

孩子的爸爸临走时对她说，再过几天就来接孩子进城。艾麦宰雅走进面包房，关紧了房门，两手托腮，长时间地沉思着，泪珠扑簌簌地落下来。

第二天，她直奔市场，买了一块土布，回来后马上裁剪，为“小宝贝”缝了一件长外套和帽子。她在灯下整整缝了一夜，兴奋地把孩子抱在怀里，一边摇晃，一边为“小宝贝”的前途似锦而歌唱，她反复地对孩子叨叨着：你将要成为一个大老爷，留起省长那样的浓密的胡须，戴着王太子那样的华丽的红毡

① 古代土耳其人戴的一种高筒毡帽，帽顶装有穗子。

帽，帽顶上还装有穗子在空中摇来摆去的，显得很神气。穿上战士穿的那种亮皮鞋，走起路来咔咔响。她久久地慈爱地望着孩子，然后紧紧地拥抱他，狂热地吻他，弄得孩子喊叫着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于是她又摇着拍着哄他睡，并用悲惨的调子哼着歌曲。

后来，“小宝贝”被父亲带到开罗去了，面包房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奇怪的是，送“小宝贝”走时，她既不流泪，也不悲伤，更没有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反而和“小宝贝”又说又笑，给他讲各种有趣的故事。可是，小外孙走了以后，有整整一个星期，她都藏在屋子里不肯出来。而当她再走出屋子时，却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脸色苍白可怕，就象一位没有完全断气就被装入棺材埋进坟墓，然后又醒过来从坟里爬出来的人一样。

* * *

艾麦宰雅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重新干起老活计。她不是在炉灶前和面烤面包，就是到鸡鸭舍里搅拌饲料，或者去牛棚挤奶、做奶酪。她又恢复了往日的愉快，嘴角又挂上了微笑。她做事勤勤恳恳，干净利落，象以前一样在院子里上上下下忙个不停。但是，她的背却有些驼了，脸上的皱纹又增多了。

天一黑，她就躲进自己的小屋子里，坐在火炉前。一坐就是几小时，将熄的炉火映照着她的脸。她沉浸在宁静的幻想之中，仿佛在和“小宝贝”讲话，给“小宝贝”讲故事，说笑话。询问他干什么活，赚多少钱，有没有穿西服、歪戴帽子。最后她拿出自己给“小宝贝”做的一件长袍来，紧贴在胸前，仿佛真的搂抱着小外孙一样。然后就狂乱地一个劲地摇晃它，嘴里不

停地为“小宝贝”如花似锦的未来唱着歌，欢快地老泪横流。

一年年过去了，开斋节来而复去，去而复来，艾麦宰雅耐心地等待“小宝贝”归来。她为“小宝贝”缝了许多衣服，积攒了许多钱，为他买了许多爱吃的糖果。后来，她就把这些东西送给他爸爸，让他转给“小宝贝”，可是他爸爸呢，却把这些礼物分给自己家里的人了。

艾麦宰雅一听到有人从城里回来，就赶忙去见他，打听“小宝贝”的情况。那些人总是回答说“小宝贝”精神饱满，身体健康，生活舒适，尽管他们从没看见过“小宝贝”如何生活。有时，她幻想着“小宝贝”过几天就要回来了，于是就自言自语道：这消息简直使我神魂颠倒啊。她计算着日子，为他准备衣服，做点心，又弄一些玉米秆准备给他当马骑，甚至还要求饲养牲口的总管派一个牧童，拿着棍子赶一头驴去车站把“小宝贝”接回来。

整整十年过去了，艾麦宰雅就象在幻梦的境界里度过一样。

终于，她的愿望实现了，孩子的爸爸告诉她“小宝贝”明天早晨就将回来。她听了这个消息，竟不知所措，差点儿昏倒。但是，她马上镇定下来，一连串的提出了好多问题，弄得她女婿无从回答。

艾麦宰雅赶忙去为她的小外孙准备各种香甜可口的食品，又挑选了一根又长又粗的玉米秆做成一匹马，好让外孙骑。这是他从前最爱玩的游戏。然后自己又洗了澡，描眉画眼修饰一番，又换上一身新衣服。整整一夜没有上床合眼，一直在屋里踱来踱去，总觉得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做，可是又不

知道干什么。天刚蒙蒙亮，她就走出院子，坐在大门口，眼巴巴地等待“小宝贝”骑着驴子出现。但是，困虫马上又来袭击她，她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来了，只是下田耕地的牲口走动的声音才把她惊醒过来。

孩子的爸爸终于来了，身边跟着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古铜色的面孔上布满粉刺，显得很粗糙。身穿一件长袍，外面罩一件长大衣，戴一顶红毡帽，长了一点小胡子。艾麦宰雅默默地站起身来问她的女婿：

“难道‘小宝贝’没有来？我的孩子呀！”

她的女婿哈哈大笑，指着身旁的少年问她：

“那么，你看看这是谁呀？”

艾麦宰雅抬起头，凝视半晌，那少年面带微笑站在她面前一动不动，她用颤抖的声音说：

“这就是‘小宝贝’吗？真是他吗？”

父子俩同时大笑起来。

艾麦宰雅走上前去，慈祥、亲热地将少年长时间地搂在怀里，泪水簌簌地流下面颊。随后，她把“小宝贝”带到面包房，拿出为他准备好的点心和糖果。向他叙说，自他离开后，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想念他，眼巴巴地盼望着他节日回来看望她。然后又指给他看那些鸡鸭和牲口，告诉他哪些是新生的，哪些死掉了。接着又重新回忆过去的往事，说他小时候爱玩什么，又怎么淘气。这时她的目光落在那匹用玉米秆做成的假马上，然后又转过眼看看少年，突然发现他正坐在那儿用轻蔑的嫌弃的目光瞧着假马。少年只粗声粗气地说了几句话，动作显得拘泥不自然。艾麦宰雅看他这样子，就

进一步想道，怎么样才能取得这位少年的欢心呢？她急匆匆地走到箱子跟前，打开箱子，翻来复去地想找点什么东西给他。但也只找到平日积攒下来的几个银币，于是走向他，把钱放在孩子的手心里说：

“拿着吧，随便买一点你最喜欢的东西，我的‘小宝贝’！”

年青人冷淡地看看钱，什么也没说，过会儿，他站起来向外祖母告别，然后一溜烟跑到田里去找村里的男女青年唱歌去了。艾麦宰雅一个人被丢在面包房里，神志恍惚地自言自语：

“他就是‘小宝贝’吗？他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小心肝宝贝吗？”

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小宝贝”了。他整天和同伴们玩，不是在田里，就是跑到车站的咖啡馆去，晚上，就回到父亲家里睡觉。

艾麦宰雅专为外孙做了饼干，白白地等了好几天，结果只听人讲起“小宝贝”的事，却看不见他的踪影。

又过了些时候，孩子的爸爸来看艾麦宰雅，发现她坐在炉灶前，怀抱着外孙小时候穿的小长袍，手拿一根玉米秆，——外孙小时候老玩的假马，边吻边哭。女婿非常吃惊，赶紧问道：

“‘小宝贝’回到你身边来了，你为什么还哭呢？”

艾麦宰雅抬起头，痛苦地看着他说：

“‘小宝贝’早已经死了，我的孩子……，从他离开我进城后，他就已经死了。”

李玉侠译

彩 票

在侯赛因区的“阿凡提亚”咖啡馆，有一个座位，咖啡馆的常客把它叫做阿凡提先生的“座位”……这是阿凡提先生的“专座”。近十年来，他几乎每天必到。

没有人想占阿凡提先生的座位。因为阿凡提先生尽管时运不佳，但是因为他性情温和、出身世家，因而得到了人们的尊敬。

阿凡提先生出身在一个有根底的商贾之家。当哈姆宰维区是首都的商业中心时，他家的商号在哈姆宰维区是大名鼎鼎的……。

但是商店的生意日见清淡，到阿凡提先生经管时已很难维持、濒于倒闭了。阿凡提先生无力重振旧业，商店的门面越缩越小，大店变成了小铺。看来最后他只得走把商店出卖、靠房产来维持生活这一条路。阿凡提先生的境遇虽然不佳，但生活倒还过得清闲。

每天傍晚，阿凡提先生都要到咖啡馆来，在他的“专座”上一坐，泡上一杯茶，悠然自得。他打个哈欠，逍遥自在地消磨时间，等到其他茶客来了，就和他们天南地北地闲聊一番。一直到做完晚祷才离开这里。

一天傍晚，阿凡提先生歪戴着红毡帽，穿着本地的羊毛

衫，挟着一叠当天的报纸，又到咖啡馆来了。他一面朝他的“专座”走去，一面向熟人们打着招呼。虽然他嘴上仍挂着大家所熟悉的微笑，但此时此刻，这笑容却有一点勉强，脸上也笼罩着一层愁云。

阿凡提先生一坐到他的老位子上，就叫侍者把茶和水烟筒拿来。然后打开报纸，读报解闷。

正当他边看报纸，边品茗时，一个卖彩票的少年从他身边走过。这是本地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小孩。少年走近阿凡提先生，刚出示手中的彩票，阿凡提先生就气势汹汹地呵斥他：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彩票？走开，别来打扰我。”

少年不肯罢休，对他说：

“我有慈善协会发行的彩票，值得一购……头彩一千埃镑……彩票绝对可靠！”

阿凡提先生紧皱眉头，回避着他：

“到别人那儿去吧！去对别人胡说八道吧……离我远点！”

阿凡提先生端起茶杯，又饮起茶来。

少年蹭到坐在附近的客人那儿，招揽起生意来：

“头彩一千埃镑……只剩三张了……明天就要开彩！一张彩票只要五皮亚斯特……莫失良机，试试运气吧！”

茶客们和少年搭讪起来，并和他开着玩笑；大家把彩票传来递去，观看着。少年不停嘴地继续叫卖着，不厌其烦地喊着一千埃镑、一千埃镑。

阿凡提先生本想把晚报念下去，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看不下去了，只能把报合上。

少年喊叫的“一千埃镑”的声音开始钻进他的脑袋。

阿凡提先生很讨厌茶客们谈论彩票，向他们投去鄙视的目光。

尽管如此，他脑际却浮现出十张崭新的枣红色钞票，每张票面上赫然写着一千埃镑。

不会有人认为，一千埃镑不是个大数目。有了这笔钱，象阿凡提先生这样经济拮据的人就能摆脱困境。今天，阿凡提先生心事重重，因为还债期限已到。

他又伸手拿报，想读点时事解闷，但仍读不下去。

他凭直觉感到他的邻座都已买了彩票，但又不能肯定。于是就转眼看看他们，想看个究竟，但是，始终看不出个名堂来，就恶恨恨地咕哝几句。这时走来一个青年，外号叫“阿凡提的总管”。他是个聪明伶俐、能说会道的青年职员，善于评论埃及社会的人情世故。阿凡提先生和他很熟，他也惯会给阿凡提先生出个主意，想个办法，因而得了这个外号。尽管两人口味不同，爱好不一样，但却打得火热。阿凡提先生叫侍者再端一杯茶来。然后他向青年俯下身来，用手指指邻座说：

“这些化钱买无聊玩意的人真没出息！”

“阿凡提的总管”眼光朝他朋友指的那些人扫视一下，接着又向卖彩票的少年点头示意，叫他过来。

阿凡提先生睁圆眼睛问：

“你要干什么？”

“阿凡提的总管”微笑着回答：

“我碰碰运气。”

“我不是忠告过你，不要误入歧途吗？”

“我不是那种买彩票入迷的人，我只不过是要碰碰运气。”

“你赢过吗？”

“赢得还不少……”

少年眉开眼笑地走过来，“阿凡提的总管”买了一张彩票，马上塞进衣兜。

阿凡提先生对他说：

“你在浪费钱……”

“不，我没有浪费……如果我没有中彩，就当我为慈善协会捐了款。”

“你想捐就捐，就是不要买彩票。”

“我买了彩票，就能试试运气，也许会中彩。”

“这是赌博……你不要忘了安拉是禁止赌博的！”

侍者托着茶盘走进来。茶盘里摆着五光十色的杯子，茶香扑鼻。

“阿凡提的总管”一面斟茶，一面微笑道：

“对这种事你不要信口开河，也不要横加指责。善有善报，只要我们动机纯洁，目的高尚，你一为之又有何妨。”

他低头饮茶，又说：

“我对这种发行彩票的慈善机构向来十分信赖。它具有新颖的社会思想，即互助合作的思想。”

阿凡提先生发出一阵嘲讽的狂笑，反问道：

“这算什么互助合作？”

“毫无疑问，当然是互助合作。慈善协会发行出售彩票，

群众购买；双方互相帮助、支持，彼此都能得到好处。我如果赢得我需要的一千埃镑，就能改善我的景况。而对买彩票的其他人来说，就等于他们自动为我募捐。”

“‘总管先生’，你不要用这种歪理来说服我。我认为这是纯属骗人的玩艺儿。”

“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你说是骗人的玩艺儿，我却认为它是高尚的有益的生意……”

阿凡提先生扯着嗓子叫道：

“欺诈就是欺诈，难道欺诈还分两种？不管怎么巧立名目，都是坏的。”

“阿凡提的总管”微笑了。用怜恤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说：

“你过去从来没有买过彩票吧？”

“没有……，乱花钱去干这种蠢事，难道我疯了？”

“阿凡提的总管”轻轻地拍拍他朋友的肩膀说：

“这就是你的弱点！”

“难道你把这也算作弱点？”

“你是胆小鬼，你的最大弱点就是你不肯冒险。”

“我就这样也够幸福的了。”

“真糊涂，你并不幸福……如果你有一点冒险精神的话，那你今天就会更加幸福。”

“冒险预示着灭亡。”

“朋友，谁在生活中不冒点风险，谁就不能开辟前程……你向我老实承认：自从你掌管钱财以来，你的收入有增加吗？”

阿凡提先生避开他的目光没有回答，嘴里乱嘟囔着。

“阿凡提的总管”继续说：

“我来代你回答，你现在的景况是入不敷出，你太胆小了。相反，如果你重新振作起来，大张旗鼓地干一番，小铺子就会重新兴旺发达起来，变成一个大商店了。”

阿凡提先生蹙紧眉头，缄默无言；情绪十分沮丧。他嘟囔着：

“感谢安拉……我对目前的景况很满意！”

“哈哈，你很知足……知足是多么高尚的美德！”

阿凡提先生瞪视着他朋友的脸，哭笑不得，只得说：

“我们丢开这些话题吧。”

又进来了一些茶客，他们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聊着。阿凡提先生心不在焉，偶而插进一句。他显得心事重重。

夜晚的聚会结束了。阿凡提先生慢腾腾地站起来，朝家走去。他迈着迟缓的步子来到侯赛因广场，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难道他真的失去良机？如果他冒险一下，也许不会错过机会。

他想象着，自己那积满尘埃的小铺子已经变成灯火辉煌的大商店了。大厅里顾客如潮，保险柜里堆满了一叠叠钞票。他过着富裕阔绰的生活，不用再斤斤计较；也不会象今天这样经济拮据，忧心忡忡了。

他走着走着，突然瞥见人行道上蹲着一个少年。一看原来是卖彩票的孩子，他正在打盹。阿凡提先生放慢脚步，注视着他。

少年感到有人走近，就站起来，瞌睡也没了。他手拿彩票走近阿凡提先生，小心翼翼地说：

“先生，这是最后一张彩票了……我只剩下这一张了。你如果买下，定会中彩。花五皮亚斯特就能赢得一千埃镑！”

阿凡提先生仔细端详着少年手中的彩票。少年认为这是机会，就进一步兜售。

阿凡提先生把手伸到兜里，掏出五皮亚斯特，塞进少年手中；从他手中夺过彩票，语无伦次地说：

“要不是看你穷苦可怜，我是不会买的，看在安拉面上，这五皮亚斯特就施舍给你吧！”

他折好彩票，藏进衣兜，又上路了。他走得飞快。

这张有魔法的纸片刚落入他的口袋，他就完全变了。

他突然感到忐忑不安，六神无主，好象看见枣红色的钞票在眼前晃动。

他感到一阵阵内疚，他怎能允许自己去赌博呢？

他暗自发誓，要把彩票撕得粉碎，但是却下不了手。

他到了家，刚坐定，饭菜就端上来了。但是他毫无胃口，只尝了一点点。

他刚躺上床，就做起梦来。他梦见一叠叠的钞票堆成堆，周围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他想冲进火海，把钱抢出来；但却不能！

阿凡提先生做着恶梦，度过了漫漫的长夜。他胸口郁闷，仿佛压着一块千斤巨石。

清早，他一醒来，就往大街跑去。在日出前的个把钟头，他到各家店铺去串门，想方设法地消磨时间。

他拐弯抹角地向行人打听开彩的时间和地点。一俟探得，他就迈开大步，朝那个地方奔去。

这是个简陋的小棚，里面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摆满了彩票。一个长着一只大鼻子的瘦子俯在桌上，正在摆弄那些彩票。

阿凡提先生站在“大鼻子”面前，心情激动，不能自己。他目光闪烁、双手颤抖着从“大鼻子”手中接过了开彩单。

阿凡提先生把它看了一遍又一遍之后，就确信自己白扔了五皮亚斯特。

他脸色憔悴、汗水涔涔地离开了小棚。但心中却平静多了。因为他摆脱了不安之感，在排除种种猜测后，终于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是一场荒谬的冒险，扰乱了他心地的平静，使他堕入了纷扰不安的地狱。

这的确是地狱。但是他不能否认，在这个地狱中，有某种新鲜的玩艺儿，其吸引人之处就在于使他有可能摆脱默默无闻的平庸生活。

他放声大笑，提脚走上了大街。

突然瞥见几个债主远远朝他走来，于是，他马上绕道而行，避开他们；逃之夭夭。

如果他走运的话，他要让那些讨债冤家哑口无言。他要在他们面前挺胸抬头，毫不自卑和惶悚。

但是现在，他企求的那些枣红色的钞票已经不翼而飞。他仍然债台高筑，束手无策。

无论如何，安拉已禁止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合法”的欺骗手段来摆脱困境。

黄昏降临。阿凡提先生一如既往地急匆匆朝“阿凡提亚”咖啡馆走去。他刚跨进大门，就听见一片嚷嚷声。原来是一位茶客得了头彩。

阿凡提先生心里一阵难受，他嘟哝道：

“这是不义之财……是安拉不予祝福的……是安拉禁止的……”

“阿凡提的总管”也到咖啡馆来了。他十分激动地对他同伴说：

“你看见了吧，我们的邻座买彩票发了大财！你如果听我的话，也可能会中彩！”

阿凡提先生冲着他说：

“甭说了！我们来掷骰子吧！这比说废话强。”

他俩玩了起来……“阿凡提的总管”注意到同伴没精打采，就建议：

“我们赌点钱玩吧……就赌一点。这样玩起来就不会枯燥无味。我们玩骰子本来是为了提高兴致，只有给赢的人一些好处，才能提高兴趣。”

阿凡提先生举手赞同：

“不管钱多少，快掷吧！”

一种惶惶不安之感油然而生，这正是他从买彩票起至开彩票时体验过的感觉。当时，他是何等紧张，何等疲乏。尽管如此，他承认这给了他一种从未有过的乐趣，使他忘乎所以。

天黑了，阿凡提先生离开咖啡馆。当他经过那个中了头

彩的幸运邻座时，十分嫉妒地睨视了他一眼。

时光过得真快！阿凡提先生的生活照旧，好象是一本被翻烂了的书，没有什么新篇章。只是阿凡提先生的经济越来越拮据，债主们频频逼债，并威胁他，如果不还债就查封商店。

一天，卖彩票的少年又出现在咖啡馆里，手中拿着一叠崭新的彩票。他用唱歌般的声音，吟读着中彩的钱数，招揽着茶客前来购买。

少年走近阿凡提先生，在他面前刚摊开彩票，就看见他伸手去拿手杖，恫吓这个大胆缠人的少年……少年吓得跳到一边，溜到其他茶客那儿去了。

阿凡提先生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看他在咖啡馆各处转来转去，兜售彩票，收钱……此时，阿凡提先生愁眉苦脸，心情郁闷。

夜晚的聚会结束了，阿凡提先生朝家走去，他拖着沉重的脚步，预感到有什么事将要发生……

他刚走进家门，又折回去。自言自语道：今晚，他应该到侯赛因清真寺去做晚祷！

他马上朝清真寺走去，好象寻觅什么，突然他瞥见墙根蹲着个什么东西，就放慢脚步，清清嗓子。

原来又是卖彩票的少年。少年站起来，又想觅找机会兜售彩票……他小心翼翼地朝前走了几步，在阿凡提先生面前摊开彩票。阿凡提先生从少年手中夺得一张，把钱朝少年脸上扔去。然后加快脚步，径直朝家走去。

他感到心头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他一回到家，就大口大口地吃起饭来，胃口也好了。并在餐桌上十分爱怜地逗着孩

子们玩。

晚上，一闭起眼睛，十张枣红色的钞票就在他脑海里舞动起来。

几天以来，他是在焦灼、期待中度过的，盼着开彩的日子快点来到。那时，他那未知的命运就会揭晓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大清早，他就到那个小棚去。从“大鼻子”手中，拿到了开彩单，他是头一个看单子的人。嘿！他的号码在单子的头一名！

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睁大眼睛看看手中的彩票，又看看开彩单，再对一次号码。他感到他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

他脱口叫了起来。要不是他极力支撑着，靠在小棚的一根柱子上，他险些摔倒在地上。

他向“大鼻子”、向聚在棚子周围的群众叫嚷道：

“我中头彩了，我中头彩了！”

“大鼻子”马上起身欢迎这位幸运儿。他很快为阿凡提先生搬来一把椅子，掸去上面的尘埃。他拍着手，叫附近咖啡馆的侍者，为贵客端来他爱吃的东西。

阿凡提先生慢慢平静下来，克制住自己。他意识到放开嗓子叫很不雅观，因为会招来不少人围观。

“大鼻子”殷勤地向客人解释去取中彩的钱的手续。他和客人约好，陪客人一块儿去取钱。因为他有经验，可以使手续简单一点……他也没有忘记委婉地提醒客人，应给他一笔酬金。

阿凡提先生在“大鼻子”陪同下飘飘然地走了。这时他脑袋轰轰直响，好象一只鼎沸的锅炉。

阿凡提先生有好几天未去咖啡馆。他专心致志地安排计划，早晚，都得把钱拿出来，数了又数……

阿凡提先生中头彩的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好朋友“阿凡提的总管”也来拜访他，祝他成功，还提醒阿凡提先生说，是他怂恿阿凡提先生去冒险的……阿凡提先生支吾答道，这是命运的安排，不是人力所能办得到的事，并说要把这笔款子用于慈善事业。

过了几天，阿凡提先生又去咖啡馆。他刚在他的“专座”坐定，卖彩票的孩子们立即蜂涌而来，把他团团围住，向他出示各种彩票。阿凡提先生不但没有撵他们，反而和颜悦色地和他们聊天，又从他们那儿买了好几张。

阿凡提先生到那个坐着“大鼻子”的小棚去得越来越勤。那个“大鼻子”对有关彩票的事很内行，对发行彩票机构的内幕也很了解。他热心地向阿凡提先生介绍情况，以至阿凡提先生对此也谙熟起来。小棚成了他爱去的地方。从此之后，他获得了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钱。

阿凡提先生这段生活是在期待、焦灼不安中度过的。他往往等得坐立不安，漫长的白天对他来说，如负重担。他不象过去那样打打哈欠、懒洋洋地打发日子了。

由于那神秘的命运之神的安排，他交上了好运，对买彩票也渐渐习惯了。他经常赢钱，有时多，有时少。某天，他又赢得一大笔钱……于是，阿凡提先生相信自己命运不错，他有了新的生活方式。

坎坷的命运是多么令人奇怪呀！

你看，阿凡提先生交上了好运。他慢慢地达到了预想的

目的。从此，他和朋友“阿凡提的总管”玩骰子时，就押大注了。

今日的阿凡提先生非昔日可比了。他不再那么安静温顺了。赌博时，他虎视眈眈，绷紧了脸，呼吸急促，坐立不安。

两个朋友一玩起来，就呼五吆六，十分热闹；引起了咖啡馆茶客们的注意。阿凡提先生的名声大振。

赌桌上，两个朋友的关系也必然地紧张起来。他们先是恶语伤人，然后就吵嘴谩骂，最后不欢而散。

阿凡提先生的脾气日益暴躁起来，但他还要火上加油。他越来越愚蠢无知，终日在谩骂声中度过。

他变得阴沉、易怒，又没有地方发泄怒气，因此他变得疯狂了。

毫不奇怪，阿凡提先生身不由己地被赶进了斗牛场。他如一头牦牛，在斗牛场中跳跃、转圈、斗殴。

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脑子开了窍，目光也敏锐起来；在赌博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在赌客中间，他的名气越来越响，变成了赌博大王。

阿凡提先生对输赢并不放在心上……钱是一手来一手去的。尽管他财运亨通，但仍背了一身债；他对此并不在意。他的工作就是参加各种形式的、刺激神经的、喧闹的竞争。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参加各种赌博。现在他必须奔波于各种赌博俱乐部，围着赌桌熬夜，直到精疲力尽才离开。

命运把阿凡提先生抛入了急流，卷进了漩涡。他跟着漩涡旋转，没完没了；看不到解脱的彼岸。

阿凡提先生——急流的牺牲品，能够凭借他那善良的本

性、温顺的性格来挽救自己吗？

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言语粗鲁、脾气暴躁、顽固执拗、铁石心肠的人，就是在开玩笑时也是这样。

有一天夜里，他在一个赌博俱乐部赌了一场又一场，喝了不少酒，头变得就象灌了铅水似的沉重。他越来越恼怒，就向赌友进行挑衅，最后和对方打了起来。阿凡提先生拿一个玻璃杯朝对方掷去，打破了对方的头。

阿凡提先生当夜被关押起来。早晨，他得知那个被他打伤的人，因伤势过重而身亡。

阿凡提先生被关进了监狱，和犯人作伴。他度过了十年的监狱生活。

在饱尝铁窗生活之苦以后，他被释放出来。

也许有一天，你会去访问侯赛因区。兜一圈之后你不妨到“阿凡提亚”咖啡馆去一趟。如果你进去了，就会看见一个衣衫褴褛、外表卑微的老人，用他那失神的眼睛，注视着人们。在他身上，你已找不到昔日富裕生活和出身高贵的痕迹了。

他手拿一大叠彩票，在茶客中间走来走去。一边用手背擦鼻涕，一边向人们赞颂彩票给他带来的好处。如果他走累了，喉咙叫干了，就走到咖啡馆外面的小院去。背靠墙上，身子蜷缩着，而目光却盯住他那昔日的“专座”。

他忆起了往事，脸上露出了苦笑。

突然，他合上眼皮，垂头打起盹来。

马瑞瑜译

冬天来了

屋外，冬天来了。

冬天使人害怕，人们常常聚集在一块儿又喊又叫，议论纷纷，埋怨着冬天的降临。冬天里没有闪电雷鸣的狂风暴雨，难道就指望它带来静谧吗？

屋外，冬天来了。

冬天的来去是大自然的规律，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它和其它事物一样，有人欢迎，有人怨恨，也有人时刻地提防着它带来的种种灾难。

安迪勒一家就很讨厌冬天。这位冷酷的不速之客一到，就予示了严寒的冬天开始了，呼啸着的寒风毫不留情，横冲直撞，破门而入，从窗户、从墙壁的孔隙和裂缝钻进屋子，搅得屋内尘土弥漫。

冬去春来，一年年地过去了，千家万户的房子由于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不断地损坏着。安迪勒一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它隐居在古勒伊区一端的小角落里，象一位受了重伤的战士，脱离了集体和战友，孤苦伶仃无人照管而任人践踏一样。

十一月初某天傍晚，房盖被寒风吹得象要落架似地直摇晃；屋里地面象江河封冻似地结了冰，窗户被寒风刮得嘎嘎山响。

安迪勒一家确信寒冬就在今夜降临。必须准备好一切，才能迎接这位残酷无情的客人，才能奉陪它度过几个月。

安迪勒急匆匆地奔到衣柜前，打开盖子，上下乱翻一气，找那件被丢下许久的防寒旧大衣。那件大衣确实旧得很，几乎不能穿了，不过它还能够抵挡刺骨的寒风，给主人以温暖。他翻遍了衣柜，连衣柜的犄角背旮也找过了，还是没有发现大衣的踪影。他喊妻子，询问大衣放哪去了。这时，妻子边整理孩子们的被褥，边偷偷地看他翻衣柜。安迪勒急切地硬要妻子回答大衣在哪儿，妻子抬起眼，吃惊地望着他说：

“你问的是哪件大衣，是你曾几次不肯穿的那件破大衣吗？你不是决心要买一件新的吗？”

“我现在需要它，我要穿。”

“你不是决心买一件新的吗？”

“告诉我，那件旧大衣在哪儿？”

“昨天，在你手下干活的那位可怜的老工友来了，我看他冻得可怜，就把那件旧大衣送给他穿了。”

安迪勒目瞪口呆，妻子接着说：

“你是一位好心肠的人，你有穷苦人所具有的行善的美德，别人都夸奖你，可你自己就不想用那件旧大衣救济这位肯定会冻死的老头吗？”

他沉思了一会儿。妻子深信自己要丈夫重视人们中间流传的行善美德的叙述，会对他产生作用，因为他是位心地善良、慷慨大方的人。尽管这种美德并不能使他有钱买件新大衣。不过安迪勒是建设局里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象他这位缮写科科长，提高点工资，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他

不否认曾有一天他下过买件新大衣的决心，可是话又说回来，这诱惑人的钱在哪儿呢？

他埋怨妻子对此事处理不妥当，妻子在离开他前又抢着说：

“你这个头头提高点工资，还不容易，你有了钱就不会为买新大衣而发愁了，最近几天里，难道还不能肯定下来吗？”

安迪勒含糊不清地、喃喃地更正着妻子的说法。

第二天早晨，他象往常一样离开家去建设局，刚一迈出门槛，一股寒风就迎面扑来。他马上翻起短上衣的皮领子，遮住孱弱的脖颈，然后艰难地向前走去，寒风好象在和他挑战。他边走边盘算着，决心跟主任谈谈盼望已久的提工资的事。当真提了工资，他就可以买件新大衣了。有了新大衣，他就可以向寒风迎战了。任寒风呼啸去吧，他是所向无敌的。他走近办公的房子，首先碰到的便是老工友，穿着自己的妻子送给他的 大衣，暖和和的，一点儿也不觉得冷，脸上显得洋洋得意。老工友一看见他，就一步跳过去，热烈欢迎他，感谢他，竖起大拇指赞美他是善良的使者。安迪勒只一般地谨慎地搪塞了几句，答谢了老工友的欢迎。他瞟了一眼穿在老工友身上的大衣，它就象一件宽大的铠甲，保护着老工友不被寒风袭击。现在，它已成了老工友的防寒用具，安迪勒不忍心再看下去，就走开了。进了屋子，他放下短上衣的皮领子，伸伸懒腰，抬起头，很象一位向大自然带来的灾难挑战的青年运动员。然后他坐在办公桌前和同事们聊天。办公室主任一到，无聊的闲谈就停止了。安迪勒如同青春焕发一样，兴致勃勃地走进主任的房间，急忙脱下外套，挂在就近的衣架上。然后很温和地问：

“新年好，我的主任先生！今年冬天来得早，你该做一件新大衣穿了。”

主任简单地、嘟哝着答道：

“你好，我的科长，说实在的，你这个职务是领导笔杆子的，是一个好职务。但是，不是人人都能把它做好的。”

安迪勒懒洋洋地瞧瞧主任问道：

“怎么了？一个人有能力的时候，就能够为自己采取种种防寒措施，但如果没能力……”

主任明白安迪勒要说什么，就避开这个问题，对他说：

“每个人都有能力采取防寒措施，也能全力以赴解决自己的穿衣问题。”

主任趴在办公桌上，专心致志地翻阅手中的文件，安迪勒走近他，很恭敬地强调说：

“我们的现状不景气，一点东西都没有，怎么准备呢？”

主任生气地斜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

“我希望你昨天就把解雇工人条例搞出来，可到今天还没搞完。”

安迪勒搓着手说：

“主任，我有一句话，很想对你说。”

主任说：

“你说吧，简单点！”

“就是提薪的事……你过去也曾答应过我，现在我的处境很困难，手头紧，面对今年冬天的寒风，我迫切需要买一件大衣。”

“我不是对你讲过吗，提薪的事推迟了，我现在没法给你

提。”

“冬天能够等待推迟的时间到了再来吗？我必须有一件大衣，你现在有办法办这件事，我现在就可以得到钱。”

“据我知道，你有一件大衣。”

安迪勒嘴角上挂着无力的微笑，他说：

“它已经饱经风霜了。”

安迪勒边故作文雅地笑着，边偷偷地瞧着主任。而主任却皱着眉头，绷紧脸，瓮声瓮气地说：

“旧大衣你也应该满足啊！”

“我的主任先生！它已经破得不能再穿了，象我处在缮写科科长地位的人，现在这个样子，显得太寒酸了。”

主任叫道：

“你看看那些佣人，不都是这样么！你应该学会客观地看问题，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在这个世道是贫穷的，无论经济还是消费都如此。贫穷取代了奢侈豪华，今后你不能铺张浪费了，要省吃俭用。”

安迪勒脸色发黄，结结巴巴地说：

“奢侈……豪华……浪费，这都不存在！”

主任提高声音说：

“贫穷的时代到了，你要省吃俭用，提薪的事推迟了，你不要老是盘算它，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时间。”

安迪勒提脚就走，离开了主任办公室，但是主任的话仍在耳边回响：贫穷……省吃俭用……今后不要铺张浪费！他在大厅里没走几步，就碰见了姆艾米大叔，这位老工友身上穿着从他那儿得来的大衣，容光焕发。安迪勒用嫉妒的眼光凝视

了他一会儿，然后避开他，向前走去，他的身影渐渐地消失了。

安迪勒曾不止一次地向主任提起日夜盼望的提薪的事，主任理应遵守自己的诺言。但是，每当他一提这事时，主任就只劝告他要省吃俭用，节制欲望，告诉他，铺张浪费的时代从此结束了。他很苦恼，朝思暮想的新大衣已成泡影，说实在的，他想买的新大衣只不过是信托商店里卖的那种旧大衣而已。

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微薄的工资只能维持家里每月的开销，几乎天天挨饿，他只好借债，债越借越多，多得使他不寒而栗。

事到如今，安迪勒被迫决定：没有大衣也要过冬，让寒冷的冬天发抖去吧！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样果断的决定是不足为奇的。

人们发现安迪勒突然地变成一位省吃俭用的人了，他到处宣传这样做的好处。时而欢天喜地地演讲，时而慷慨激昂地做报告，时而又和别人争论。他常常用沙哑的声音喊着：

“铺张浪费……铺张浪费……，它是我们地区贫穷的主要原因，应该反对它，不要轻视它。从省吃俭用之道中可以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可以维持拮据的经济生活。你们不要铺张浪费，收入和支出之间要注意少支出。”

在工作中，在喝咖啡时，在家人中间，他不断重复着类似这样的话，几乎逢人便讲，处处宣传。久而久之，事情便传开了，并且还添枝加叶。有的职员为了寻开心，送给安迪勒一个绰号“勤俭的英雄”，而且很快被大家叫开了，人们一听到这个绰号，就纷纷议论、挖苦、嘲笑和讽刺他。

办公室主任知道安迪勒变成了“勤俭的英雄”，就满心欢

喜地鼓励他继续这样做，用这种手段既可以阻止安迪勒再次向他提出增加薪金的事，又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真是绝妙的办法。

从此，安迪勒更加省吃俭用。当他用生活中总结出来这一整套哲学观念来观察人们时，他认为大家最普通的谈话，也要联系社会现实；他讲到了新的社会基础，比如讲到一般的哲学道理时，就详细地叙述说：

“我们应该尊重世俗的赞美和夸奖，当它成为我们的思想、或者钢铁般的思想时，应该与每件可厌恶的坏习气分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不举更远的，就拿我自己做‘例子’来说吧，今年，我决心不穿棉大衣，迎接寒风呼啸的冬天，这是光荣的。我们要是做了冬天的奴隶，那是可耻的。无疑的，谁都知道，在冬天，人人非穿棉衣不可。不过，我没有棉大衣，就造了冬天的反，举起了造反的旗子。现在，我只穿这件短上衣，与冷酷的使者搏斗，度过这严寒的冬天，谁要是愿意养成这种习惯，或者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在他的思想上就会有强有力的武器。”

每当他讲这番话时，就浑身冒汗，口干舌燥，不断干咳。围他而坐的人互相递递眼色，嘴角上总有些挖苦、讽刺的表情。接着他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谈笑风生，纷纷议论起来。

从此安迪勒和这位因获得大衣而兴致勃勃的老工友姆艾米大叔之间出现了一种暧昧的关系，有时，两人亲密得简直令人看了恶心。

工友牢记安迪勒行善的美德，而安迪勒越觉得自己高尚、傲气，就越想使用他。而工友呢，又竭力助长他的贪心。结果

工友得到的却是周围的人对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恶劣行径。安迪勒碰到工友，总是和颜悦色，称赞工友忠心耿耿。但是，工友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极大的痛苦。因为安迪勒对工友十分恭维，偶尔才说上一两句责备的话，这就引起周围的人对工友发脾气，讽刺，挖苦和咒骂，有时甚至叱责非难，一有机会就进行报复。

姆艾米大叔永远不会忘记有那么一天，他刚想坐下休息，歇歇脚，同时随手拿出烟盒，想取出一支来吸。这时，安迪勒和一些同事，手拿文件正准备送给主任批阅，猛地瞧见了工友，他就在工友跟前叫住了同事。工友只好局促不安地坐下，抬手捋了捋蓬乱的头发，想把烟盒藏进衣兜，可是安迪勒马上从他手中夺过烟盒，用十分自信而又诙谐的口气开玩笑似地喊道：

“好……好极了……最好的烟……最贵的烟……真有钱，真阔气。”

工友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说话的意思，哈哈大笑说：

“有的人确实很有钱，很阔气，但是你不知道，我的主人……”

安迪勒打断他的话，诙谐地高声说：

“你习惯吸美国烟，因为你是美国籍佣人，谁能和你比呢，你买了几盒？”

姆艾米大叔笔直地站着，竭力回避着一场无聊的争论，说：

“我的主人，这烟不是我买的，是我在主任房子的角落里拾到的，破烟盒里只有两支象我一样被捏碎了的烟了。”

安迪勒拉住工友的手说：

“不要用这种话来欺骗我们，你是一个具有反动哲学观念的人，我看在真主的面上忠告你，要放弃这种反动哲学观念，不要染上阔老爷那种奢侈豪华的习气。”

接着安迪勒拍拍工友的后背说：

“买烟对你没好处。买它花去的钱是你的财富，最起码的财富。”

安迪勒和同事们走了，边走边议论着，说这位老工友无论如何也要买最贵的烟吸，这是铺张浪费的行为。老工友用愤怒的眼光目送着安迪勒和他的同事们，生气地将烟盒扔到大厅里。

姆艾米大叔也永远不会忘记，每天早晨，他边用一小片薄面包充饥，边到各办公室打扫，有时，安迪勒突然会来责备他，用愤怒的眼光盯着他说：

“赞美真主，你总是没空吃饭，我总是看到你嘴里嚼东西。”

工友马上为自己辩解说：

“我向你发誓，我真没空，每天天不亮，我就离开了屋子。”

安迪勒恶狠狠地接着说：

“你没必要在屋子里吃早饭，可以到杰鲁比和萨米拉米斯或者在大饭厅里吃，……省吃俭用的风气在哪儿呢？人总是贪得无厌啊，你们要节制食欲。”

佣人们陆续地围拢过来听他的演说，他向大家说：

“佣人都得解雇，老工友姆艾米大叔也算上一个。”

然后，他就趑趄趑趄，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嘴里吭吭叽

叽地乱嘟哝着，几乎喘不上气来了。这种神经病发作似的场面经常出现，老工友非常吃惊，疑惑。安迪勒一见到工友，就刁难他，责备他，常常烦躁得发怒。工友多么希望他再恢复到原来那种温顺、待人和气的样子啊。

一年年过去了，每当寒风呼啸的严冬来临时，安迪勒就满腔热情地宣传省吃俭用的好处。勇敢地抨击奢侈浪费，贪图享受的坏习气，他常常就象幽灵似的跟着老工友，一有机会，就严厉地斥责他太铺张浪费，挥霍无度。

人们主张组织一个“冬季救济周”的运动，向全区发出通知，号召人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穷人和无依无靠的老人。用“骆驼队”驮着铺盖、衣服分送给贫穷的和年老的人。组织救济队的消息一传到大街小巷，全区的人都非常慷慨地捐献衣服、防寒用品，让这些东西再回到被剥夺了所有权的人和穷人的手里。

安迪勒鼓动同事要积极救济乞丐和穷苦人，赞美真主派来施舍钱财、衣物的慈善家。他的声音在建设局铿锵作响。

日夜盼望的一天到了，救济队开进建设局，接收了各种最好的铺盖和衣物。救济队从这间办公室转到那间办公室，集聚在一块儿的群众将救济队围起来，热烈地欢呼。救济队穿过大厅来到安迪勒及其同事的房间，他们一进屋，安迪勒就登上他的椅子做报告，赞扬这项救济穷苦人和过冬有种种困难的人的决定。他的讲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他跳下椅子，自愿捐献他的旧毡帽，这是他家里唯一最值钱的东西。救济队表示谢意之后就离开了房间，又到别处去接收自愿捐献的东西了。安迪勒跟着他们走进大厅，无意地看看佣人们干完活后

常常集聚的那个角落，发现老工友的大衣放在一张椅子上。他马上收回眼光，心发慌，手发抖；这时，救济队正准备离开建设局，队伍已在他身后集合了，安迪勒拔腿奔向那个角落，猛的抓起那件放在椅子上的大衣，拿着它边向救济队跑边喊：

“这是老工友姆艾米大叔捐献的，我忠告你们，‘愿施舍者必有好处’。”

他把大衣扔给排头那个人，那个人用赞美的眼光感谢他。顿时人群喧哗起来，对高尚的老工友姆艾米大叔赞不绝口，赞美声响成一片。

一会儿，工友从建设局地下储藏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准备捐献的包裹。他走进大厅，听到人们在纷纷议论，他吃惊地低下老花眼细听。原来议论说，他把大衣捐献出来了。他急了，想在拥挤的人群中扒开一条缝挤过去，但扒不动。他就大声喊叫，但他的喊叫声被混杂的喧哗声所淹没。

工友被送回大厅的角落里，佣人们围拢过来看他。他呼吸困难，四肢麻木，瘫坐在椅子上，昏过去了，当他恢复知觉时，好象觉得有两个人在他身边说话，声音温柔悦耳。他睁开眼寻视了一下，发现了安迪勒站在自己的对面。是他首先发现这位老工友的，及时抢救了他。

这时，救济队已经走到大街上去了，高声赞扬着老工友姆艾米大叔舍己为人的高尚精神。

李玉侠译

纸 王 冠

检察官先生，你是问我为什么杀害扎希尔先生吗？我没有杀害他，我从未起过杀他的念头，有人对你说杀害了他，这肯定是在欺骗你。尽管大家都知道，我和扎希尔先生在一个剧团里，他是剧团老板，我是演员。在该剧团我干了二十多年，他喜欢我，器重我，认为我有才气，能干。我崇敬他，爱戴他，很感激他对我的多年栽培和关怀，我们的演员，谁能否认这一事实呢？可是有人偏偏无事生非，捏造事实，陷害我，再说，我既没有仇敌，也没得罪过什么人，说我杀了人，实在是没道理。

检察官先生，你把他们招来，重新审问一下，他们会向你坦白交待问题，承认自己是在说谎。

我能杀害扎希尔先生吗？

我走路时小心翼翼的，生怕踩死一只蚂蚁或者一只蟑螂。我最害怕见到屠杀生灵和流血，哪怕弄死一只昆虫，我也害怕。在舞台上，我也最不愿意见到互相残杀和争斗。由于我常常扮演国王这个角色，因此大家就叫我“仁慈、善良的国王”。我的演技博得了观众的赞扬，我本人不是国王，但我扮演国王，模仿国王的举止言行，国王这个角色象征着我的生活和性格。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你怎么会向我提出杀人的问题

呢？检察官先生，请相信我吧，我不是杀害扎希尔先生的凶手。如果你硬要把我当成杀人凶手来审问的话，那我就把我的生活，我和扎希尔先生及他剧团的关系和盘托出，弄个明白。

二十年来，我一直扮演仁慈、善良的国王这个角色，我度过了整整二十年的帝王生活，我住的是彩柱描金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坐的是宝座。我戴着缀满珍珠的王冠，穿着用天鹅绒和绸缎制作的龙袍，走路时仆人替我捧着袍襟。二十年来，我经常大摆宴席，宴席上用的全是名贵的碗碟，喝酒用的是晶莹闪亮的高脚酒杯。我把黄金撒给崇拜我的门徒，他们就拥到一块互相争夺。不必再说了，我的检察官先生，我的宫殿里贮存的金银珠宝都是用纸和白铁片做成的，国王，或者苏丹^①在他们的宫殿里也享受不到象我这样的幸福生活，难道我不曾为这种享受激动得掉下愉快的眼泪吗？检察官先生，假使有人送给你十吨纯黄金，让你带着它搬到人迹罕见的大沙漠里去住，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享受呢？你为了获得这些纯黄金与大家互相争斗，这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倒是我的那些用纸和白铁片制作的黄金比你带到沙漠中去生活的黄金贵重得多，因为它使我享受到了国王的威严和苏丹的权威。

检察官先生，直爽一点，承认我说的现实吧，我向你起誓，我走出国王的盛宴，觉得自己吃喝得比任何一个参加宴会大吃大喝的人还饱，宴会上香甜可口的烤肉余味不绝。我喝着斟满金樽的陈年老酒，仿佛浓郁的酒香仍然荡漾在我的心

① 古代土耳其人对皇帝的称呼。这里指有权有势的人。

胸。

当我赦免一名经我手处理的杀人犯时，亲眼见到这位罪犯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接着就跪在我跟前，把脸俯在我的双脚上，不断地吻它们，感谢我对他的救命恩德。这样的场面常常使我的心跳动，使我流下眼泪。

检察官先生，请允许我揩去自己的眼泪。不过，请你看在真主的面，不要笑话我。我确实享受着国王那种花天酒地、荣华富贵的生活，我怎能忘记满朝文武大臣身穿华丽的服装，走到我面前双腿跪下，向我请安，然后必恭必敬地站在那儿等我发话的情景？还有那寻欢作乐时的情景？绝色歌女和手持铃鼓的舞女为我歌唱，为我跳舞。这时，有人给我这位威严庄重的国王脱去绿袍^①，再穿上铠甲式的舞衣。国王精力充沛，尽情狂欢。那些绝世佳人不断地对我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在她们看来，赢得我嘴角上微微一笑，就认为是一生中最难得的奖赏，这种情景我怎能忘记呢？

检察官先生，二十年来，我一直扮演伟大的国王这个角色，我拥有黎民百姓、禁卫兵、王公大臣和数百个侍候我的男女奴仆。这许多年来，我一直作威作福，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我的话就是法律，谁也不能抗拒，我的眼光就是命令，圣旨，我下令做某件事，看准谁就必须执行。

虽然我天天都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但是，演出结束后，我连休息一会儿的家都没有。我讨厌和同事们坐在咖啡馆里穷极无聊，胡拉乱扯，消磨光阴。我只知道剧院是我唯一栖身之

① 波斯参议员礼服，波斯宗教学者也穿这种袍子。

地，我闲暇的时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我住的是国王的宫殿，接触的是剧中的人物，宫殿、布景、道具陪伴着我，除了这些东西，我就没有家。这些东西证明我是国王，发号施令就是我的生活。

我就这样地生活着，直到有一次扎希尔先生把我召进他的办公室，才发生变化。我走进办公室，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递给我一支烟，我就点着了烟吸着。他开始谈起我的舞台工作，不断地赞扬我的演技超群，最后他说：

“马哈福资先生，你无疑地知道我非常喜欢你，器重你。我承认你为我服务是最忠心耿耿的，因此，我打算给你点奖赏，慰劳、感谢你。”

我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说：

“先生，你对我感到满意，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奖赏了。”

“演员的生涯是艰难困苦的，干这一行付出的劳动是巨大的。你已经在我的剧团里干了二十年了，我们同甘共苦。你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剧团，全力以赴地干工作，耗尽了你旺盛的精力，现在你年龄大了，该退休了。我们为你做了打算，决定你不再演剧了，但报酬照拿。”

他的一席话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就反问道：

“你想要解雇我吗？”

“是的，但是，你的全部生活费用我们承担。”

我低下头，没有回答，我的思想一下子乱了套，不知所措，我的脑海映出一幕幕往事。我屋子里挤满了昔日剧中扮演王公、大臣、卫士和奴仆的朋友们。当他们听说要我退位时，都跑来向我告别，我听到悲哀的乐声。我走下辉煌宫殿的大理

石台阶。我的臣民百姓，匍匐在我的眼前，抹着惜别的眼泪。
扎希尔说话的声音把我唤醒：

“你怎么了，马哈福资先生？清醒清醒吧。”

我含着眼泪看了看他，他又说：

“真奇怪，你好象很不高兴。”

我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恳求地说：

“先生……我的先生！我不要报酬，什么也不要，请你把我留在你的剧院工作吧，不必给我钱，请你不要把我赶走！”

“先生，你说什么？我不但不会赶你走，而且还很器重你，给你报酬，这是你应该得到的一点点报酬。你现在准是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再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再来找我，我们好好谈谈。”

* * *

扎希尔先生没有允许我留下来，演员们都责备我不对，赞美扎希尔先生做的对，颂扬他的风格高尚，慷慨大方。我确信是自己错了，就放弃了演员工作，在离剧院老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决心脱离演员的生活，平静地度过余生。我不愿再和剧院发生联系，以免使我想起剧院生活，增加无谓的烦恼。检察官先生，我听从命运的安排，既不固执也不生气。我认为应该象在剧院舞台上那样服从客观现实，用这种哲学观点处事，尽量和街坊邻居搞好关系。他们安慰我，解除我内心的苦闷和忧愁。

我在新居住了整整三个月，我坦率地告诉你，我的先生，我生活得很恬静，新朋友都喜欢我。我也喜欢和他们在咖啡

馆里集会，我往往就在这里度过夜晚，因为他们喜欢询问我扮演国王的那段生活历史。我就津津有味地讲给他们听，我也愿意回味我在舞台上的帝王生活。我和他们坐在一起，一旦几钟酒下肚以后，神智马上就恍惚起来。我仿佛又做了国王，再次看到雕梁画栋的宫殿，膳桌上摆满山珍海味和斟满陈年老酒的华美的金樽。大家围着我，先是跪在地上叩头、作揖、祈祷，然后站起来欢呼，祝贺。悦耳的音乐、击剑的碰撞声、擂鼓的咚咚声都萦回在我的耳边。我和新朋友们就这样消磨时光。我回家后，倒头就睡，梦境里再次出现宫廷中的生活。我发号施令，尽情享受我的威严和权力。

是的，我的先生，我老实告诉你，这三个月的生活确实过得很舒适平静。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份戏剧海报。我轻蔑地瞧了它一眼，决定不看它，可心里却有点奇怪，这份海报怎么会来到离剧院这么远的地方呢？这是谁带来的，怎么会落到我手里？这是纯属巧合呢，还是命里注定？我把海报摊在桌子上，我的心怦怦直跳，视线模糊。我读海报：今天晚场演出，扎希尔先生将扮演“王中之王”中的主角，这是使我成名的一出好戏。原来如此，扎希尔先生要亲自登场演出。我该离开咖啡馆，找他算帐。于是我撒腿直奔剧院，人们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互相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一声不吭，拼命朝前跑，一口气跑到剧院，站在阴暗的墙的阴影里喘粗气，当我恢复气力以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小门溜进剧院。

检察官先生，我想你大概不了解剧院的内情，也没有在那神圣的舞台上站过，也没有对戏剧发生过兴趣。你也绝不会

体会到我又重新回到自己所熟悉的舞台时那种错综复杂的心情，二十年来的一桩桩往事，一齐涌上我的心头。

近三个月来，我脱离了剧院生活，放弃了对戏剧的兴趣和热情。现在又恢复了，我深信自己有能力创造出新的成绩来。

我未经允许就跑到衣箱那里，取出“王中之王”的龙袍、王冠和权杖，开始穿戴、打扮起来。我化完妆，对着镜子左右打量一番。

真主啊，昔日的王中之王，现在又复活了，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度。我也感觉不到马哈福资实有其人了。他是一个无名小卒，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闲谈，他过的是蛆虫似的低级生活。此刻，我怎么还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呢。

我从化妆室出来，迈着方步登上舞台。最前面的仆人举着火把照路，接着是打着旗帜的人，两旁站着手持长矛的禁卫兵，传令兵吹起喇叭，宣布我上朝了。我走进金碧辉煌的金銮殿，发现一切照旧，金柱依旧那样雄伟壮观，玉壁依旧镶着珍宝，宝座上套着红天鹅绒的华盖。王公大臣必恭必敬地站在两旁。啊，我又恢复了王位，重新执掌了政权。

我摆出一副国王的风度，迈着庄重的步伐向宝座走去，我边走边对大家微笑着。我走近宝座，发现宝座上坐着一个陌生人，我仔细一瞧，原来他也是“王中之王”的主角。我非常气愤，命令他滚开，给我让位。他是一个篡位的家伙。但他断然拒绝了。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忍无可忍，就举起权杖，狠狠地朝他打去，这一权杖正好打在他的脸上。我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此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随后人们就把我

送到你这里来了。

检察官先生,这就是我的情况,现在总该相信我不是杀害扎希尔先生的凶手了吧!

李玉侠译

沙良总督的姑妈

在首都各晚报平日刊登治丧启事的专栏里，今日登出了黑框的巨幅消息。消息说：

“哀启！正直的、虔诚的、慈善的夫人，尊贵的穆罕默德·沙良总督阁下（退任的政府官员、丰功伟绩闻名于世的显贵人物）的姑妈，不幸于昨日仙逝。夫人身患不治之症，名医束手，最后寿终于查尔吉本宅庄园。送殡行列定于明日上午十时从车站出发；灵车将于九点半开抵车站。鉴于死者和她的侄儿的身份，预料将有许多显贵人士参加送殡。”

克玛里先生和朋友们围坐在“琼第”咖啡馆的桌旁，他们常来这里喝咖啡、抽水烟。他买了一份报，仔细读完了这条触目的消息，接着纵声大笑，向所有在场的人说：

“朋友们！瞧这条非常重要的消息！”

大家都惊愕地望着他。克玛里又嘲笑地加上一句：

“沙良总督的姑妈去世了。”

有一位交谈的人惊奇地问道：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关于这位姑妈的事情。大概是她刚一出世，死神就把她追回去了。”

他又大笑起来。一位朋友对克玛里说：

“我却听说过关于这位姑妈的事情。”

“那才是怪事呢！”

“当然你会觉得奇怪，因为她的存在对大家是保密的。沙良总督竭力使别人不知道关于他的姑妈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害怕家丑外扬。他不愿让别人知道他有一位穷姑妈，几乎靠讨饭过日子，住在查尔吉附近一间东倒西歪的茅棚里。”

大家惊奇地听着雷法特先生的话，克玛里先生却说：

“由此看来，报上所说的死者寿终正寝的庄园，难道是捏造的不成？”

“当然是捏造的。沙良总督知道他的姑妈的境遇，也知道她生活困难，潦倒不堪，但是他丝毫无动于衷。我从可靠方面获悉，最近几年内他通过管家总共只给过她五十个皮亚斯特。”

“沙良总督否认他和她有亲戚关系，然而这位穷妇人却相反，她拚命拉住这种关系，以便求他帮助。总督想起这位亲戚就感到厌恨。她是唯一知道他的贫困的过去的人：那时他穿着粗蓝布衬衫，戴着粗毡帽，放牧牲畜；有时头上顶着盛食物的盘子，给在田里耕作的父亲送饭。”

“真是怪事！雷法特先生！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的？”

“我从抚养过沙良总督的那家人的嘴里听来的。这家的家长，是一个高尚而慷慨的人。他认养了沙良，送他和自己的孩子们一道上开罗小学，供给他学费，一直到小学毕业。后来沙良没有能力升入中学，他又帮他谋到一个政府机关的工作。

沙良刚在工作岗位上站稳脚跟，看到前途无量，他就从一个谦虚听话的少年变成刚愎骄傲的人了。他的运气很好，很快就爬到了高位，而且变得更骄傲了。他的性格和志趣完全暴露了出来，他忘记了过去的一切，甚至忘记了那个曾教养过他的恩人。是的，朋友们，沙良是忘恩负义的，现在还往往如此。我们深知这个人的性格，因此我听到您所谈的关于他的事情，并不感到惊奇。”

“难道除了这个穷姑妈以外，他就没有别的亲戚了吗？”

“她是唯一尚健在的亲戚。他憎恨姑妈，不愿认她，其秘密就在于此。”

“但是他毕竟还是认她了。”

“是的，只是在她死后才认她。”

“他认她的用意又何在呢？这真是太奇怪了。”

“他这样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她生前，他连一文钱也不肯给她，可是她死后，他却为她用了许多钱。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博得虚名；他一生就是热中于追逐虚名，并以此为唯一乐事的。难道这种隆重的丧礼和盛大的出殡，不是一种炫耀自己的手段么？难道国内名人、显贵和政府高官亲临吊唁，向总督表示哀悼之忧，为他分忧，这不是值得称羡的么？”

克玛里先生笑起来了：

“简直是疯了！如果不是有别的事，我真想参加这次丧礼，瞧一瞧那里的趣事。”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也认识这个人吗？”

“是的，和你一样。”

“什么事情使你不能去参加丧礼呢？”

“我明天有要紧事，得到庄园去一趟。”

在场的一位朋友建议说：

“那么你就拍一封电报给他吧。”

“你说得对，我就照办。”

雷法特先生说：

“至于我，我是要参加送殡的，将来我再把在那里看到的都告诉你。”

克玛里先生拍了一下巴掌，把堂倌唤来，向他要了纸、墨水和钢笔，就动手拟电报稿。他想了一会，说：

“我真不知道对这蠢货写些什么好。”

“写短些，朋友！譬如说：‘人生总不免一死，祈节哀顺变。’”

“这太简单了，雷法特先生！难道你想要他瞧不起我，挖苦我，把我描绘成怪吝的人么？必须拟一封至少要花三十个皮亚斯特的电报稿……”

然后他又向胡斯里先生说：

“你能给我口授几句哀切动人的辞句向他表示吊唁吗？”

胡斯里先生在他们一伙里向来被视为诗人。他望着克玛里先生，考虑了很久，然后说道：

“你喜欢用散文体，还是用诗体？”

“我宁愿用通俗易懂的散文体，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人是不学无术的蠢货。”

“就这样好了，你写吧！”

胡斯里先生开始口授了。

“什么？朋友！你又写成了诗，但是你知道，我是喜欢散文体的。”

“这只是开头。当然必须先使他产生一种好印象。写吧！写吧……”

今天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读到令姑去世的消息。令姑是高贵而虔诚的夫人，也是贵府的栋梁，她的去世定使您深为哀痛。总督阁下，伏乞接受我衷心的吊唁。愿真主赐给你耐心，替你添寿。愿真主超度逝世的令姑。

克玛里谨唁

“好哇！胡斯里先生！但是我想，这封电报将会花掉四十或五十个皮亚斯特。”

“这算不了什么！”

在场的人当中，还有那散尔先生。他从未见过沙良总督，过去也从未听说过关于他的事情。他很想知道比他今天所听到的更多的事情。

“这个不学无术的人的外貌是怎样的？”他问克玛里先生，“他多大年纪了？请告诉我！”

克玛里先生掏出烟盒，递给朋友们香烟，然后开始谈起来了：

“沙良总督是一个肥胖而高大的男子。他的脸是黝黑的，由于饮酒过度，经常红光满面。他的通红的眼睛下的黑圈，充分说明了他是个好色之徒。他本来就长得难看，脸上的麻子使他更形丑陋了。他大约有五十五岁，但是仍过着放荡的生活。在该用钱的地方，他一毛不拔；在不该用钱的地方，他却挥霍无度。这个不学无术的蠢货，他只追求外表和虚荣，为了

达到他的目的，他不惜使尽他的一切惯技——伪善、谄媚、背信弃义、撒谎和收买。他没有考上中学，经他的恩人多次推荐，他才当上了小官。后来他因善于巴结逢迎而升官了，逐渐爬到很高的职位。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弄到了一笔财产。他买地皮，盖房子，俨然是一位最有钱的人了。最后他的劣迹败露，政府机关把他革职了。他又采取巴结逢迎、奴颜婢膝等伎俩，企图保住这个肥缺。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尽管他并不愿意，他还是丢掉了官职，只落得不少的财产和臭名。人们不久就忘掉这件丑事，过了一些时候，他的名字又在开罗出现，受到推崇和尊敬。现在他就住在自己的府第里，过着有钱有势的寓公生活。”

* * *

送殡行列的排场很阔，而且也很隆重。参加送殡的有显贵人士，数十名最有名的念经者，戴着高毡帽的盲托钵僧，端着香炉的人，裹着白头巾、穿着绿衣服的各教派教长，各级仆人。行列最前面是两匹骆驼，它们驮着四箱水果和馅饼。这就是所谓祭礼……沙良总督穿着黑色常礼服和居丧特备的新漆皮鞋，他竭力装作悲伤的样子。但是从他的声音里就明显地听出这是伪装的。他向人们述说死者的美德，描述他的哀痛。他还谈到，他多么敬爱她，她对他又是多么慈爱。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管家偷偷地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

“如果总督把他目前在出殡上花费的十分之一给了死者，那么足可使她一生不愁贫困了……总督吩咐我装满四箱名贵的、精美的水果和馅饼，这是他的姑妈在世时梦想不到的。这

些东西应该分给穷人，使死者能博得同情，永垂不朽。”

* * *

到了夜晚，灯笼照耀着沙良总督住宅所在的大街。灯笼多得使过路的人恍若置身于豪富欢乐的夜宴中。在这座张灯结彩、铺着贵重地毯的华丽帐篷里，挤满了人；著名念经者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帐篷。沙良总督乐得心花怒放。那边又发出了备菜和摆席的喧嚣声。沙良总督吩咐端上最好的佳肴来款待密友和贵宾们。

沙良总督恭敬地接待前来吊唁的客人。他走到桌子旁边，大声呼唤仆人，指挥他们干这干那。

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原位上，又在帐篷里跟客人周旋，极力描述他的哀痛，叹息不已。他还追述死者的美德，她的逝世经过以及他接到这个噩耗的情形。

当念经者念完了一章《古兰经》，客人们先后向沙良总督告辞，并向他表示同情，然后离开了这座帐篷。这时帐篷里只剩下主人本人以及他的亲信和仆人。

总督叠起了腿坐着，用手巾拭着汗。然后他叹了一口气：

“唉！我真累死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艰难。”

总督的一个食客站在他的旁边。他是一个爱拍马屁的可恶的老头，嘴边蓄着稀疏的几茎短须。他搓着手说：

“哦！您当然是够累了；但是请您相信，如果不是这样累一番，那么丧礼就不会搞得这样豪华、惹人注目了。您瞧！所有的人，无论老少，哪个不是谈论着他们在这里所见到的东西。”

总督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阿布达里·纳比！我可以发誓，昨晚我整夜没有阖眼，今天忙得甚至连坐下休息一分钟的时间也没有。你亲眼看见昨晚客人那么多，难道我能撇下他们不管吗？”

“当然不能。否则我们就太不象话了。”

“我来回地在客人中间周旋，感谢他们的关怀。我亲自检查酒席如何摆。难道我能任何事都事必躬亲？”

“总督！不能！当然不能！您常常是事必躬亲。”

阿布达里·纳比打了一个呵欠，继续说完他的话：

“我愿凭伟大的真主以及他的荣耀的先知和一切圣灵发誓，我一生从未吃过比今天更美味的东西。我也从未见过比今天更豪华隆重的丧礼。您姑妈的灵魂现在暗中盘绕在您的头的上方，感谢您对她尽了孝道。”

阿布达里·纳比又打了一个呵欠，然后站起来，请求允许他告退。总督同意了，并塞了一些钱给他，作为对他阿谀的奖赏。

后来总督伸了一下懒腰，就大声叫喊阿济斯·艾芬吉。这个衣冠整洁的四十来岁的人，是总督的私人秘书。他走进来的时候，总督皱着眉头说：

“我对这次出殡十分不高兴。我不满意你的轻率态度……”

“我的轻率态度！但是您要知道这次出殡已经非常豪华隆重了！”

“你在撒谎！”

“送殡行列长达三百米，堵塞了首都最宽的街。我们拦阻

了行驶在各条干线上的电车，而且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好久。我们没有让一辆马车或汽车抢到行列前面或穿过行列。总督阁下，难道您没有看见托钵僧吗？他们是我们从全开罗网罗来的。难道您没有看见走在前面的念经者吗？难道您没有看见一群端着香炉和香水瓶的人吗？他们花了我们不少的钱。我为他们每个人买了新带子，委托司机阿布多师傅用汽油刷净他们的衣服，而且还吩咐哈莉里雅熨平他们的红毡帽。

“至于仆人和随从人员，阁下也知道，我们为他们新买了衣服和鞋子。因此他们颇惹人注目。我的主人，我愿发誓，我看见人们崇敬肃穆地站在大街两旁，他们被这隆重豪华的送殡行列惊呆了。他们问这是谁家出殡；我大声回答说，这是沙良总督为他的姑妈出殡，于是他们深为她惋惜。总督阁下，难道您没有听见穷人们分到水果和馅饼后为您祈祷吗？他们的祈祷声压倒了僧人念经的声音。”

总督心满意得地听着秘书谈话。忽然他又皱着眉头大叫起来，打断了阿济斯·艾芬吉的话：

“但是警察呢？他们在哪里？笨蛋！在我姑妈的出殡中，总共只有两个骑马的和四个徒步的警察，难道这不是丧失了体面吗？”

“总督先生！我愿向您发誓，他们不肯答应我多派警察。”

“他们不肯答应你？！但是他们在阿布达里·卡林总督的母亲出殡时，却答应了派十名骑马的和二十名徒步的警察。”

“阁下！您知道阿布达里·卡林总督当过……”

沙良总督打断了他的话：

“首先，我知道你就是马马虎虎的。多么不体面！在我姑

妈的出殡中，竟没有和我目前地位及过去在政府中的职位相称的足够数量的警察！全国的知名人士都认识我，他们现在又会怎样谈论我呢？我预感到人们对这件事是会惊奇的。这一切都是由你一手造成。”

“您只会听到称赞的。”

“你明天就应该纠正自己的错误。”

“请吩咐您要怎么办。”

“报纸上应该登载关于出殡的消息，详尽描写丧礼情形，报导参加送殡的显贵知名人士的名字和护送灵柩的警察人数。”

“阁下！您想看到出殡中有多少警察呢？”

“四十个徒步的和三十个骑马的警察。”

“就这样吧！”

“你应该在报上报导关于出殡和丧礼的豪华场面、酒宴的丰盛以及念经者的名望等等。从优酬谢报馆，不得吝嗇。”

“一切都将按您的心愿办理。”

总督伸过懒腰，沉默了一会，然后象平常一样低声谈起来了：

“你定下了歌女吗？”

“是的，总督阁下！难道您想举行晚会吗？”

“当然！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丝毫不想改变自己的习惯。我也不想停办我经常举行的欢乐的晚会。至于丧礼，你一切都知道了。还要我重复吩咐一遍吗？”

“我一切都知道了。”

“对于象你这样的笨蛋，最好还是重复一遍。从出殡后第

四天起，就要召集僧人每晚在这里、家里和墓旁念《古兰经》……一直到满了四十天为止。这一切都是为了超度死者和略尽孝心……你懂吗？”

“我懂得了，主人！”

* * *

次日晚上，阿布达里·纳比坐在总督旁边，给他念阿济斯·艾芬吉所拟的报导出殡和丧礼情形的短文。总督仔细地听着，并点头表示赞许。

文章中详尽地描写了出殡经过，提到了参加送殡的知名人士的名字，叙述如何布施穷人，人们如何哀悼死者和为她向真主祈福、如何赞扬克尽人子之道的总督的一片孝心……

这篇题为《伟大动人的场面》的短文写道：“正当报纸准备付印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本报特约记者的这篇报导。鉴于尊敬的穆罕默德·沙良总督阁下的功绩及其巨大声望，我们认为必须马上刊登这篇报导。”

后面跟着附有“殿下”和“阁下”头衔的冗长名单，还提到了警察及其人数。阿布达里·纳比向总督念道：

“三十名骑马的和四十名徒步的警察护送灵柩。”

总督高兴得大叫起来：

“这才对呀！他们没有拒绝我这个数目；如果我再多要一些，谁也不会拒绝我的。”

阿布达里·纳比搓着手回答道：

“您是极有声望的人。大家都知道您曾为政府忠实服务，难道他们还会拒绝您的要求么？”

“我仿佛记得，阿布达里·卡林的母亲出殡的时候，总共只有八名警察……”

阿布达里·纳比继续念下去。这篇短文的结尾说：

“愿真主保佑他！总督显出非常哀伤的样子，大家都衷心同情他。”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您确是非常哀伤的，老爷！”

“朋友！那有什么办法呢？真主的意志主宰着一切。”

* * *

在总督和他的朋友一面交谈、一面念报的同时，有一位几乎站立不稳的龙钟老头盘腿坐在院落的门坎旁边。他抽着管家给他的香烟，两人并排坐在一起。

这个龙钟的老头是在总督的庄园中服务最久的一个。他的老眼昏花了，胡子也白了。他穿着乡下人的衣服，头上扎着头巾。

在长久沉默后，他开始对管家低声谈起话来了：

“先生！我愿凭真主发誓，我见过死者，她在查尔吉城郊卖过甘蔗给孩子。我不知道总督为什么现在又来搞这一套。难道是我老糊涂了或者看见了别人所未看见的东西吗？”

管家挨近他的身边，低声说：

“完全不是！你说得对，布尤米老大爷！但是总督愿意这样做，他的欲望高于一切……”

水景宪译

塔瓦杜德太太

亲爱的读者！请你想象一下塔瓦杜德太太是怎样的人吧！她是戴着眼镜的高大肥胖的女人。她大半天都是这样度过的：坐在大厅里肮脏的四方坐垫上，不断抽着香烟。

请你想象一下这个丑陋的人吧！她的声音很粗，她的肥胖而丑陋的脸上还有麻子。她最高兴的事情是逼着别人听她唱歌。她的嗓音一点也不圆润——甚至这位女歌手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她仍以自己擅长唱歌而自豪，她认为自己的技巧可以迷住听众呢。

塔瓦杜德太太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在她的父亲死后，她马上把一切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由于她善于经营，她的财产增加到值四万埃镑的黄金和有价值证券。她为了希望在真主面前做个干净的人，不再从本钱上盘取利息了。

她在马鲁非亚拥有三百费丹的上好土地，佃给别人耕种，这些土地每年替她带来每费丹二十五埃镑的收入。

尽管如此，塔瓦杜德太太还是非常节省。她只使用旧锡器，而且处处克制自己：她要等到水果极贱时才吃，夏天也很少喝清凉饮料。

由于吝啬成性，她辞退了大部仆人，在她的巨宅里只留下一个仆人；她把看门和园丁的职责都交给他，每月给他一百皮

亚斯特。她还卖掉了马车和马，把马厩和马车棚租给邻人。这个仆人对他的职务很满意，他执着一把只能赶蚊子、苍蝇的拂帚，整天待在门口；或是打瞌睡，脑袋垂到胸前，东倒西歪。他极力想驱走睡魔，但无济于事，因为睡魔已制服住他了。西特老大爷就是这样履行他的职责的。

塔瓦杜德太太还留下了两个女仆：一个烧饭，一个打杂。女仆整天伺候塔瓦杜德太太，但是只和女主人共吃一顿午餐，因为太太在晚餐时只限于独自喝一杯酸牛奶；太太断定说，她的胃似乎很痛，晚上只有酸牛奶才易于消化。

塔瓦杜德太太只是在访问亲友时才出门。每月总有一个星期，她是在富人家里轮流作客。在这些人家，塔瓦杜德太太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不管拿来什么东西都吃。她拚命吃水果，夏天则抢着喝清凉饮料，就象酒鬼看见酒一样。

她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总是把琵琶带在身边。塔瓦杜德太太喜欢别人为她举办晚会，这样，她就可以弹琵琶或唱歌来娱悦她的朋友了。

如果有人问到她的收入，她就开始诉苦起来：

“坏蛋们把我抢光了，弄得我一无所有。物价这样高昂，我怎么活下去呢？我的一切希望只有寄托在真主和他的先知的哀怜上。”

* * *

阿布达拉济克·米特瓦里和塔瓦杜德太太有着远亲关系。这个穷小子在杂货店里当店员，每月总共只赚两镑钱。他已结婚，妻子不久就要生产了。现在他忽被商店解雇，他过

去为了防备失业而积蓄的钱，在几个星期内就全部花光。在绝望中他几乎想自杀，但是他妻子充满痛苦的眼光，逼使他另找其他出路。

“我到塔瓦杜德太太家里去一趟，”他说，“请她借点钱给我。”

他动身到塔瓦杜德太太家里去，敲了几下门。西特老大爷好不容易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急忙赶去开大门，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阿布达拉济克·米特瓦里。西特忿忿地望着客人，问他有什么事情。米特瓦里内心充满痛苦，含着眼泪，把自己的境遇都告诉了他。仆人心软了，领他走进几个月没有人来过的客厅，请他坐在布满灰尘的椅子上。

然后西特老大爷走到女眷房门口，拍了半天巴掌，最后女仆才从窗子里探出头来。于是西特告诉她，阿布达拉济克·米特瓦里求见太太。

太太这时正坐在坐垫上打瞌睡，梦见了好吃的东西。她们不敢叫醒她。半小时、一小时过去了。阿布达拉济克等得不耐烦了，他去找西特老大爷，看见他坐在女眷房门口，静候太太吩咐。阿布达拉济克请求允许他进去，但是还没有等到仆人答复，他就闯进大厅去了。太太正在那里，年轻人大声唤她。塔瓦杜德太太从梦中惊醒过来，对这个不速之客感到惊讶，但仍装出欢迎他来的样子，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女主人拍了一下巴掌，吩咐端咖啡来，但是阿布达拉济克谢绝了她的款待，他说他很烦恼。他激动地把自己的境遇都告诉了她，含泪吻着她的手，乞求她的帮助。他请求借给他一点钱，答应将来一找到工作就还她。太太皱着眉沉思了一会。忽然她的脸

上又露出和蔼的微笑。阿布达拉济克这一下子可乐了。

“你是我至戚的儿子，我尊敬她胜过亲姊妹。难道我能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吗？但是你总知道我的境遇，阿布达拉济克！坏蛋们把我抢光了。我完全成为穷光蛋了，虽然现在我什么都没有，然而我还是要尽力帮助你。”

她打开旧布片缝成的钱袋，在里面掏了半天。最后她摸到了一枚五皮亚斯特的钱币，把它塞到年轻人的手里。他伸开手掌一看，惊奇得张开了嘴。他的眼睛里不再是羞怯，而是似乎可以烧毁她的愤怒的火焰。

“五个皮亚斯特！五个皮亚斯特！我的妻子就要生孩子了。你太没有人性了。你在银行里存了四万埃镑，但是你连一个埃镑都不肯给我！”

他把钱猛掷在地上，钱不知滚到哪里去了。阿布达拉济克象疯子一样跑出了房间，面前什么东西也看不见。

他出去后刚把门砰一声关上，塔瓦杜德太太就急忙戴上眼镜，开始在地板上爬，一面困难地挪动着她那肥胖的身躯，因为她要寻找那枚五皮亚斯特的钱币呢。虽然几乎没有希望再找到这枚钱币了，但是她仍满头大汗地找了半小时，总算把它找到了。她贪婪地抓住钱币，重新把它装进旧布钱袋里，一面还愤怒地说道：

“他拒绝了我的赙济，真主什么也不会给他。”

水景宪译

旅 行 家

穆罕默德·纳吉·阿布达拉赫先生的家住在离爱资哈尔神学院^①不远的地方，家里有母亲、奶妈和几个忠实的仆人。

纳吉先生的生活是完全有保证的：他每月收入达数百埃镑；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纳吉先生已满四十八岁，他的黑胡子也花白了。他常穿着有色的或黑色的常礼服，头上总是戴着宽大的微扁的土耳其帽。

纳吉先生曾在小学念过书，但是没有弄到毕业文凭。虽然后来他在私人教师那里补习过功课，也在爱资哈尔神学院旁听过，却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在快到四十岁的时候，纳吉先生才知道自己的知识不很够，但是他并不灰心，而且愿意重新坐下来念书。他决定从已退休的老教授马布鲁克·希查米教长求学。纳吉先生跟他学习法律和伊斯兰教教规，所花学费是不多的。

尽管纳吉先生很用功，因为他很笨，结果还是没有学到什么。可是他的朋友们只知道他在科学上花了许多功夫，大家都开始称呼纳吉先生为“学者”，这个称号使他十分高兴。纳吉先生也常常到爱资哈尔神学院去拜访他的“学者”朋友。

^① 爱资哈尔神学院是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创办于公元10世纪。

纳吉先生最喜看关于古代游记之类的小说。在他的藏书
中，有整套这类的书籍。每天午后，他就到离爱资哈尔神学院
不远的书店去。书店老板从前是一个学界失利的学生。

纳吉先生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在这个书店里消磨时光。
书店开设在一间破旧的、潮湿的小屋子里。读者只能坐在墙
边铺着褪色的毯子碎片的板凳上。店里出卖各种印刷的和抄
写的书籍——主要是教科书。书籍乱七八糟地堆在书架上，
布满一层厚厚的灰尘。

纳吉先生大模大样地走进书店，沙良老板急忙从座位上
站起来，趋近他的身边，吻他的手。他用大红手巾掸掉毯子上
的灰尘，毕恭毕敬地说：

“学者先生，请坐！”

纳吉先生坐下了：

“沙良教长！您好！您的生意好吗？”

老板殷勤地微笑着：

“感谢真主！一切都好。”

纳吉先生局促不安地坐在毯子上，他向沙良请求说：

“请您吩咐端来一杯黑咖啡和一杯凉水，好吗？”

书店老板急忙执行他这位老主顾的要求。五年以来，不
管是热天或是冷天，纳吉先生的这个要求总是不变的。咖啡
和凉水虽然端来了，但是他从来不注意咖啡是否甜、水是否冰
凉。

然后他咳了几声，又提出第二个要求，它和第一个要求一
样，也是永远不变的。

“书呢？沙良教长！”

于是沙良教长从书架上取下了三本书：《一千零一夜》、《伊本·巴杜塔游记》、《印度怪异录》。纳吉先生是从来不看别的书的。他脱下鞋子，盘腿坐着，把书放在面前，一面呷咖啡或水，一面开始看起来了。他不时赞叹地说道：

“多么奇怪的东西！多么优美的辞句！”

学生们路过书店门口，大声向沙良问好。纳吉先生却以为他们是向自己问好，傲慢地答谢他们。

有时录事比斯塔维西也偶然到书店来。他穿着土耳其式长衫，头上戴着红毡帽。在他稀疏的眉睫下露出一双常常红肿的眼睛。虽然他还不满四十五岁，但是他的手老是发抖。他既笨拙又肮脏，令人见了生厌。在谈话中，他尽量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虽然他是一个十足的不学无术的人。

纳吉先生偶而也委托他从私人藏书家那里抄写孤本游记。

这个人走进书店，就在纳吉先生面前弯下腰，吻他的手，胆怯地坐在板凳末端。冗长的谈话开始了，他们谈到天气、政治和癖好。

有一次录事说他找到了一本附有彩色插图的叙述印度洋诸岛异闻的抄本。据比斯塔维西说，该书实价是五百个皮亚斯特，再也不能少了。

纳吉先生睁大了眼睛，惊愕地自言自语道：

“五百个皮亚斯特是一笔大数目！”

比斯塔维西用肮脏的破手巾拭了一下眼睛，立刻说：

“这是抄本主人所开的价目；我将尽力设法使它打一个对折。”

“我想看这本书。”

“明天我就替阁下取来。”

纳吉先生重又埋头读那篇辛伯达航海的故事^①。这篇故事他大约已读了五十遍，几乎背得出来了。

第二天，比斯塔维西拿来了那本关于印度群岛的新书，纳吉照例象祷告似的拖长声调说：

“多么奇怪的东西！多么优美的辞句！”

录事也照例重复他的话：

“是啊！多么奇怪的东西！多么优美的辞句！”

纳吉先生望着他叹息说：

“唉！我真盼望有运气到印度洋旅行，访问印度、伊朗以及自著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以后正教徒尚未涉足过的诸岛。”

“难道您想旅行吗？我的先生！”

“是的，比斯塔维西教长！但是我的母亲阻拦我。她年老了，我很难离开她。”

“噢！然而如果有顺便的机会，您是否动身到印度洋去呢？”

“当然罗！我要航行到古代阿拉伯旅行家所游历过的地方。那里有直到现在还为外人所不知道的珍宝。我想探索这些神奇之邦。然后我再顺道到印度、伊朗去观赏那边的奇迹。”

“这件事多么吸引人！多么美丽的理想！您的大名将永垂史册！”

^① 《一千零一夜》中的一篇故事。

“比斯塔维西教长呀！但是我还不能离开我的母亲。因为她年老体弱，我很难离开她。”

于是纳吉又埋头阅读辛巴达第三次航海的故事。

* * *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就这样地过去了。纳吉先生的生活中什么也没有改变。每天他坐在沙良教长的书店里，和他谈话。

纳吉先生的母亲活到八十八岁才去世。这时他的生活开始有些变化了。出殡后的第二天，报上登载了对死者的颂辞，还描述了有埃及知名人士及著名学者参加的出殡盛况。

纳吉先生身穿丧服。在他呆板的脸上现出哀伤悲痛的样子。现在只有在家里或坟地上才能看到他了。

但是在他母亲死后过了五个月，他又出现于沙良教长的书店里了。他大模大样地走进书店。

“沙良教长！您好！您的生意好吗？”

纳吉先生要了书、咖啡和水以后，就坐在铺着褪色的毯子的板凳上。沙良教长还是把他已读了多年的那三本书拿给他，纳吉先生仍是津津有味地读那篇辛巴达航海的故事。

录事比斯塔维西走进了书店。接着就是吻纳吉的手和闲聊，他们谈到了天气、政治、癖好、孤本、旅行……

忽然纳吉先生咳起来了，大约咳了五分钟。接着他踌躇了一下，最后才装作骄傲和坚决的样子，用满怀信心的强硬声调说道：

“朋友们！我非常难过地告诉你们，我们就要分离了，因

为我将要出发旅行。”

沙良教长和录事比斯塔维西惊愕地对望了一眼，同声喊道：

“我的先生！您要旅行去了吗？”

看到他们的惊愕神情，更使纳吉先生愈加装模作样起来了。

“我想游历伊朗、印度和印度洋诸岛。”

“这是最后的决定呢？或者只是初步的打算呢？先生！”比斯塔维西一面问，一面用他沾染墨污的手揉着几乎没有睫毛的红眼睛。

纳吉先生几乎生气了。他摆出架势，从皮包里抽出一张什么文件，忿忿地说：

“你们瞧吧！难道这不是出国护照吗？”

过了一会儿，纳吉先生平了气，他说：

“明天我到马布鲁克·希查米教授那里去辞行，后天我就在苏伊士了。”

沙良教长装着十分难舍的样子说：

“你在苏伊士会待得很久吗？”

“不！大约只待一星期，办理和我旅行有关的事情。我知道，住在苏伊士的著名学者卡密里教长有一本古书，里面详述通达伊朗、印度及印度洋诸岛的水陆路程。我决定请求卡密里教长让我读一遍，因为这对我可能是很有用的。”

录事比斯塔维西用他沾染墨污的手揉着眼睛，悲叹了一声：

“先生！和你分别，我们感到很难过。我愿凭真主发誓，

我的心充满了痛苦和悲伤。你一定要早些回来哟！”

纳吉先生的架子越摆越足了：

“我的旅行将要花十八个月。”

第二天纳吉先生到马布鲁克·希查米教授那里去辞行。他们师生之间的会见是很感动人的，纳吉先生在会见时得到了一些必要的教益和指示。

过了四天，比斯塔维西顺道到书店去。当他看见纳吉先生还是和往常一样坐在原位上的时候，他是多么惊奇啊！在纳吉先生的身边摊开了三本名著。他时而呷一口黑咖啡，时而呷一口凉水。比斯塔维西莫名其妙地站着望他。

“先生！我以为你早已到达苏伊士了！”

纳吉先生很难为情地望着他，婉和地说：

“为了家事，我将行期延迟了两个星期。两星期以后，我就要搭乘英国东方航运公司的‘亚洲号’轮船出发了。”

在这次会见后过了十天，有一家报纸的简讯栏刊载了下面一则短讯：

勇敢的旅行家啊！祝你一路平安！

伟大的学者和著名的旅行家穆罕默德·纳吉阁下将要离开我国了。这位阿布达拉赫家族的首脑人物，以博闻强记和文学活动知名于世，他久已渴望到印度、伊朗和印度洋诸岛去旅行，并准备在岛上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希望尊敬的旅行家平安归来，我们谨向他预致敬意；并祝贺他胜利结束他的首次旅行，我们相信这次旅行是会带来很大好处的。我们特向同胞们介绍，大家都来效法这个有益的伟大榜样吧。

* * *

“亚洲号”轮船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从苏伊士启航，驶往印度。

过了三个月……纳吉先生和平时一样坐在沙良教长的书店的老位子上，阅读辛巴达航海的故事，不时喃喃自语道：

“多么奇怪的东西！多么优美的辞句！”

录事比斯塔维西坐在旁边，重复着他的话。

突然纳吉先生抬起头说：

“唉！我真盼望能够游历印度洋诸岛，访问印度和伊朗！”

“先生！”比斯塔维西反驳道，“本来您在三个月以前就已准备去旅行，但是后来却延了期！”

纳吉先生叹息道：

“唉！从前是我的母亲阻拦我，因为她年老，我不能离开她。可是现在……”

他沉默下来了，好象谈累了似的。过了一会儿，似乎费了很大的劲，他才支支吾吾地接着说下去：

“现在我有事情……要收租……我有许多工作，非常多的工作……庄园的事情乱七八糟……”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说：

“然而我一定要出发旅行。我必须游历印度洋诸岛，访问伊朗和印度。当然，我还要勘察那些埋藏着无数珍宝的无名地方，这一切我都将在最近期间内做到……”

水景宪译

中 立

我们正度盛夏，天气炎热。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时，我极想乘车到吉查去，在乌尔曼公园呆上个把钟头。公园临着一条潺潺的小溪，溪边长着枝叶茂盛的大树。坐在浓密的树荫下乘凉，微风送来阵阵浓郁的花香，沁人肺腑，清新的凉气从脸上拂过，让人感到格外舒适。然而在穆罕默德·阿里大街我的破屋子里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我在易卜拉欣·帕夏广场汽车站坐上六路电车，车里没有乘客，只有售票员坐在二等车里的座位上懒洋洋地数着钱。

公共汽车到了下一站，有一位胖子慢腾腾地走上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谁能不认得他呢。虽然他那独特的体态人人都熟悉，但是从来没有人打听过他的名字。不过，他喝醉酒时的那付样子准都记得：一付紫胀的脸，贵族式的双下颏，好象在前面为他开路似的高高隆起的肚子，走路时摇摇晃晃的，这付丑态谁也忘不了。

记得有一次，我去杰鲁比饭馆，发现他坐在一个角落里，独霸一桌，桌子上面摆着几盘香味可口既脆又酥的油炸包子。

只要我随便到哪一家有名的饭馆，也准会碰见他。他面前的桌子上摆满山珍海味，他喝着上等酒，不时地举起高脚杯

一饮而尽。我久久地看着他大吃大喝，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这令人心酸的桌面，只有一盘炖鸡块和一瓶象药水似的苦味的酒。

由于常常见面，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默契的友谊，然而也只不过是点点头笑笑而已。

胖子一上车，就看见了我，他马上向我点点头。然后在靠车门的位置上坐下，挺着个大肚子，真象母亲膝盖上放着一个孩子一样。他穿一件漂亮的白帆布上衣。我见他不时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只名贵的带有金链的金表，喜爱地左看右看，爱不释手。我可以肯定，这块金表是新买的。电车到了布拉克街一站，走上来一位瘦子，他四面寻视，一看见我们，就走到头等车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我一看他的穿戴就知道他不是个正经人。他打扮得很庸俗，两只眼睛就象多日没吃东西的饿猫一样四处寻视，嘴角上挂着狡黠、谄媚的笑容……他叠着腿坐在那儿，贼眉鼠眼地瞧着我们。当我们的胖朋友再次掏出金表十分喜爱地欣赏着的时候，我发现这位陌生人的猫似的眼睛里立刻射出一道亮光。从此时起，这位陌生人就日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朋友胸前的上衣兜。电车开进查玛利克站，一股清新的微风迎面扑来，给人一种凉爽舒适的感觉。我的胖朋友把头靠在车窗上，合上眼，一会儿工夫就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我打开《金字塔》报，假装看报，其实，我在偷偷地监视着猫一样的陌生人。他的眼珠滴溜溜地直转，我用报纸掩住脸，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侥幸心理微微地笑了。我觉察到他坐立不安，有点紧张，就故意把头靠在车窗上，合上眼，假装睡觉，

我的脸上仍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转眼间，这位象猫似的陌生人小心翼翼地凑近我的胖朋友的身边。

微风送来阵阵花香，把我带进了静谧的梦境之中，往事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闪过。首先出现的是正在大吃大喝的朋友臃肿的体态，接着是猫似的陌生人的幻影，手中拿着一只光芒夺目带有金链的金表……我觉得没有意思，就不再去想我的胖朋友和这个陌生人。凉爽的微风又把我带进自己美好的梦境之中。

后来，有人摇晃我，我睁眼一看，原来是售票员在叫我，告诉我，电车已到终点站了，也就是我到了吉查。时间过得真快啊！我站起身，朝车门走去，准备下车。这时，我的那位有钱的胖朋友象没事似地在我前面摇摇晃晃地准备下车，那个陌生人早已无影无踪了。

我打算抢在我的有钱的胖朋友之前下车，就越过他，同时又看看他胸前的上衣口袋，金表链不在了。我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就急忙下车，把手伸到裤兜里掏手绢，想捂住嘴不笑出声来，至少不要大声笑出来。谁知道，笑别人，自己也跟着出了笑话，我的那支新买的“派克”钢笔也不见了。这下子，我着急了，笔到哪儿去了呢？我翻遍所有的衣袋都没找到……。真倒霉，这支笔还是我分期付款买来的，刚交过第一期的钱。

我停下来，揩揩脸颊上的汗，我的胖朋友摇摇晃晃地走进人群，消失不见了，这时，我心里才产生一种同情他的心情。

* * *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跟胖朋友的交情愈来愈深厚。我

很高兴地陪他吃饭，不再象以前那样面对着一盘炖鸡块和象药水似的苦酒唉声叹气了。

李玉侠译

成 功

我叫“曼苏鲁·拉菲欧丁”。

或者叫“曼苏鲁·拉菲欧丁先生”。

我的职业是新闻记者。

也就是说，我是一名有根底的新闻记者。

我接替了父亲的职业，父亲接替了祖父的职业，祖父又接替了曾祖父的职业，因此，新闻记者这种职业是我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在我们家里，它已经成了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职业了。我为这种职业呕心沥血，我们是不可分割的……

我发表过一些脍炙人口、遐迩闻名的好文章，朋友们有口皆碑，同声赞誉。

我是个成功的记者，百分之百的成功……

我的成功在于我有干新闻这一行的聪明和才干。

我在各方面都是成功的，但是，我却挣不到钱和妻子一道过体面的生活。

我在《导弹报》当编辑，同事们对我的努力都给予足够的评价。然而遗憾极了，编辑部主任不承认我的任何功劳；固执地认为我的文章读起来言之无物，兴味索然，不吸引人。甚至言过其实地把我描绘成一个守旧分子，恬不知耻地在同事间传播流言蜚语，说我的思想过时啦，我的风格象一块冥顽不灵

的石头啦等等。

长久以来，他总冲着我吼叫：

“换点儿新的吧，我们的先生……写些有趣的东西，你还应该把自己的风格润色润色，使它柔和一些……”

主任先生要我效仿那帮没出息的同事，和他们一模一样……

对不起！同事们！

我说你们没出息，这是不得已呀，也是因为你们自己不争气。

你们用一些使人眼花缭乱的假象，给读者写了这种空洞乏味的东西，实际上这也戕害了你们自己。

我决不会堕落到你们这种地步，跟你们同流合污。

我决不让自己的笔，坠入你们已经陷进去的深渊里。

我对自己短吃少用的清贫生活感到很知足，觉得良心上过得去，因此，我心情开朗，精神愉快。

然而，我得承认：这种困境使我很窘，的确使我很窘。

我到处赊欠，一身是债。

妻子经常不断地在我面前痛哭。

她三番五次地说：

“唉！拉非欧丁，我的命真苦啊！你真叫我失望，恨我自己嫁你的时候没有挑个好日子！”

我听了这些话，感到痛苦。我立刻对她说：

“亲爱的，你不要忧愁，情况将会好转，一切都要解决。俗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忍耐是安乐的钥匙。”

每逢我一说完，她就很快地用拳头捶我，使我前后摇晃。

我随即关起房门，把自己禁锢起来，冥思苦想，搜索枯肠，琢磨一个新奇的写作主题。最后交给编辑部主任，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博得他的欢心。

要写些什么，对我来说并不难。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在我脑际，我只要选择一个就行了。

喏，这是我的书柜，用起书来十分方便。是这个书柜赋予我创作的灵感，指导我铸字造句。

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书柜啊！真是无价之宝！

从我的先祖拉菲欧丁家族的创业人在世的时候起，这个书柜就存在了，这使它多么自豪。

即使妻子不承认这个书柜有任何益处，一直轻蔑地贬低它，这个书柜还是洋溢着历代伟大学者的文思才华。唉！妻子的话太难听，我不提它，以免玷污我的口舌。

我注意到：我们的境况愈紧，手头愈拮据，书柜里的巨册书籍就愈见减少。

秘密被我发现了，原来我那无知的妻子——愿真主宽恕她——为了填饱我的肚子，竟求助于我珍藏的书籍了。

为了换得全家的食物，不惜为寥寥数文将大师宗匠们的文思才华出售了。

每当我责备时，她总是冲着我嚷叫：

“难道你要我割身上的肉给你做饭吃？……”

丢人啊！……耻辱……

在妻子眼里，一碗锦葵汤^①等于伊本·马立克的一部《千

① 一种锦葵属植物，其叶可做汤。

言诗》^①或者哈里里的《玛卡梅》^②……

我羞愧满面，无地自容。我承认一个时期以来，我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方式，一日三餐地吞吃了这些书，吞吃了这些天才巨匠们的思想和智慧。

……我闭门不出，一连几小时地工作。拟好稿子，誊了又改，改了又誊。最后，直到我认为这颗永恒不朽的明珠完美无瑕为止……

我带着稿子仓皇而匆忙地跑到《导弹报》编辑部，将稿子交给编辑部主任。

主任先生翻了翻稿纸，撇着嘴轻蔑地看了几段，最后对我说：

“思想僵化，这些话简直象石块，象钢筋水泥……”

他上下打量着我，接着说：

“阁下，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篇值得发表的文章？你怎么不去看看同事们写的好文章？”

“我不读他们写的任何东西。”

“嘿！你错了……你应该把他们当作效法的榜样。倘若你想在这一行获得成功，你必须跟他们一样！”

“说到效法，你能给我举几篇他们写的‘范文’吗？”

“喏，你看看这几篇。这几篇文章很有趣，第一篇题目是《怎样杀死你的岳母而使她不受任何痛苦？》；这篇是很有意思的新鲜事。其次一篇是《父亲拉着女儿跳摇摆舞》；这篇是

① 《千言诗》是伊本·马立克(死于1274年)著的阿拉伯语法书。

② 哈里里(1054—1122)，诗人，语言学家。主要作品有《玛卡梅》50首，这是一种产生于10世纪的叙事散文诗。

动人的杰作。另外一篇是《按照你喜欢的规格供应塑料嘴唇》。

“这些‘范文’都是你同事们写的，他们富有革新精神；可是你……你写了什么呢？”

“对，你写过几篇，你拟的题目是《男子是一家之主》^①；你另一篇的题目叫《量人之才以二小：心和舌》^②；第三篇文章是《连读的海姆宰比分读的海姆宰好》^③。我的阁下，这些材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从我远祖的书柜里找来的。”

“咳，病根就在这里……你应该从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从各种各样人物那里去猎取珍闻奇事。”

……我尴尬地站在编辑部主任跟前。然后我离开《导弹报》报馆，嘴里直喊倒霉，诅咒这种憋人的生活。

我应该洗手不干新闻这一行啦，因为它意味着不幸、穷困、卑贱。我应该走向一个新的方向，另找一个出路。

随便什么工作我都情愿：清道夫，咖啡馆的堂倌，擦皮鞋的，或者出殡时端香炉的，拿香水瓶的等等，只要不是新闻工作就行！

我今后再不舞文弄墨了。

事实上岳母应该宰掉，狠狠地宰掉，但我怎么能提笔写《怎样杀死你的岳母而使她不受任何痛苦？》呢？

我决心摒弃新闻工作，一辈子跟编辑部离得远远的，让这

①、②、③ 喻三个标题都是文绉绉的，不吸引人。其中②是阿拉伯语里的一句格言，指一个人的能力用两样最小的东西——心和舌来衡量。③是阿语法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令人倒楣的职业结束吧！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在街上走，诚如那些古代的名作家所说的那样“垂头丧气，一败涂地”，漫无目的，不知往哪边去好。

我的脑际蓦地闪过一个想法，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不妨试试。当下我就奔向“喷气机咖啡馆”。进了店门，向我的朋友阿祖兹常坐的角落走去。发现他坐在老地方，四周围着三个人：擦皮鞋的，卖串珠的，卖香蕉的。阿祖兹象平常那样，正一心一意地和那伙人讨价还价，执拗地和他们争吵。

他看到我来了，脸上现出笑容。马上给我要了一杯咖啡、一壶水烟，随后又跟那三个小贩继续激烈地争吵。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我面带愁容，一言不发，便问我：

“怎么啦？愿真主使你避开不幸。”

我用足尖踢着地，对他说：

“唉！极大的不幸。”

“你说清楚些！”

我把和编辑部主任之间发生的事简单扼要地对他说了，告诉他我已下定决心，今生再也不干新闻这一行了。我斩钉截铁地说：我永远将它丢弃了。

他打发走小贩，对我说：

“你做得对！我根本不相信什么新闻呀，编辑呀，在我看来记者很象集市上玩杂耍骗人的，或者游乐场的滑稽演员……你看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杆，摇摇晃晃地在绳子上走。”

“我找你就是要你把我从绳子上救下来，否则我要摔下来，跌破脑袋。”

“想让我给你找一个别的工作吗？”

“看在真主面上，全仰仗你啦，只有你才能帮忙，你是全城街长的头目，他们唯一的领袖。对你来说为我找一个混碗饭吃的工作是不难的。”

阿祖兹用无名指搔了一阵脑袋，突然说：

“托真主洪福，这件事容易办……”

我注视着他，听他继续说：

“你乐意去屠宰公司工作吗？这是个很大的公司。”

“当屠夫，当木匠，当铁匠……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只要远离这该死的新闻业就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名片，在名片上写了几句客气的嘱托话，然后递给我说：

“拿上这张名片找我的朋友，屠宰公司法赫德老板，他会慷慨地把你留在公司工作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些方便。”

我的眼睛湿润了，紧紧握住我的朋友阿祖兹的手。

我告辞后朝家走去，心里充满着种种甜蜜的幻想。

一见到妻子，我兴高采烈地对她叫起来：

“这下可好了，亲爱的，问题解决啦！”

“拉菲欧丁，我看你象是捡到宝贝啦……”

“我将去一家大公司工作。”

“什么公司？叫什么？”

我犹豫了一阵，最后鼓足勇气说：

“‘爱国屠宰公司’，是法赫德老板掌管的。”

她听了后，呀的叫起来，捶着胸膛说：

“拉菲欧丁，你愿意和屠夫一起工作？你真叫我失望啊！”

说完呜呜地哽咽起来，我挨近她说：

“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太太，想开点儿……以后饭桌上每天不会断肉啦。”

次日清晨，我离家前往“最大的爱国屠宰公司”。我摇头晃脑，嘴角老挂着一丝微笑，这笑容象是印上去的，步伐轻快地向公司走去。这一切都为了竭力装出一付某企业主或某家大公司跑街的模样。

到了公司，迎面的门上挂着一排排整只的牛羊。在剥了皮的身上打着一个个红印章，仿佛是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场上获得的荣誉勋章。

我看见屠夫们站在“尸体”的旁边，舞动着手里的剔肉刀，把整只的牛羊剥开，肋条、四肢按类扔在近旁，东一堆，西一堆，垒得象山一样。

我目睹这种景象，站了片刻。这时，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是置身于厮杀流血的战场上呢，还是在屠宰场？

我鼓起勇气从挂着的牛羊中穿过，闯进了大门。生肉的气味钻进了我的鼻腔，引起我一阵恶心。

我问老板在哪儿，人们告诉我说在办公室里。过来一个小伙计给我领路，他身穿一件染有血污的长衫，手里握着一把剔肉长刀，很象刽子手的屠刀。

办公室在“屠宰场”后面。又矮又胖，身板结实的老板就在里面，他坐在一张沾着肉星子的桌子旁边，桌上摆着一架电话。

我进去时，老板正趴在这架可怜的电话机上，看来压得它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发现我，我就站在门口等着。

等了好一阵，老板还在打电话。我听出他是在跟一个朋友说话，既不拘谨，也不顾礼貌。他正厚颜无耻地用粗野的话和对方打趣逗闹。

他还在说话，我仍站在门口等。

最后老板哈哈大笑一声，随之引出一口浓痰，象投炸弹似的吐在房中央，痰沫还飞溅到我的脸上。

这是他谈话即将结束的信号。

老板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疑惑地凝视着我。我满脸堆笑地上前递过名片。他一瞥见阿祖兹的名字就高兴地喧嚷起来。他一边精心地捻着他那涂着油脂的粗唇髭，一边指着一张凳子让我坐下。

老板身穿一套黄橙橙的西服，衬衫领口是开着的，西服左上方的口袋里插着一方白底红道的丝手帕，散发出一阵刺鼻的香气。这种香气还混杂着生肉的气味，造成一种鼻子难以忍受的怪味。

老板终于开腔了，他满口夸奖阿祖兹。说阿祖兹的嘱托是可以实现的；不过他还必须问我一些问题，比如我担任秘书工作的经验啦，我通过电话应付对方的能力啦等等。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便滴铃铃响起来了。我辨别得出打电话的是一位太太，声音又尖又响，没谈上几句就跟老板吵闹起来。

我毫不怀疑，打电话的是他妻子。

老板把话筒狠狠地往电话机上一扔，谈话中断了。随即

点起一支雪茄烟。

他尽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又接着和我谈话：

“是呀，必须了解一下你用电话交谈的能力，因为这是你最基本的工作。”

电话又滴铃铃响起来……

老板拿起话筒。……

一阵细弱、温柔、娇滴滴的声音传到我耳中。这声音打开了老板的心窍，顿时他喜形于色，容光焕发。我只见他侧着身子瘫坐在椅子上，手指头拨弄着雪茄烟。

他向对方说着挑逗的色情话，因此双方嬉闹起来，老板说话直截了当，毫不隐讳，尽是一些肮脏，猥亵的字眼。

老板倒在椅子上，前后晃动着，显出很得意的样子，我真担心他会仰面朝天摔倒。

戏弄调情的对话进行了很长时间，而我却嗅着生肉味、刺鼻的香气味和雪茄烟的烟味……尽管这样，谈话还是逐渐吸引了我，这点我不能不承认。

过了一会儿，我听懂了对话的内容：

老板邀请打电话的女朋友同他一道去某处幽会……

谈话结束了。

老板喜盈盈地、轻轻地把话筒放回原处。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喷出烟雾，回头看了看我，继续刚才的谈话：

“我们刚才谈的是‘电话’问题，你能巧妙地操纵电话机吗？”

“有谁比我更内行呢？我专会打电话，我的工作将会使你

满意。”我脱口而出地说。

他从嘴里吐出一大团烟雾，接着说：

“好哇！……好哇……那我们就说定啦。”

电话又滴铃铃响起来……

我很快地辨别出打电话的是他妻子，两人又大声吵闹起来。

妻子要求丈夫晚上陪她去游乐场看滑稽表演，而丈夫一会儿托辞公司事务繁忙，不能脱身；一会儿又贬薄这种滑稽表演不值一看，因为它既不顾任何风尚道德，在高尚艺术中更无地位可言。

争论趋于激烈。

最后老板一边恶言恶语，破口谩骂，一边扔下话筒。无疑的，这种诟骂和风尚道德、高尚的艺术相距十万八千里。

接着，老板又和我攀谈起来，都是关于我打电话的才能方面的事。

电话又滴铃铃响了……

我和老板的谈话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持续下去。

……我在这个禁闭所待了整整两小时，被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聆听了几次电话交谈：一会儿是老板和妻子之间的；一会儿是老板和歌女之间的；再过一会儿是老板和朋友们之间的……

我脑子里已经收集好了见闻材料，它将作为我写新闻报导的内容。

我要写的人物不由自主地以一种奇异的速度在我的脑子里呈现出来；一幕一幕的景象也在我的想象中映出。

当老板起草关于我在公司工作的合同时，我感到智慧的“精灵”，蠢蠢欲动，一跃而出。

过后他把合同递给我，重复说：

“恭喜你，阁下，恭喜你……请在这儿签个字，薪金优厚，工作满意。”

此刻，我的目光落在他那浓密的唇髭上，上面落了不少血腥的肉星子。一阵恶心涌上来，于是我把目光移开了。

“阁下，还有什么问题么？”他接着问。

“噢，没什么……没什么……不……不过……”我含糊不清地说。

猝然间，我站起来，象离弦之箭似地冲出了房门，穿过“屠宰场”。

我在路上跑起步来。

我走进了在路上碰到的第一家咖啡馆。

我立刻要了一壶咖啡、一迭白纸。

凭着我的天才，唰唰地写起来。我用不着费力去选词造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只要把人们日常的谈论、描述、景象记录下来就行了。我以所见所闻，想象着我的新导师，屠宰公司老板法赫德那里，将要发生的事情，以这一切作为材料，奋笔疾书。

文章一写完，我就跑到《导弹报》编辑部，闯入主任办公室。

我把文章摊在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

“给你，我刚刚写好的。”

他狠狠地盯着我。

“你先看看，再把意见告诉我。”我接着说。

他开始读文章，没过多久，抬头看着我，说：

“明天你来一趟，把意见告诉你。”

……第二天，我离家前往报馆。

同事们离我远远地聚集在一起，他们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什么。

我的心在怦怦地跳，走进主任办公室。主任先生站起来，热烈地欢迎我：

“恭喜你，先生，我已经把你安插在编辑部第一编辑室，你以后有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工资啦，你应该经常供给我们象这样有趣的新闻报导。”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含含糊糊地说：

“愿真主赐你长寿。”

他递给我一份今天的报纸，指着在头版重要位置的一篇文章说：

“看，这就是你的文章……至于题目是我给加的；我还给你选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笔名，以后你可以用它署名，人们都会知道你叫这个名字。”

我接过报纸读起来：

幽默文学家舍赫莱尔^①先生写的有趣的新闻报导

一个屠宰场的屠夫

在一次生存主义的舞会上

扒掉他老婆的皮

^① 开罗方言，原意是放荡、淫秽、堕落。

从这一天起，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变了。我的工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表达手法，甚至连我的名字，都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叫拉非欧丁，现在叫舍赫莱尔先生。

一切都变了。

妻子的眼泪收敛了，痛苦的哭叫声听不见了，代替它的是欢快的笑声。

说到书柜，我用大锁将它锁住，我和书柜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

我和穆太奈比^①、伊本·赫勒顿^②、查希慈^③和其他的著名学者日见疏远了。我把这些人的著作锁在书柜里，让它们睡大觉……

过去我称为诗文宗匠、智慧巨人的学者，现在我不需要他们了。

现在，我出没于酒吧间，游乐场，夜总会，在那里消磨我的夜晚。我跳着摇摆舞，从歌女们的大腿间攫取写作的灵感；在酒桌上，从放荡不羁的男男女女的嘴里寻找字句和笑料……

别了！我过去所处的倒霉的日子，那时候我脑袋僵化，思想落后，生活在枯萎。

欢迎！欢迎我今天所处的时代，我符合新时代的精神，我按照新的发展规律来行动！

邬裕池译

① 穆太奈比(915—965)，真名是艾卜·泰伊伯·阿玛德·布·侯赛因。著名的阿拉伯诗人，宫廷颂诗及讽刺诗作者。

② 伊本·赫勒顿(1332—1406)，北非历史学家，哲学家，主要作品为《历史绪论》。

③ 查希慈(775?—868)，生于巴士拉，学者，著有《动物集》、《名人传》等。

夏天的假日

白利赫先生是一个政府官员，他的上司和下属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一个心地纯洁、善良的人。对于交给他的工作，他都能令人满意地去完成。多年来，不论是夏季或冬季，他从没有度过一次假。每天，他总是一早去上班，晚上去咖啡馆消遣解闷。他的生活一直就是这样刻板单调。

夏天到了，天气特别炎热，白利赫先生觉得有必要休息一下。连续不断的工作已弄得他精疲力竭，身体不如过去好。因此，他急急忙忙去见上司，不好意思地提出要休假，希望上司给他一段时间，借此消遣消遣。他的上司立即慷慨地答允了。

白利赫先生满脸笑容地离开了上司的办公室。可是转眼之间，他踟蹰起来，反问自己：

“去哪儿度过这个假期呢？是呆在这冷落寂寞、孤独沉闷的家中，还是泡在每天去的喧哗嘈杂象拍卖行一样的咖啡馆？”

他的一位懂点养身之道的朋友劝他离开居住多年的首都，前往一个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的地方度假，这样他将会身心愉快，健康得到恢复。

白利赫先生决心听从这位略懂医道朋友的意见，准备马

上离家旅行。

他有两个地方可供选择：第一处是到塞菲台村找哈吉·利兹克，另一处就是到亚历山大去找莱夏德先生。

第一处是被田野环绕的乡村，亲戚哈吉·利兹克住的地方，另一处是避暑胜地，被称做“海洋之骄”，环境优美的亚历山大，朋友莱夏德先生住的地方，去哪里好呢？他思索了一阵，最后决定选择去亚历山大。

的确，他去亚历山大，一定会使他的朋友莱夏德先生感到突然，准不会料到白利赫去看望他，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莱夏德先生访问开罗时，白利赫先生不也曾多次接待过他吗？莱夏德先生常来他家作客，也从没有事先通知一声。他曾多次对白利赫先生讲过，他家住在穆哈莱姆·贝克区，随时欢迎他去作客。莱夏德先生将海滨的生活、迷人的景致滔滔不绝地向他作了诱人的描绘，现在他多渴望能到亚历山大港旅行啊。

白利赫先生从未到过亚历山大，也没有见过大海，可是当他在去朋友家的路上，一幅幅在报纸上登载过的照片，描绘的景象；他记忆中人们的谈论，都浮现在他眼前。他感到心情舒畅，希望能尽情地享受一下这充满欢乐、诱人的海滨生活。

白利赫先生向别人打听了好几次路，终于快到中午时，才找到了莱夏德先生的家。抬头望去，和其他许多新建的高层建筑一样，它是一座高楼，为了出租谋利，让居民象蜜蜂在蜂窝里那样拥挤在一起。他的朋友莱夏德一家就住在这幢大楼高层的一套房间里。

白利赫先生提着装满各种礼物的箱子，登上了楼梯。他

走到朋友家门口时，气喘吁吁，汗珠从脑门上滚下来。他按了一下门铃，清脆的铃声从里面传出来，没过多久，门开了，出现一个面无光泽、眉头紧皱、肥胖臃肿的女人。她象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似的小声说：

“先生！不许按铃……不许……”

白利赫先生感到茫然，不好意思地结结巴巴地对她说，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叫白利赫，是莱夏德先生的朋友……请……请你告诉他，我来了。”

白利赫先生的嘴角挂着一丝不安的笑容，然而这位臃肿的女人对此毫不介意。她伸出食指，指指嘴巴，低声对他说：

“白利赫先生，请你不要大声说话，动作放轻些，因为太太已经好几夜没有合眼了。你跟我来。”

她踮着脚慢慢地走进客厅。白利赫先生紧跟着她走进来，他偷眼看了看这位胖得出奇的女人，他觉得这女人浑身没有骨架，肉乎乎的，好象是一个被揉成的面粉团，每滚一下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有趣的形状。

臃肿的女人把他一带到客厅，就转身走掉了。房里的寂静使他惊讶，他可怜巴巴地坐在椅子上，回想起刚才那个女人在接待他时说的一番话，他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时，他一次又一次地听到紧张的低语声、不安的叹息声和轻微的脚步声，这一切更使他心中纳闷，局促不安。

这时，传来一阵女人呼喊救命的尖叫声，惊得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接着又传来一阵更凄惨更痛苦的尖叫声，急得白利赫先生在客厅里团团转，茫然不知所措。一会儿，房内安静下来，恢复了原来的沉寂。白利赫先生又坐下来，他掏出手

帕擦擦汗，给自己搦搦凉，他竖起耳朵倾听屋内有没有声音，那怕轻微的声音也好。

白利赫先生听到门咯吱一声开了，抬头一看，正是他的朋友莱夏德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他没戴帽子，头发蓬乱，满脸愁容。见了白利赫，没精打采地打了个招呼，跟着就急切地问：

“生了没有？”

“什么生了没有呀？”白利赫先生莫名其妙地反问道。

莱夏德没头没脑的问话，总算把这个家庭不同寻常的状态的谜揭示出来了。原来莱夏德是生平第一次等待“喜事临门”的。他的妻子难产，遭受阵痛的折磨已整整两天了。莱夏德的精神受到刺激，失去了控制。他在家里一刻也待不下去，于是整日在外失魂落魄地荡来荡去，除了想要打听点消息，否则他是不回家的。

这时，他妻子又迸发出一阵喊叫声，这声音震动了房子。莱夏德攥起拳头，直捶脑袋，同时他用一种窒息的声音叫起来：

“我要疯了！我简直要疯了！我再也……再也受不了啦。”

他转身跑了出去，象一只逃命的野兽一样，三步并作两步的冲下楼梯。

白利赫发楞地站在房中，他想立即离开这里，以便摆脱这个令人恐怖的地方。他的目光落到离他几步远的箱子上，这只箱子鼓鼓囊囊的塞满了礼物，挤得快要裂开了。白利赫先生想再待些时候，兴许恐怖的气氛一会儿会消散。突然又传来

莱夏德妻子的尖叫声，

“我快要死啦……我准是没命了。”

白利赫不由自主地提起箱子，迈步向门走去。突然，那个臃肿的女人出现在他面前，两眼呆楞地望着他说：

“莱夏德先生又跑出去了，他真是要疯了。家里只有几个妇道人家。接生婆要我们快把要用的东西准备好……怎么办呀？怎么办？”

接生婆弓着背，颤抖地走出来，她穿一件所谓的衣服——白色的破短衫，紧绷在身上，身上的肉简直要从短衫里挤出来，活象展示出的一种难看的、廉价的商品。她昂着头，卷着袖走近白利赫，这副模样真好象走进摔跤场似的。她用一种沙哑的命令式的口气，开始向他发号施令，提出种种要求来了。

“一切东西马上都得准备好。”最后她说。

白利赫先生一边凝视着她那肥肉突起裸露着的胳膊，一边连忙应道：

“你要的一切东西，我立即准备好。”

白利赫先生跑出门去。过了一会儿，他捧着一大包药瓶、裹布等东西回来了。刚一到家，就差点累得跌倒。对此，他有点心烦。但是他很快地振作起来，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难道他做得还不够义气吗？在别人艰难时刻，他总算尽了仁义之情，良心上也说得过去。

他进了门，那粗肥的手臂向他伸来，一把将那一包东西抢了过去，转身走进另一个房间去了。接生婆一走，那臃肿的女人又象爬虫似的慢腾腾、静悄悄地向他走来，对白利赫说：

“客厅里来了客人。”说话声微弱无力，象一个垂危的病妇。

然后，她使劲把白利赫先生推进客厅。这客人是一个听到消息前来探视和道喜的邻居。白利赫很高兴，心想可以请这位客人帮点忙，可是他说了几句祝全家平安、健康之类的话就告辞了。

客人们进进出出络绎不绝，白利赫来回迎送，应接不暇。他滔滔不绝、详细地向客人们讲述这儿的状况，可是事实上他并不清楚“女主人公”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只听到过她痛苦的呼救声，这声音就象火车的汽笛长鸣一样！

屋里一片嘈杂鼓噪，闹哄哄的，人们来回走动。呼救声从“女主人公”的房里时高时低地传出来，惊动了全屋的人。白利赫这时感到自己成了房里的中心人物。他有些洋洋自得，一边高高地昂着头，一边用手比划着，神气十足地向周围的人发号施令。

那位身体肥胖胳膊粗壮的接生婆，两手叉着腰向白利赫先生走来，对他说：

“情况严重……必须有一个助手帮助我工作，……应当请一位医生。”

白利赫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上哪儿去请医生呢？他想向接生婆解释一番，可是接生婆立即递给他一张纸，对他说道：

“我能求助的医生名字在这张名单上，你立刻给我请一个来……别忘了在你手里有两个人的命啊！你得对她们负责。”

白利赫拿着名单惊惶地冲出门去，接生婆的话在耳际萦绕。唉，他有什么办法呢？把这两个遭受折磨和痛苦的生命交给他，好象是命里注定似的。

在路上，他看见一辆出租汽车，立即招呼它停住。这辆汽车载着他各处奔驰，每到一处，只停一会儿，又继续前进。不是碰上这位医生出诊去了；就是碰上那位医生说现在身边有很多病人，无法脱身，不能跟他前往。好不容易找到第三位医生，可是他正在睡午觉，不许别人来打搅他……他东奔西跑，几经周折，最后在那位司机的指点下总算请来了一位医生，而这位医生的名字是原来名单上没有的。

医生全神贯注、敏捷地进行工作。他穿上了洁净雅致的白色工作服，戴上红色的橡皮手套，洁白的帽子很艺术地歪戴在头上，一束髻发垂在额头，油光发亮。

白利赫在房内走来走去，一刻也不能安定，他心情非常激动。一会儿接待那些前来打听消息的邻居，一会儿又粗鲁地向那个臃肿的女人发号施令；可是对于那个胳膊粗胖的接生婆，他却唯命是从，对那位头戴白帽的医生的吩咐也一一照办。有时，他还得走下楼梯，去给家里买点东西。

突然，一声尖厉的啼哭从母亲的房里传出来，……这个盼望已久的新婴儿，以响亮的声音宣布自己降临人间了。这个只不过几磅重的小生命，折腾得人们几天几夜没得安宁！

白利赫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一家人，有的他见过，有的他没见过，这时都兴高采烈地走过来感谢他；甚至那个臃肿的女人也为这种欢乐所激动，竟然把白利赫先生抱在怀里，热烈地亲吻他的两腮。那位胳膊粗胖的接生婆喋喋不休地夸耀自己

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英勇果敢的行为，声称自己从死神的魔爪中拯救了母亲和婴儿。过一会儿，那位歪戴白帽的医生走了出来。他手中抱着那个用布裹好的初生婴儿，只能看到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和那啼哭不停的小嘴。

医生把啼哭的婴儿递给白利赫，他迟疑地接过婴儿，心里感到很慌乱。最后他抱着小孩在房子里转来转去。

房里逐渐安静下来。医生要走，白利赫把他送到门口。临走前，白利赫往医生手里塞了几张钞票，算是酬劳。

白利赫送走医生，又上楼回到房里。他发现房里鸦雀无声，就轻声地走进客厅。他看了看手表，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已十二点了，那么说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他感到浑身的关节有点发酸支持不住了，他瘫倒在一张椅子上，打了一个大哈欠，伸了伸懒腰。他站起来走向一张宽敞的沙发，倒在沙发上，一会儿便呼呼入睡了。

过了一些时候，白利赫感到有两只手在使劲地摇晃他。他惊愕地抬起了头，眨巴眨巴眼睛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人影在眼前晃动。这人象一位魔术师似的尖着嗓子大叫：

“我的朋友，向我道喜吧！你来得太好了，我得了一个儿子啊！”

白利赫一边抹掉流在嘴边的口水，一边使劲地睁开眼睛。

“恭喜你！我的朋友，恭喜！”他用沙哑的声音喃喃地说道。

转眼之间，白利赫先生又一头倒在沙发上，响起呼噜呼噜的鼾声，让人想起一头被宰的牯牛的哞哞的叫喊。

邬裕池译

乞丐

两年前，我住在老希勒米耶区。那时我常常在穆罕默德·阿里大街的一个电车站乘车。车站对着一条胡同口，旁边是大众饭馆。在我等车时，时常看到一个锯掉双腿的乞丐，身穿一件电车售票员穿的破旧不堪的黄制服上衣，头戴一顶缠着一条破布的红毡帽。我见他样子可怜，每天给他五米里木。后来，我们彼此熟了，我就利用等车的时间，常常和他聊天，借以消磨时间。据他自己说，他以前是电车公司的养路工，由于一次偶然事故失掉了两条腿。为了养活老婆孩子，只好出来乞讨。他选择靠近电车站，又离大众饭馆不远的门洞这块地方，是因为他发现这里比别处乞讨的收入多。过往行人和候车的人看到他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并不向人强索，都以为他是个沉浸在无止境的冥思默想之中的、心地善良的修道士。我不曾记得有哪一次去电车站而没有见到我的讨饭朋友。我每次总看见他规规矩矩地坐在老地方，好象他已经跟背后靠着柱子粘在一起了。我长时间地望着他，我仿佛看见了一尊被毁坏的古代埃及人的塑像。几百年来，它被抛在卢克索尔的废墟中，身上闪烁着艺术的光华，显示出古老的尊严。

有一天，我去电车站乘车。乞丐常坐的地方是空的。我

没有见到乞丐，这还是第一次。我心里很纳闷，以为是自己走错了路，想去别的电车站瞧瞧。但是，旁边就是大众饭馆，我并没有走错路呀。我踱来踱去，等候电车。但是我心里总感到有些遗憾和不安。于是我走进饭馆，向老板打听：

“那个讨饭的哈只·拜尤米今天没有来吗？”

“五年来，也就是说自从我的饭馆开张以来，今天还是他头一次没有露面。”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对不起，先生！不清楚。”

电车来了，我上了车。这一天，象往常一样地过去了。

第二天，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到了电车站。然而我远远地望见乞丐坐在他的老地方，在沉思着。我的不安心情消失了。我走到他跟前，他抬起头看了看我，微微一笑，但笑容马上在他满布皱纹的脸上消失了，他立刻低下了头。这时我才看出他脸色苍白，显得很疲倦。我扔给他五米里木，说：

“哈只·拜尤米！你昨天没有来呀。”

他低着头，不自然地回答说：

“嗯，先生，我病了。”

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忧郁的调子。

“那你一定什么也没讨到啰。”

“真主不会放弃他的奴仆。”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五皮亚斯特的硬币，递给他，说：

“或许这些钱能补偿你昨天的损失。”

他抬起头，困惑地瞅着我，两眼浸透了泪水，迟疑地说：

“但是，先生……我……”

电车来了，我走了。而他还在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地自言自语。

以后，整整有两天我没有看见哈只·拜尤米。第三天他又来了，我远远地望见他坐在老地方。当他瞥见我之后，就爬进门洞里不见了。他当真看到了我，才从我面前逃走的吗？这使我感到惊异。我走进电车站，向四周环视一下，但是他已经无影无踪了。

又过了一周。在这一周中，乞丐哈只·拜尤米时而出现，时而不见。每当他远远地望见我向电车站走来，他就从我面前逃走。这样，我更加感到困惑和诧异了。到后来，我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一件小事，或许这个人有些神经失常。接着，又整整三个月没有见到他，我几乎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有一天，我去电车站。当我远远地看到这个乞丐坐在他的老地方时，我感到很惊奇！我自言自语地说：现在，他又将避开我溜走啦。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亲切地注视着我走过来。我走进电车站的时候，他爬到我跟前，笑容可掬地同我握手。我对他这种作法，感到很奇怪。我问他好，对他说：

“哈只·拜尤米！我总算又看到你了，说真的，好久不见你啦！”

他两眼瞅着地，搓着手对我说：

“我到别的地方讨饭去了。”

“比在这儿讨得多吗？”

“不！要少得多！”

“那你怎么不在这里而去别处呢？”

他沉默了片刻。接着睁开发亮的两眼，用坚定、认真的语

气说：

“先生！那是为了躲着你。”

“哈只·拜尤米，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电车来了，我向电车走去，我确信这个人疯了。但是他轻轻地揪住我的衣角，恳切地要我听他说下去。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答应他的请求，停下了脚步。哈只·拜尤米一边捋着短须，一边用宁静而郑重的语调说：

“请你宽恕我吧！我以前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我丝毫没有觉得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呀。”

“不！先生，我真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我讲给你听，我希望你听了之后作出公正的裁判。你还记得吗，三个多月前某天下午，你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不太记得了。”

“我还记着那一天，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那天发生的事。那天，大约在下午两点，我正在打盹，你来了，你又照例慷慨地施舍，于是我醒来了。我看见你低着头，眼睛盯着你落脚的地方，焦急地来回走动，等候电车。接着，你掏出了皮夹子，翻动了一会儿里面的纸，你又一次次地看手表。最后你掏出一张纸，仔细地查看它。这时，电车来了，你大步地向电车走去，两眼还看着那张纸。”

说到这儿，哈只·拜尤米停顿一会儿，咽了口唾沫，擦了擦汗。接着，用颤抖的声音继续说：

“……你合上皮夹子，又把它放回口袋。但是一张五镑钱的钞票落在地上，被风吹到我跟前。我本要叫你；但是我的手无意地接触到了钞票，这时，我觉得舌头象是钉在喉咙里

了。我呆呆地望着你上了电车，我的手捂着这张钞票，不让别人看见。电车启动，慢慢地开远了。我只感到有一股力量促使我赶上电车，我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爬去，我一面叫着你，一面挥着手，让电车停一停，但是没有一个人理我。顷刻间，电车消失了。这时，饭馆的老板阿菲菲师傅走到我跟前。他听到了我的呼唤声，问我怎么啦。我立刻回答说，我向一个人乞讨。他奇异地望了望我，因为他知道我从来不张口向人讨点什么。后来，阿菲菲师傅回饭馆去了。街上又恢复了平静。我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就小心翼翼地衣袋里掏出这张钞票，又害怕又警惕地长时间端详了一阵，我自言自语道：我们要过好日子啦，要吃最好的东西，要吃肉啦。但是，我的手哆嗦了。我一面匆忙地把钞票塞进衣袋，一面执拗地重复着说：不！明天我要把钱还给失主。两种念头在我脑海中不断地斗争着。我这样呆了半个小时。那一天的下半天，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就急忙回到家里。我妻子见了我，问我为什么今天回家这么早，我向她撒了个谎。进了房间，我走到靠窗的一角，从衣袋里掏出钞票，开始细细地看它，看了很长时间。我含糊地自言自语：我们将要吃好东西啦，要吃肉啦，我们要过好日子啦。不！我还是要把钱还给它的主人。孩子们向我走来，他们亲我，吻我。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有的还露着肉，我把他们抱到怀里。突然间，我高声说：明天，你们要穿漂亮的红衣服啦！小家伙们用惊奇的半信半疑的目光看着我，其中老大走近我，亲了亲我，温和地问：是真的吗？爸爸，明天我们要穿漂亮的红衣服啦。我说：是真的，明天我去市场买漂亮的花布，让妈妈给你们缝新衣服。我向他

们重复了好几遍，直到他们都满意了为止，他们高兴得围着我跳起来了。手舞足蹈，大叫大嚷：明天我们穿漂亮的花衣服啦！最后又都吵吵嚷嚷地跑到妈妈跟前，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并把她也叫到我跟前。我向她说这件事是真的。接着我又大声地告诉孩子们：明天你们可以饱餐一顿最香最可口的饭菜。小家伙们一边大喊大叫，天真地重复着我的话，一边又向我拥来，同我亲吻。我吻着他们，眼泪刷刷地掉下来……。第二天，我们度过了最美好的一天，我们吃了最美味的食品；孩子们穿起鲜艳的新衣。第三天，我又去我的老地方讨饭，遇见了你。当你问起我没有来的原因时，我撒了个谎，告诉你说，我病了。接着，你又给我施舍，递给我五皮亚斯特。真主啊！这是怎么样的五皮亚斯特啊！这五皮亚斯特在我手上就象爬动着的蝎子一样螫我，我再也不能把它拿在手里了，就把它扔到一旁。即刻，我回到了家，感到浑身发烧，直打哆嗦。遇到了穿红衣服的孩子们，他们把我围住，跳起舞来。红艳艳的衣裳在四周舞动，就象火狱里的火焰在我周身燃烧一样。我脱身后，退到房内的一角，靠墙站住。我哭泣、战栗起来。孩子们看到我的情状非常惊恐，去报告了妈妈，她急急忙忙地赶来。我告诉她：我病了，需要休息和睡觉。自那天起，我的心境就不平静，五皮亚斯特一直在螫我，使我疼痛；孩子们的衣裳象火狱中的火焰在我周身燃烧。我避开他们，不让自己亲近他们，搂抱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天。在这十天里，我饱尝了置身于地狱似的痛苦。最后，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来拯救自己，这就是，决心把钱还给你。我问妻子手头还留下多少钱，她说：都打发完了。她给自己做了衣服，给孩子们做了衣

服；还了一部分债；买了一些家庭日用品。事情既然这样了，我也就不顾忌什么了，我下定决心把花费的钱再赚回来。我还发了誓：不攒够钱，不见你。从此，我为了积攒这笔钱，就躲到了一个远远的地方乞讨。我作了最大的努力，过着比过去还要苦的苦日子。我没有履行对孩子们许下的诺言；又惹妻子生了气。但是对自己这样做，我是感到满意的，心情比较安定了。孩子们穿的鲜艳的红衣裳不再使我感到恐惧了，因为我正在积攒花费掉的钱，以便奉还给你。瞧！这就是我已攒齐了的钱。对我来说，得到这些钱是不合法的，对你来说，是应该的。”

哈只·拜尤米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裹好的小包，解开它。他一边把钱包递给我，一边说：

“先生，把你的钱拿去吧！你拿上它，好使我松快些，真主也使你安宁。”

我瞅了瞅打开的小包，包布又破又脏，里面是一个装满大大小小的钱币的钱包，数目还不少呢，从一分到一元。拜尤米大叔看我凝视着钱包，并不伸手去接，就说：

“今天，我又把包里的钱数了数，一文不差，你拿上吧！假若你愿意的话就在我面前点一点。”

我听了他叙说的一切，感到很吃惊。我时而发呆地望望这个人，时而又看看小包，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拜尤米大叔唤醒了我，大声说：

“先生，假若不拿走你的钱，我就把它扔在井里，这样你就一无所得。拿上吧！好让我安心，真主也使你放心。”

我伸出手，默默地接过小包，把它放在衣袋里。接着，我

使劲地握住他的手，含含糊糊地说：

“拜尤米大叔，你，你是个有志气的人，你是个有志气的人。”

我思索着听到的和看到的一切，低着头走了。以后，我换了个车站搭乘电车，因此一直没有看到拜尤米大叔。

每当我思念这位心地善良的乞丐而想去看他时，总有一种我至今仍不知其性质的内在的原因阻止我那样去做。

郭裕池译

思 乡

卡萨布先生是什亚赫特庄园的总管。他生在庄园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自小生长在农村，除了种庄稼以外，世上别的一切就不知道了。最初他是庄园的园丁，由于工作积极，有超人的才干，又被提升为仓库管理员。后来，当上了总管的付手，接着就升为总管。这份差事是农民最高的理想。卡萨布是个文盲，是个精明的文盲，他有非凡的记忆力。他能够象个极能干的行家，计划安排庄园的各种事务。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你只要同他稍坐片刻，听听他宏亮的话声，看看他炯炯的目光，一副农民的形象就呈现在你的面前了。在农村，虽然烈日当空，空气燥热，但是，树荫遮地，有时微风轻拂；这里有安静的沟渠，慢悠悠的扬水车。卡萨布有一所简陋的房子，它并不比其他农民的住房宽敞和讲究。从前他父亲住在这里，卡萨布自己就在这里诞生，也在这里成长，他的孩子们也在这所房子里长大成人。因此，他不想对房子作任何改动，犹如置身于宽敞的大厦一样，在这所房子里生活。

卡萨布月薪不过五镑，可是就这笔收入也相当可观啦！他样样不缺，还有什么花销呢？自己养了一头水牛，放牧不用花钱；家里鸡鸭满院；水渠旁的小菜园供给鲜美蔬菜。他的几个孩子死掉了，后来妻子也跟着去世了，但他的性格一如既往，

意志没有消沉。他是个豁达的劳动人，他常把这片广袤的土地看作他自己的土地，把满栏漫坡的牲畜看作他自己的财富。甚至对牲畜怀着父母对子女般的爱怜。他整天在地里走东到西，检查农民们的耕作，有时他从别人手中接过犁来，一心一意地犁起地来。这时，他的眼睛闪闪发亮，胸脯一起一伏；有时他握着锄头，使劲地刨地。过后他扬起头，豪迈地环视四周，说道：

“喂，孩子们！你们看到了么？原先这地够硬了，可是它碰上了比它更硬的人了！”

接着卡萨布和农民们说笑，他自己象孩子似的纯朴天真，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但是当他发现有人偷懒，他就变成一个强暴威严的人，使人见而生畏。劳动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劳动时怎么许可偷懒呢？

午饭时间到了，农民们给他捎来了玉米面烙饼、洋葱和乳清，他吃的和别人一样。他同农民们围圈而坐，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就象他们中的一员。他刚吃罢饭，就笔挺地站起来，高声喊叫：

“喂，孩子们！干活啰！”

农民们又一个个地站起来，开始干活，卡萨布的声音雷鸣般地在他耳中回响。

黄昏，卡萨布开始往村子走，他脸上洋溢着快活和满意的神色，用袖口拭着额头的汗水。到家后，径直向牲口棚走去。他看见牲口聚拢在食槽前，弯着头，在贪婪地吃饲料。牲口咬碎饲料的声音、咀嚼声和喘息声，不断地传入卡萨布的耳中。卡萨布走进牲口棚，那群牲口突然仰起了头，一边咀嚼着嘴

里的饲料，一边用闪闪发光的眼睛望着卡萨布，表示欢迎。接着用舌头舔舔亮晶晶的鼻子，这样更增加了鼻子的光亮，它们象是在主人面前显示对他适宜的姿态。有一头牲口突然故意地竖起两耳，眼睛好奇地盯着卡萨布发出长长的哞叫声。没过一会儿，整个棚里响起这群天真而驯服的牲口的哞叫声，叫声热烈，此起彼伏，互相呼应，象是都要压过同伴的哞叫声，在同伴面前博得主人的同情……卡萨布以强有力的声音喝道：

“别叫啦！什么事呀？这么吵吵闹闹的！”

话一说完，它们都不响了。唯独有一头驴还没有唱完它的欢迎曲。卡萨布用严厉的目光瞥了它一眼说：

“真是蠢驴！”

这头驴把头转向食槽，生气地轻声叫了几声。卡萨布温和地用手拍拍这个牲口的背，摸摸那个牲口的头，又和另一个牲口开个玩笑，这玩笑只有他和牲口知道，就这样挨个儿地摸摸，看看，可见他对牲口是一视同仁的，不向哪一头有任何特殊的表示。当他感到对某一头的爱抚多了一些，他就快快地走开，用目光偷偷地看看其他牲口，唯恐怕在它们之间引起一点儿嫉妒。

卡萨布走进家门，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于是坐在土台上，咧着嘴乐呵呵的。这时，他的唯一女佣人、老太婆温姆·哈纳给他端来饭食。她曾是卡萨布的奶娘，也是他孩子们的嫫姆。卡萨布开始对她详细地叙说他在这一天里所作的事，并把他和农民们的争端也告诉她，请她评评理，而卡萨布自己审慎熟思地聆听她的裁判。吃罢了饭，他上炕躺下来，陷入沉思，回顾过去生活的种种情状：面前呈现出一所房子，里面住满了他

的孩子们，他们的吵闹声叽哩喳喳，好不喧闹。而后，他看到孩子们长大成人，他的几个女儿成了新娘，他又是怎样地把她们嫁出去，在丈夫的家里安居下来；他的独儿子阿卜杜勒·艾尼成为一个有名的医生，住在开罗高大的公馆里。最后又怎样留下他自己和温姆·哈纳两人，孤苦伶仃地居住在这所老房子里……温姆·哈纳坐在他的身旁，给他讲故事。他要求她讲自己童年时代的奇闻趣事。于是老太婆开始讲起来，卡萨布洗耳静听，他脸上总是堆着笑容，总是这样进入甜蜜的梦乡。

可是卡萨布时运不佳，突然得了重病。于是他儿子把他接到开罗，住在一起，以便悉心照拂，最后他的病好了。托靠儿子的能干和声誉，卡萨布也受人尊敬，坐享清福。但是他仍和从前一样，是个地道的乡下人，身穿长袍，肩披粗毛线罩衫。在开罗他只认得几处清真寺和圣后的坟墓，这也是常去朝拜才知道；此外，他还去离住处不远的哈只·易卜拉欣咖啡店，常坐在店里一角孤零零地吸着水烟，静静地想着什么，借此消磨时间。

* * *

有一天，卡萨布身上披着防寒的旧粗毛线罩衫走进咖啡馆，向他常坐的角落走去。咖啡店小厮瞥见了，没过一会儿，拿来水烟和咖啡，放在他面前。卡萨布拿起水烟管，机械地往嘴里送，开始抽烟，两眼发呆地望着。

卡萨布听到了店主哈只·易卜拉欣自言自语的声音。过了一会儿，白发苍苍胡须整齐的哈只·易卜拉欣出现了，他站住了，两只昏花不清的眼睛向四周转动，目光一落到卡萨布身

上，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他又慢腾腾地往前走，仿佛走在光滑的地板上，恐怕滑倒。他向卡萨布走来，向他问好；卡萨布冷漠地回复他好。老板挪过一张椅子在卡萨布身旁坐下，又是吐痰，又是擦鼻涕。接着转头凝视着卡萨布说：

“真主保佑，今天你怎么啦？”

卡萨布翘了翘右眉，足足地吸了口水烟，又把烟雾慢悠悠吐出，然后他说：

“唉，我发愁哪！”

“为什么？”

“发愁就算了呗。”

他又抽了口烟，转头看看哈只·易卜拉欣，按住他的手说：

“已经是第四夜啦，我夜夜梦见宾哈威。”

哈只·易卜拉欣感到诧异，含混不清地问：

“哪个宾哈威？”

卡萨布睁大两眼，有力地闪着光亮，满是皱纹的脸庞现出奇异的笑容，他的说话声中充满了新的生命力，说：

“是宾哈威啊！哈只·易卜拉欣，我离家时，它还是一头连毫毛也未脱净的小牛犊啊，当时我希望能亲自照料它，使它成长。”

说完卡萨布低头不吱声了，后来又抬起头，以近似耳语的声音自言自语：

“……对，宾哈威，你信不信，我看着她生下的。那天晚上，为了照顾母牛，我在牛栏里待了几个钟头。当时天气寒冷，大雨倾盆。我和几个守夜人修好了房顶。为了取暖，燃起

一堆柴火，我们默默地等候它的出生。当时母牛发出临产阵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们感到一种异样的恐怖。最后我双手接住了它，接住一块红红的光滑的东西，象是一匹缎子。我看了它一眼，发现它正凝视着我，两只眼睛闪闪有光，很象两颗金刚石，就是这头宾哈威，我照料它吃母牛的奶，又为它安排卧处。我观察着它，看它在栏里跳来跳去，真逗人笑，就这样过了一段愉快的时间。”

卡萨布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

“我在故乡是很幸福的。他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我儿子时常回家，他坚持要我辞掉庄园的工作，同他一起住在开罗，坐享清福。这怎么行呢？难道他听到过我喊工作苦了？我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他不让我干这个差事，他说这个差事是卑贱的，说我拿的工资还不够他给汽车司机的薪金。真是忘恩负义啊！他忘记了是我以这点微薄的工资赡养了他，供他上学，才使他得到这个使人眼红的地位。”

卡萨布显得有点伤心，无可奈何地垂头望着地面，含糊不清地说：

“唉，病呀，病缠住了我，摧残我。主啊！我活了七十岁啦，一辈子从来不知道病，而且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直到我不慎患病，我就竭尽全力同病魔搏斗！为使自己免遭不幸。但我的企图没有丝毫效益，疾病仍在侵蚀我的肉，吮吸我的血，损耗我的体力，最后我确认自己濒于死亡，危在旦夕了。这时我儿子来了，看到我还有最后一线生命，就决定把我送开罗就医，我没有反对。当时，我象个任人摆布的小孩一样，把我抬到火车站，人们围着我，前来送行，祝我痊愈。我困难地向四

周望了望，一片田园景色……蓦地听到远处一阵牛哞声，这叫声好似一把利刃刺入我的心。这是宾哈威的叫声？它在问我去哪里？我用袖口拭了拭眼睛。我突然感到无力，昏迷过去。接着做起乱七八糟的梦来：一阵阵呼唤声、哭号声，烈火在各处燃烧，火焰吞没了房舍，吞没了男女老少，吞没了牲畜家禽。烈火向我蔓延，我的肉体在焚烧，在痛苦地受折磨。但是真奇怪啊！烈火没能把我烧死，身上被烧掉一块，又在原处长上同样的一块……有一天，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在一个堂皇的房间里，我身旁站着一位穿白衣，戴白帽的女人，她酷似一个穆圣诞辰节日出售的糖块的美丽的女人。过了几天，我能下床了，我儿子来看我，恭贺我，亲我……

“我在这个富丽堂皇的房间又住了几天。主啊！干吗这样呢？一大群侍候的人，明亮的刺眼的灯光，散发暖流的电热器，使房里暖暖和和的，还有……我象个陌生人似的望着周围，我叹息着。我又联想起别的来了：我的村舍在哪里？我舒展身子的土炕在哪里？侍候我的温姆·哈纳在哪里？

“随后，我能离开房间到花园里去了，花园倒是很大，布局很美。唉，我的小园子在哪里？我的广大的土地在哪里？这个愚蠢的园丁，虽然他专管园内的栽种，但我还没能同他互相了解，我们俩仿佛都是外国人，谁也不懂对方的话。我一见他，就笑他；他也不再接近我，甚至连问声好也没有了。

“我无所事事地又过了几天。白天我坐在门口，打打哈欠，打发日子，我诧异时间会过得这样慢，似乎觉得一天总完不了，好象我要坐着不动，这样过好几年一样。绝大多数访客以为我是看门的，向我提出一大堆问题，当他们没能从我这里获

得任何答案时，我听见他们说：

“‘这个看门的真是傻子！’

“住在这所宽敞的房子里我什么也不短少，尽管如此，我感到什么都短少，我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地过着日子。”

* * *

卡萨布先生浸沉在缄默中……而后他把自己的凳子挪到哈只·易卜拉欣身旁，象做梦似的瞅着他，悄声对他说：

“昨天发生了这么一桩怪事，我告诉你，或许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吃毕晚饭，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坐在有扶手的太师椅上。我已累了，把头靠在椅背上。当时，我没有合上眼睛，脑子里翻腾着种种新旧情状，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后来我听到远处传来的阵阵歌声，这是我年轻时常唱的古老的农村歌谣，我很喜欢它，于是我洗耳静听。我感到这种古老歌谣的光芒照亮了我的心，浑身产生一股奇异的暖流，我鼻子闻到苜蓿的芳香……歌声悠扬，慢慢地离我近了。但来自何方？是谁在唱？独唱还是合唱？……我都不知道。顷刻间房里的歌声此起彼伏，非常热闹。优美的歌声中，我陶醉了，我仿佛觉得有许多人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仔细一看，原来都是我种田的伙伴，还有他们的妻子。每个人都穿着节日的新装，兴高采烈，都以涂了眉黛的俊眼望着我……而后，我看到他们在逐渐消失，房子的墙壁遮住他们，歌声慢慢变小，以至于很弱，最后什么也听不见了，房里恢复了平静。我站起来，急切地喊他们……我感到撕心裂胆的剧痛，脑袋在焚烧……我儿子急忙跑来看我，安慰我，把我扶到床上，叫我躺下，又给我药。吃药

后,我感到浑身松弛无力,非常想睡……”

* * *

第二天夜里,一个穿着朴素的人蹑手蹑足偷偷地从卡萨布医生家溜出来。这人一付农民打扮,头上蒙着羊毛披巾,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到车站后,他买了一张去什亚赫特村的三等车票。他在车厢里坐定,惊恐地左顾右盼。火车一启动,他的脸庞豁然开朗了,流露出快活安详的神色:嘴里含混不清地叨念着赞颂真主,感谢真主,他象个获释后刚从拘留所出来的犯人迎接自由的微风一样,开始深深地呼吸起来。火车无精打采呼哧呼哧地发出声响,在黑暗中夺路前进。火车和旅客们一样,懒洋洋的疲倦了。所有的人都在打盹,但只有这个眉飞色舞的乡下人,他不但没有困意,还在不停地动弹。火车走得慢他感到吃惊,催它快跑。每当火车抵达一个站,他就从车窗伸头出去向外张望,仔细地四向观察,然后又把头缩回来,他实在急得要死,最后什亚赫特村出现了,一层浓重的漆黑笼罩着村子,周围一片寂静。这个人没有见到什亚赫特村就知道是她了,这是用他的感觉作的判断,就象动物本能地知道自己的归宿一样。到了家乡,他感到全身重重地震动了一下。他从车窗伸头出去,向外张望,想以锐利的目光撕破遮挡一切的黑色夜幕。他看见了竖立在村口的鸽子塔,看到年久失修东倒西歪的清真寺,又见到打谷场里的那五棵高大的桑树和它的枝杈。他常在桑树的浓荫下乘凉,常吃美味可口的桑椹……一阵沁人的清风迎面吹来,这种风在他整个生活的道路上永相伴随,以致他能够从成百成千种风中将它区别出来……火

车停了，他象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一样跳下了车，快快地走出车站，迈大步向庄园走去。空旷的路上，只有几个守夜人聚集在一座草棚前，围着一堆尚未烧完的篝火，借以取暖。他们一个个都在打盹。这人挨个儿的看了他们，他显得有些不自在，想用他惯用的叫法把他们喊醒，要他们忠于职守；但他的嘴角迅速地浮现一丝笑意，接着又疾步向家走去。走到家，门关着。他自己开了门，一边环视四周，一边一声不响地走进屋子。这时闻到一股使他舒畅的气味：他觉出土炕散发出的暖流，阵阵饼香扑鼻，他瞥见挂在墙上的旧的粗毛线罩衫，仿佛它在欢迎主人的到来。温姆·哈纳蜷缩在靠炕的一张铺上，缓缓地宁静地呼吸着。屋内的一切都没有变样，仿佛都在欢迎他：粗毛线罩衫挂在墙上；炕暖暖和和的；篮子里装着可口的玉米面烙饼；温姆·哈纳睡着，等候他从地里回来。因此他不禁自问：这以前他真的住在开罗吗？离家已整整六个月了？

温姆·哈纳翻了个身，睁开眼睛，当目光落在这个人身上，她惊恐地爬起来喊叫：

“谁？……你是谁？”

在这夜阑人静的深夜，一个不知名的男人在房里，是来盗东西的小偷？

若不是这个人慢腾腾地向她走去，笑呵呵地对她说了一些什么，她差点喊出求救的尖叫。

“温姆·哈纳啊，嘿！你连我都不认得啦。”

老太婆惊恐而犹豫地站住，揉了揉眼。她忽地全身向他迎去，将他抱在怀里，亲吻他的双手。这时她眼泪夺眶而出，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

“主人……主人……”

卡萨布坐在炕上，老太婆坐在挨近他脚的地上，问他：

“你回来怎么事先不通知我们一声？”

“难道我知道自己动身的日子吗？”

卡萨布开始问他庄园里的事，小牛犊宾哈威怎样？它的伙伴们怎样？地里的庄稼如何？收下了什么？还问农民们劳动的劲头如何？

他一口气地听她说完，中间很少插话，他不住地打哈欠，伸懒腰，很想睡觉。

温姆·哈纳无法隐藏这惊人的消息，她站起来溜出家门，告诉她的女邻卡萨布回来的喜讯。

过不久，卡萨布听到一阵闹哄哄的声响，还夹杂着女人们由于欢乐而发出的“鲁鲁”声。卡萨布靠着墙，迷迷糊糊，半醒半睡，末了他睁开眼微笑了……

门开了，拥进一伙人，他们向年长的首领表示问候。卡萨布站起来，伸展双臂迎着他们，一一拥抱，一一亲吻。接着他叫温姆·哈纳：

“快给客人们端咖啡来！”

卡萨布和所有的人席地而坐，互相问候，寒暄起来，彼此见面无限欢快。

卡萨布实在太累了，瞌睡在侵袭着他。主啊！他合上了眼皮，他把头搭在旁人的肩上，他睡着了，他觉得有人把他抬到炕上，使他舒展地躺下，他感到这种舒服劲儿真是美啊！

在躺着的时候，他仿佛听见一阵歌声，是亲切的农村歌谣，也是他童年唱过的歌谣。他嘴角挂着一丝宁静的笑意。不

论男女老少，所有的人都在唱歌，歌声柔和动人……卡萨布觉得有两颗热泪从面颊滚下。所有的人还在唱着。后来，他们开始离去。卡萨布虽然合着眼睛，但他还是看到他们有的走出房门，有的象幽灵一样消失在墙里，歌声慢慢低了，他们愈走愈远。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到庄稼地，伟大的庄稼地，他们将睡在苜蓿丛中，在不远处还有一堆堆用来取暖的烧着的玉米秸。歌声更弱了，卡萨布不能分辨是歌声，还是轻轻的风声。万籁俱寂，卡萨布更加困了，以致什么都不能分辨，但他的脸上一直挂着宁静的微笑。

娜裕池译

游行示威……

哈赛内尼先生紧锁眉头，闷闷不乐地疾步走回家去。他那高高的身材，走路时颇长的身躯前后摇晃，就象一阵风儿吹过，椰枣树来回摆动一样。

他刚从一家常去的咖啡馆出来。象往常一样，在那里度过了傍晚的时光。不过，他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进那片咖啡馆的门了，除非将来局势稳定、情况好转。

他觉得，最好还是深居简出。这样可以避开各种引起他思绪与纷乱不安的因素和缘由；而在安全的家里享受宁静和安谧：闲散地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晚风穿过临街的窗户，迎面吹来，他一面憩息，一面逗着那群温驯的猫儿玩耍。

在这多灾多难的岁月，还是远离咖啡馆吧！因为咖啡馆不再象过去那样，会使顾客得到享受，感到温暖和愉快。

过去，哈塞内尼先生常在这片咖啡馆消度傍晚的时光：眼望着过往的人群和变幻迷离的灯光；耳听着人们谈论的各种消息和新闻；与邻座说说笑笑……收音机播送的歌曲还不时地传入耳内。听烦了，看够了，谈腻了，他就回家，心满意足地宁静地上床睡觉。

由于在政府机构供职多年，他已身心交瘁了，最后告老退休。眼下他已年逾六旬，对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他正处于生命中一个新的阶段。在咖啡馆度过的时刻，他认为是枯燥乏味的一天中最丰富多采的宝贵的时刻。

现在，好象时代却认为不宜于赐给他这样美好的时刻，偏偏要让他经受心惊胆战的时刻。

咖啡馆变成了辩论争吵、唇枪舌剑的场所，真象打仗一样鼓噪沸腾，还有什么东西吸引他到那儿去呢？

今天，在咖啡馆里，人们东一堆西一簇，争夺报纸，竞相阅读，评论报上的新闻。他们高声喧嚷，情绪激昂，毫不感到厌烦和疲倦。

在咖啡馆里发生的这一现象原是不足为奇的。全国人民都在期待着；在这些日子里，将会采取与国家命运攸关的决定性的步骤。

在咖啡馆里，哈赛内尼先生再也找不到什么人跟他转述别人的私事和家庭秘闻了。以前，他把这些东西视为咒骂和谴责的话题，也是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

如今那班老顾客不为他们昨天所忙碌的而忙碌了。今天，举国上下的民众都准备投入战斗，迎接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

原先不停地谈笑喧闹、噜噜哝哝、引人发笑的收音机，不知为什么也变得严肃起来。它播送着振奋人心的歌曲和号召爱国者尽责的演说；所播送的消息都说明最近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严重事态。

什么东西使哈赛内尼先生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呢？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激烈起来，处处都可以听到进行斗争的号召。整个变化都说明这是一场激烈的革命。

这一切与哈赛内尼先生有什么相干呢？他已经老了，劳

累了一辈子，现在需要休息。他想在这个世界上平安健康、舒适地度过晚年。

他已经为国家尽了应尽的职责，在政府供职多年，两袖清风，受人信赖。告老退休时，也是被人深深爱戴，啧啧称道的。

的确，他还记得逝去的岁月，至今仍然称赞过去生活的安宁、吉祥和宽裕。那时不需要进行任何革命，不需要号召去进行斗争……

他脑袋里翻腾着各种思绪和想法，走到了家，急忙地进了门，转身把门关好。他下定决心，除非风暴过去，阴霾消散，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否则他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

朝去暮来，几天过去了，他一直守在家里不出门。既不去看望朋友，也没有人来看望他。只有一个为他操持家务给他做饭的童仆和他朝夕相处。但是，他倒是和那一群温驯的猫儿更亲热，同它们一道度过美好的时刻。

有一天晚上，哈赛内尼先生象往常一样，懒洋洋地躺在临窗的沙发上，望着星星，吸着夜晚的凉风，嘴里喃喃地祷告，乞求真主宽恕他的任何过错。这时，趴在他腿上的猫儿“米茜”也得意地咕噜咕噜起来，仿佛它也在有条不紊地唱着赞美诗作晚祷。

在他用手抚摸“米茜”背上的毛，和它亲昵的时候，蓦地他缩回了手，两眼盯着猫，喃喃地抱怨说：

“在这儿待很久了，把我的膝盖都压麻了，现在该走开啦！”

他边用手轻轻地推开猫儿，边说：

“我的伙伴，醒醒吧！你占据了 my 膝盖，好象它是专为

你准备似的。的确，我的心肠太好了，把你宠得太不象话了！”

他使劲推了几次，猫儿扬起头，望着他，象是在问：你这是怎么了？接着顺从地很快从主人身上轻轻地跳到地上。

猫儿伸展了一下身子，躬起背，伸了个懒腰。接着走到一个椅垫上蜷缩起来，象个圆球一样，缩成一团。

“米茜”对主人此刻的行为感到奇怪……这是异乎寻常的，一定有什么原因才使得主人这样做，才使“米茜”失掉了主人惯常赐于它的爱抚。

不用说，主人神经紧张，有什么事使他不能平静下来。

不过，主人的这一反常行为，对“米茜”并不感到有什么了不起的严重性，因而也没有引起它更多的注意。

“米茜”在主人家享有重要地位，它是主人最宠的猫，没有别的猫可以与它抗衡。因此，它是最幸福的，在主人家过着安逸优裕的生活。

“米茜”又在离主人不远的地方宁静而得意地咕噜咕噜起来。

哈赛内尼先生很嫉妒地向它投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

“米茜，说实在的，在你的天地里是多么幸福啊！你不感觉烦恼和忧愁，你摆脱了一切繁杂，过着安适的生活……吃呀，睡呀……咕噜咕噜的声响象是你的胃消化食物的声音！要是你年复一年地被禁锢在这所房子里，这对你是毫无损害的，因为你是不会说话的动物，不能领悟和思考；你以为人们也象你一样的傻，象你一样的暮气沉沉。他们乐意把自己锁在家里？”

哈赛内尼先生烦躁而又气恼地站起来，忿忿地看了“米

茜”一眼，目光里充满了责备和轻蔑。但是“米茜”对主人所说的话毫不介意，依旧有节奏地打着呼噜，全身又蜷缩在一起，分辨不出哪是头，哪是尾。

哈赛内尼先生的心境难以平静，他走出房间，失神地在住宅各处走来走去。

过去，每到这时，明亮的咖啡馆里早已顾客满座。他正同顾客们噜噜哧哧地谈着什么，或是在哈哈大笑，或是倾听引人入胜的歌曲。

但是现在，在这住宅的一隅，除了这只老迈的猫儿以外，没有人同他谈话。猫儿还在令人讨厌地咕噜咕噜着，好象断气前的抽咽一样！

他感到口干，喉咙几乎要破裂，很想喝水。他记起午后曾吩咐过小僮把几个凉水罐灌满水，放在北窗台上。他快步向窗台走去，想用透凉透凉的水解解渴。

他走到窗前，伸手拎了拎所有的凉水罐，发现一个个都是空的，连一滴水也没有。他的火气又上来了，大声喊叫：

“阿卜杜勒·法塔哈！喂，小家伙！……喂，阿卜杜勒·法塔哈……”

他离开窗，向厨房走去，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喊声传遍住宅的各个角落，但是没有人回答。

他勃然大怒，狠狠地骂道：

“哼！你等着吧，瞧我怎么收拾你！”

他在屋里来回地找。这时，门开了，门外阿卜杜勒·法塔哈，迎面向他走来，激动地说：

“先生……先生……有重要新闻……”

哈赛内尼先生用轻蔑的目光瞅着他，抑制住自己的怒气，对他说：

“小家伙！什么消息？”

“……关于废除条约的消息……”

哈赛内尼先生吃了一惊，嘴里喃喃地说：

“条约？……废除了条约？”

小僮提高嗓门，说道：

“我敢跟你发誓，是有这事儿，是我亲耳听到的……千真万确！今天晚上政府宣布条约已经废除了！”

小家伙走到客厅中央，大声呼喊：

“打倒暴虐者！……条约从此废除啦！”

主人感到侍候他的小厮竟敢当着他的面大喊大叫，未免太放肆了，想狠狠地申斥他一顿。但是，一种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原因阻止他那样做……

哈赛内尼先生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语气庄重地说：

“哦，英雄！你知道暴虐者这个词的意思吗？”

小僮自豪地说：

“嗯，我知道……打倒暴虐者……打倒奴役者……撤军，撤军！……团结，团结！”

小家伙的话音刚落，屋外又传来了一阵阵呼喊声。这是路上一群群、一伙伙孩子们的喊叫声，他们重复地喊着：

“撤军，撤军！……团结，团结！”

他吃了一惊，全身感到一阵恐怖，他站住侧耳细听，此起彼落的口号声逐渐消逝在街道的尽头。

至于这个小家伙，一听到呼喊声，就拍手跳起来，望着主

人说：

“先生，你相信我说的了吗？先生，你听见了没有？”

喧闹声静下来了，小僮挨近主人说：

“先生，你想吃晚饭吗？”

“现在，我不想……”

哈赛内尼先生想把话讲得庄严一些，用深沉的声音回答，但完全是白费心机。

他本想责备小僮为什么疏忽大意忘记把凉水罐装满水，但他没有这样做，只是做了个手势叫小僮走开。

不过小僮并没有走开，他又激动地对主人说：

“明天将要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

“示威游行，示威游行！”他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喃喃地自语说。

“是的，盛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将穿过大街小巷……各阶层的人都参加游行，都有自己的旗帜……”

他走到门前，上了锁，加了栓，把门严严实实地关好，觉得完全妥当了，才走回来。他拖着步子走进房里，一下子倒在沙发上，嘴里嘟嘟囔囔地发牢骚说：

“示威游行！唉！……真没办法，只有托靠真主！……这些人也不让别人安静一下，休息一会儿？”

他用手撑着下巴颏，各种各样的想法在脑子里转来转去。

第二天一早，他又在家里四处寻找小僮，但是房里连个影子也没有。他感到诧异：门关得紧紧的，钥匙收藏在最保险最牢靠的地方，他是怎么溜出去的呢？

他又急忙奔向厨房，找了又找，看了又看。最后，才看到

房内一扇窗户的玻璃被打破了。原来小家伙是从这儿偷偷地跑到街上去了。

哈赛内尼先生怒气冲冲地站着，又是吐唾沫，又是拍巴掌，恶狠狠地咒骂这个冥顽不化、惹事生非的小混蛋，接着又咒骂这个世风日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这批流氓歹徒也都嚣张起来，冒冒失失地投身到这一重大事件之中。

他怒气冲冲地咆哮了一阵。这时，耳际又传来一阵刺耳的呼喊声，这声音使他感到恐怖。于是他走到窗前，细心探视。他明白了：声音是从邻家的收音机里发出来的……

他探身窗外侧耳细听，热烈的口号声越来越清晰响亮，反复高呼着：“我们的队伍团结起来！”“不撤军决不停止斗争！”“为祖国而牺牲！”……

不久，人们一群群拥到街上，欢呼喊叫。哈赛内尼先生清楚地知道：今天有一道强大的电波在全市闪动，就好象暴风雨前空气的振荡！

他身不由己地各个房间跑了一趟，把所有的窗户都关起来。

哈赛内尼先生在房中坐定，想休息一下。这时，传来“嘐嘐”的敲门声。他装作没听见。但敲门的人却不肯罢休，继续使劲地敲着。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便起身走到门前，问道：

“谁呀？”

外面回答说：

“送奶的。”

他小心翼翼地拔开门栓，开了门，招呼兴德师傅进来。兴

德把奶罐递给他，向他问好：

“哈赛内尼先生，早上好！”

“师傅，早上好！”

他想把门关上，但又想跟卖奶的讲几句话，于是他说：

“师傅，情况怎样？”

“情况很好，……全国都积极行动起来了。”

“为什么？”

“你还没有听说要示威游行吗？”

“我听说了。”

“你一定也参加啰，在游行队伍里专有一列是退休公务员的队伍……他们有自己的旗帜……”

“旗帜？”

“是的，旗帜……你不知道这事儿？”

“噢，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卖奶的旗帜很大，有五公尺长……”

“卖奶的也有旗帜？”

“怎么？哈赛内尼先生，难道我们的爱国热情不如你们？……我们都是埃及人！”

“噢，对不起！我不是这意思……”

“他们推选我领队：叫我扛旗，领呼口号……”

“什么口号？”

兴德师傅吸了一口气，高声喊道：

“撤军……撤军……今后不许占领！”

哈赛内尼先生凝视着兴德师傅，脸上露出狡黠的微笑说：

“你，你一定知道撤军的意思啰……”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难道我这么无知？”

“师傅，撤军后将会给你带来什么呢？”

“我们安逸宽裕地生活……面包减价，衣服也要便宜了，总之，在各方面都有好处……”

兴德师傅走过来，拉起他的手，握着手说：

“向真主祈祷吧……危机要过去，时局要好转……真主同我们一起！”

哈赛内尼先生关上门，迈步往回走，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

“在游行队伍里专有一列是退休公务员的队伍……卖奶的有他们的旗帜和口号！”

他向厨房走去，耳际依然萦绕着与卖奶的交谈的余音。他开始为自己和那一群猫做早饭。往日此刻猫儿正围着他，喵喵地叫着，催他快把食物做好；然而今天早晨却连一只猫儿的影子也没有，这不禁使他感到十分惊讶。他又到各个房间寻找一遍，用他平常习惯的叫法叫它们，一只只唤它们的名字：

“‘米茜’……‘波儿’……‘法娃’……这些懒猫，你们都在哪儿呀？你们的饭已做得啦。”

等了很长时间，没有一只猫儿应声前来，他感到非常惊奇。又回到厨房，目光落到那扇碎了的玻璃窗上，小僮是从这里跑出去的。接着，他含含糊糊地说：

“瞧呀，难道这群猫儿也从这里跑出去了，难道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里，参加游行也有它们一份儿？自从我把这群猫儿养到家里，它们还没有离开过这座房子，今天它们怎么会找到这么一个出口跑到街上去呢？”

又有一阵从邻居的收音机播散出的歌声传入他的耳中，这是一首热情洋溢的歌曲。他洗耳恭听，完全被这歌声吸引住了，这又引起他许多感触……

他不由自主地用手指随着曲调拍节的起落敲击着桌沿，然后又迈开整齐的步伐走起来，好象战士正步走……他突然发觉自己的这种动作很可笑……难道象个小孩吗？一首歌儿竟能引起激情。

他开始吃早饭。收音机里的音乐不停地传到耳中。播送的是几支流行歌曲，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引起他浑身一阵阵颤动。

他只顾吞嚼食物。这时收音机的声音逐渐低下来，最后静止了。他端起一杯咖啡走向卧室，慢慢地呷着，各种思绪和想法涌现在他脑际……

远处不时地传来人们的口号声和叫喊声。他走到窗前，向外张望，心里想或许能看到什么。随后他又回来坐在沙发上，抿着杯子里的咖啡。

这时突然传来一阵震耳的呼喊声：

“打倒侵略者！”

这口号热烈地重复着：

“侵略者……侵略者！”

哈赛内尼先生回忆起他年轻时的岁月：当时他是一名公务员，在民族革命斗争中，他自愿地参加了总罢工运动，事后他被叫到英国监督官面前，至今仍旧记得监督官老爷翘着鼻子、鼓着腮帮、盛气凌人。他嘲笑哈赛内尼的爱国热情，侮辱他，利用他的职权对哈赛内尼进行报复……

现在，哈赛内尼先生心里的确感到好象有一只手，从忘却的角落里，把这一幅旧画拣了回来；抖掉了年深月久堆积在上面的尘土！

“侵略者……打倒侵略者！”

他坐在那里，感到很烦闷，便起身在各房间来回走动。他拐进厨房，发现猫食丝毫未动……这群猫！真叫人奇怪啊！到哪儿去了呢？怎么不回来吃早饭？和他形影不离最有感情的老猫“米茜”怎么也跟别的猫儿一样，愿意跟着它们到外面瞎跑呢？“米茜”怎么会辜负了主人对它的一番心意，在这个喧闹而不宁静的日子里把主人孤零零地抛在家里？

他又走到窗前，向下眺望：看到下面男女老少，人山人海，万人空巷。人们一队队、一群群阔步前进，他们认真地喊着口号，全都向着大街奔去。

各种欢呼声、口号声在他的耳中响着。他离开窗口，在房内踱来踱去，心里乱糟糟的，不知怎么办好。

侍候他的小僮跑了，猫儿也跑了，只他一人呆在这静得可怕的家里。而此刻全城人民都在积极行动，涌到街上参加示威游行！

他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咖啡，这时他心情非常激动，手里端着杯子，在住宅里各处走来走去。一会儿走进厨房，听着热情洋溢的歌声；一会儿临窗远眺，看看人声鼎沸、挤得水泄不通的街道……

他瞥见一群身穿白衣，手拿绿旗的小姑娘。她们笑逐颜开，春风满面，她们仿佛是在欢度节日！他的目光跟踪她们，天哪！他的心完全被她们吸引了……今天的示威游行就连这

些小姑娘也有一份儿！

路上行人慢慢少了，喧闹鼓噪声低了，最后，街道完全冷静下来。各家各户鸦雀无声，万籁俱寂。

居民们都到广场去了；哈赛内尼先生却一个人孤独而寂寞地呆在家里，他侧耳细听远处传来的欢呼声口号声。

他的两只脚不由自主地迈向大门，溜了出去，左顾右盼地在巷口徘徊。

他倾听着从远处传来的一阵阵声响，没过一会儿，他也疾步向大街走去。

越往前走，喧闹声就越清楚，它仿佛在引导哈赛内尼先生向着声响的发源地前进。

不久，他已经来到拥挤的人群跟前。他在人行道上找了个不太挤的地方站住，向前面张望。看见了一群示威游行的人，象波涛滚动般的前进。他激动地目不转睛地望着……

啊！万众一心都为一桩重大的事情而忙碌……在拥挤的人群里，有几个相识的人从他身旁走过，他们连头也没回一下，随着队伍走了过去。好象由于这桩事儿的重大意义，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吸引开了。

在拥挤的人群里，他看见了卖牛奶的兴德师傅，一些卖奶的伙伴抬着他，他们手里拿着装奶的大器皿，当钹敲着……兴德师傅领着那伙卖奶的高声呼喊：

“打倒侵略者！”

身后的同伴也随着呼喊，四周的人们高兴地赞赏地鼓起掌来……

哈赛内尼先生震动了一下，两只眼睛闪烁着光亮，感到自

己的脚在带他往前移动，漫无目的地向前走。他觉得只要随着人流前进就行了！

一会儿，四周就都是人了，纵横交错的队伍将他团团围住，他被带着往前走。口号声振动着他的耳膜，他感到热血在血管里沸腾。他个儿高，左顾右盼，四下张望。这支勇往直前、蔚为壮观的游行队伍使他惊叹不已。

看不见哪儿是路了……

哈赛内尼先生看到的是一个波涛汹涌响声震天的海洋！

看不见哪儿是路了……

这万头攒动的海洋，象是一颗民族的心脏急速地跳动着，沸腾着。重大的事件刺伤了这颗自尊的心，流出腥红的热血，它使人们情绪激昂，热血奔腾……

接着，哈赛内尼先生突然振臂高呼：

“今后没有帝国主义了……打倒侵略者！”

周围的人们随他呼喊起来。他用更有力更响亮的声音继续喊着，人们也积极有力地跟着他呼喊……

他对自己的这种作法感到吃惊……是他喊出了这雷鸣般的响声？是他领头喊了那些口号，激扬了人们的情绪？

他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骄傲。他一眼瞥见了身旁别人打着的一面旗帜摇摇晃晃要倒的样子。他很快地伸手夺过旗杆，高高举起。旗帜在人们头上哗啦哗啦地飘荡。顿时向哈赛内尼先生的致敬的呼喊声高涨起来，崇敬地赞赏他的行为。

顷刻间，人们把他抬起来。他高举旗帜，高呼祖国万岁，打倒侵略者！

游行队伍继续前进，最后来到革命广场。人们这儿一堆，

那儿一堆的围着一个一个演说者。演说者们热情洋溢地发表赞颂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演说。

哈赛内尼先生被人们抬到广场的中央，当他看到许多人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时，便情不自禁地也讲起来了，听众报以连续不断的称赞的掌声。

猝然间，他的喉咙象被什么东西卡住，讲不出话了。接着身子随着晃悠起来，眼看就要跌倒。人们惊呆了，很快把他从肩头上放下来，询问他的情况。人们尽一切力量进行急救，使他苏醒过来。

* * *

第二天早上，各界的代表簇拥在哈赛内尼先生的住宅前。一会儿，送殡队伍就出发了。以盖着绿旗的灵柩为前导，各界代表人士紧紧跟在后面。这情形，就和昨天的示威游行一样：他扛着旗，走在队伍最前面；他在演说，赞扬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

邬裕池译